

薛刚反唐

薛家亡，乱朝纲。二十载，又兴唐。——圣谕

高宗崩驾薛家亡，则天趁此乱朝纲。

举义灭武二十载，薛刚助李又兴唐。

忠孝宝卷初卷开，拜请五贵星宿降临来。

两旁善人同和佛，能消八难免三灾。

宝卷初卷开，诸佛降临来。

树从根上长，花从叶里开。

宝卷初开展，香云透佛堂。

经堂齐肃静，听经莫心慌。

他骑骏马我骑驴，看看人家我不如。

回头望望推车汉，比上不足比下余。

善比青松恶比花，看看青松不如他。

有朝一日寒霜降，只见格青松不见花。

收留闲文归经典，开宣宝卷劝善人。

话说忠孝节义，落难宝卷一部劝善。学生开读，先还朝代帝主，后还贤人出世根由。

总要先还哪朝皇帝登龙位，哪省州府出贤人。

经典盖板上写有“昔日”二字，昔者远也，日是今日。远年经典，学生今朝来讲，远朝近还，要还朝代确然不难。

有昔年大唐高宗皇登位，山河一统总太平。

大唐朝高宗皇帝是唐朝第三代皇帝。第一代皇帝唐高祖李渊，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，第三代皇帝唐高宗李治。高宗皇帝虽然比不上太宗皇帝，但也好算是有道明君，手下三百文官，二百武将。文有忠良，武有能将。

文官执笔安社稷，武将拖刀治乾坤。

这叫皇皇多有道，端坐在龙廷。

八方多清静，处处就罢刀兵。

国正天心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
妻贤夫过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
皇圣天子最为英明，五更鼓打端坐龙廷，

家家安乐户户康宁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。

万民齐唱彩，齐贺有道君。

皇皇有道，小学生才疏学浅讲不尽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八方善人闻经者多，听经者广，只耳闻贤人出世，就不知出在哪省州府哪县村庄？诸位，这贤人一不出在边邦外国，二不出

在荒山野地。要说出在边邦外国，他要兴兵造反，扰乱江山，交我们中原人做对；要说出在荒山野地，他要落草为王，霸占一方，拦路短劫，打家劫舍，奸淫掳掠，也算不得能人上将。大众哎，

该应我主江山稳，大邦中原出贤人。

贤人出在其则不远，原籍就是老家住在山西省绛州府龙门县薛家村，后来迁居京都皇城，就是搬到皇城，一人姓薛，名叫丁山，同缘四位夫人。众位，老书高头是三位夫人，新书九十回是四位夫人，告诉你们不要说我说错了。哪四位夫人？第一位夫人窦仙童，第二位夫人陈金定，第三位夫人樊梨花，第四位夫人高兰英。

提到他们夫妻五人，外罗城里盖顶有钱人。

家里落地赛颗印，前后房子几十进，府门外间开口狮子竖头匾，黄旗飘飘好威风。这种豪富干种摆设，丁山朝纲有多大的官职？

薛丁山朝纲官不小，两辽王之职受皇恩。

薛丁山为何做到两辽王？因为他格父亲薛仁贵，征东胜利打转，封作平辽王，所以子顶父职一个王位。后来薛丁山征西也胜利打转，自己又封到一个王位，两个王位两辽王，四位夫人也有官职。大夫人窦仙童，官封保国夫人；二夫人陈金定，官封护国夫人；三夫人樊梨花，官封一品夫人，威名侯兵马大元帅；四夫人高兰英，官封迎国夫人。

四位夫人福气好，生到四子后代根。

生到哪四位公子？长子薛勇，次子薛猛，三子薛刚，四子薛强。勇，猛，刚，强四位公子。长子薛勇因为要子顶父职，所以留在京都皇城。二公子薛猛，官封盗马关总兵，三公子薛刚本来要到汜水关做总兵，但是自己不愿意去。为何？因为一来不愿意离开皇城许多的好朋友，二来要跟随母亲樊梨花朝习文夜习武。四公子薛强年纪轻，还不曾长大成人，留在家中读文章，学习武艺。众位，今天小学生讲一部忠孝宝卷，叫薛刚反唐。所以其他三位公子我们不表，单讲三公子薛刚，只生得身高八尺，腰大六围，一副虎眉，一双豹眼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威风凛凛，就是长了黑点，黑漆抹塌，像锅底菩萨，如枣木炭星。你不要看他黑格，黑得不难看，黑中透亮，亮中放光，黑得好看格。而且跟随母亲樊梨花，朝习文，夜习武啊。

提到文章文章满，提到武艺武艺强。

而且来外罗城，欢喜打抱不平，所以老百姓送他一个绰号叫通城虎。那一天三公子通城虎薛刚，带四个安童来外罗城玩耍，走到十字街口，看见一个年轻女子，来街上三个抛来四个滚，只是啼哭泪纷纷。

“哭一声我格亲亲丈夫，可怜你被小奸党关了天牢里，
倒有三天三夜整，未知死来未知生。

不好了格，假使我格小官人有了长知短，丢下奴家年纪轻轻靠何人？”

通城虎薛刚不是随常人噢，顶欢喜管闲事格人。薛刚走到这个女子面前：“喂，你这一个小姐，为何悲泪啼哭？有何冤枉之事，告诉某家听听。某家代你伸冤报仇是了。”这个女子睁开泪眼，对通城虎薛刚一看，只见薛刚英雄气概，相貌堂堂，方面大耳，脸上一团正气。料定他必是好人，女子双膝跪下，小将军叫啦两三声。叫声：“小将军哎，

我拿真心之话告诉你，铁石心肠软三分。

小将军，我家住山西省绛州府龙门县薛家村。”薛刚一听，哎呀，我老家来格，同乡啊同乡。女子又说格，“我家丈夫姓薛名义，字应举，我叫杨氏，我夫妻家遭天火三次，一贫如洗，夫妻双双千里迢迢，到京都皇城来投奔亲戚朋友，哪晓得亲戚朋友不曾找得到，我们落难就来街上卖唱。三天前间遇到老奸党张天佐家宝贝儿子，花花公子张宝，看见奴家生了漂

亮，拿我们夫妻两个骗他家去，要强逼奴家交他成婚配对，我只是不肯。他就害我丈夫少他纹银一百两，将我丈夫薛义推入监牢里，令奴家三天之内要交出他一百两雪花银。叫声小将军哎，

如果三天之内交不出一百两雪花银，小奸贼要逼我配成婚。”

通城虎薛刚一听，呀，你家丈夫姓薛，我也姓薛，又是住了老家同一个村庄，一笔写不出两个薛字。肇薛刚交杨氏，牵瓜藤拉瓠子拿起来一排，“哎呀，你的丈夫薛义薛应举，也是我薛刚格堂兄。”薛刚忙行礼，嫂嫂叫啦两三声。书要简短，通城虎薛刚认了嫂嫂，吩咐安童回转两辽王府库房之中，戥称银子一百两，薛刚亲自到刑部大堂天牢之中，将薛义薛应举救到两辽王府，薛刚对母亲樊梨花说呱，“亲娘啊，孩儿不愿意上汜水关做总兵，我想我的堂兄薛义文武全才，你果可以在金殿上万岁面前美言几句，将我的堂兄薛义送去做总兵格好呀？”樊梨花说：“儿啊，讲得在理，为母依你。”肇樊梨花金殿保本，万岁看在樊梨花征西十大功劳格面子上，就拿薛义薛应举封做汜水关总兵，你们大众牢记话头，回头薛义带杨氏到汜水关上任，回头这个薛义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惹波澜做坏事不是好人。这是后话不表。我们再讲到两辽王薛丁山，那一天端坐高厅，闲了无事，对夫人樊梨花说呱：“夫人啊，想当初本王征西，衣体不全。发了宏誓大愿，如果征西胜利打转，要到少华山交五台山烧香还愿。夫人，现在我年纪高大，能说而不能行。能否叫我的孩儿代我前往？”樊梨花说：“王爷嘎，有子可以代父，那有何不可啊？”随手吩咐四公子薛强到五台山烧香，吩咐三公子薛刚到少华山还愿，薛丁山对薛刚说呱：“儿啊，我晓得你格脾气不好，你到少华山烧香还愿，一路上不能闯祸哇。”薛刚说：“父亲，我保证不闯祸，不相信，我赌毒咒把你听。”薛刚双膝对下一跪，赌咒了：虚空过往神灵哎，我通城虎薛刚代父少华山烧香还愿，

如果一路之上闯了祸哇，满门抄斩丧残生。”

薛丁山一听，大发雷霆，“你格孽子，绞七廿三，你惹了祸，一家门犯法陪你被杀。”薛刚说：“父亲，不要发火，我再重来赌。”又对下一跪：“虚空过往神灵哎，

如果我薛家被满门抄斩身丧命，务必留住我薛刚一个人。”

哪晓通城虎一口说得无心话哇，后来以假作成真。本来薛丁山要发大火格，樊梨花就劝哇，“王爷，儿子年纪轻，说话不当心。不曾成人哎，随他去，随他去。”肇薛丁山才不曾发大火。再讲通城虎薛刚辞别父母，带了香烛纸马路费银子和四个安童，挑选宝马五匹，主仆五个擐上银鬃马，打马加鞭就动身，路途催趨——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少华高山面前呈。

一到少华山上，高山叠叠入云，青松翠柏，虎啸猿啼，好一派仙境。走到庙宇门口，安童对看门格小和尚说：“看门的小师父啊，京都皇城两辽王府三公子薛刚，代父前来烧香还愿，望你小师父速速通报，报与当家主持知道。”看门小和尚一听，哟，赫赫有名的三爵主到了格，叫声：“三爵主哎，山门口外等一等，我去报与我家方丈早知闻。”哪晓小和尚进去一歇歇，只听见山门吱格儿打开，走里花走出一个胖大和尚，这个和尚，身高有九尺开外，肚大腰圆，袒胸露乳，颈脖子里挂数珠一百零八颗，这数珠不是木头做格，生铁浇格，摆手里磨了雪亮，高念佛号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不知三爵主驾到，老衲有失远迎，望三爵主恕罪。”薛刚说：“老师父啊，你不须干种客气。”肇老和尚拿薛刚接到禅堂，分宾主坐下，香茶解渴。老和尚开口了，“三爵主，你倒看看洒家，你可认识我？”薛刚拿起来一望，“哎呀，老师父，我和你很是面熟，就是一时想不出你格名字来了。”老和尚一听，哈哈大笑，“薛刚，薛刚，你真正贵人多忘事，你格记得当年我来皇城御书房做先生格辰光，你不是来我手里读过三年书。”薛刚一听，恍然大悟，“哎哟，你莫不是房玄龄房老恩师么。”老和尚说：“正是为师。”

薛刚双膝来跪下，先生叫啦两三声。

老和尚一把搀起，“门生，免礼免礼。门生啊，多年不见，你已经长大成人，而且长了魁梧身材，为师非常见爱。门生，你在家是学文还是习武？”薛刚说：“先生，我在家跟我的母亲樊梨花，朝习文夜习武，特别我格武艺好了，我力气大，外罗城老百姓送我一个绰号叫通城虎，先生，你说老虎格力气多大呀！”房玄龄老和尚说：“门生，你说你格力气大啊，为师倒不大相信，我倒来考考你看，你家先生有个兵器啊是把斧头，不晓门生格拿得动？”薛刚一听，就想哇：我家先生干大年纪啊，总老熟得格，还有个斧头我拿不动，我倒有点不大服贴。“先生，拿你格斧头拿出来，给我门生观瞧观瞧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可以，老和尚随手吩咐四个小和尚到里间抬一把大斧头出来，这一把老赫赫斧头不算轻啊，老秤高头称称大约总有六百多斤，四个小和尚肩膀抬挤过来头抬折过来，抬到前头拿斧头对下一擐，斧头对烂泥肚里一陷，薛刚舌头总吓塌出来。“哎哟喂，先生，这种老赫赫斧头可保吓吓人呱，拿得动嘎？”老和尚说：“门生，你坐井观天，好，你说拿不动，为师来拿把你看看。”老和尚拿袈裟一卸，短打结束，走到前间轻轻一拿。拿个一把斧头拿起来格，就如同拿烧火棍差不多。老和尚摆开门路，一路分三路，三路分九路，九九八十一路，就是慢舞人可见，舞快不见人，只听舞风呼——

舞起斧头赛渥闪啊，划水不进半毫分。

舞过之后，老和尚拿斧头对下一放，考较脸不红，气不喘。薛刚佩服哇，“先生，也不晓得你干大年纪，干好格本事，格可以教教我呀。”老和尚说：“门生，你格棵化生，为师不想教你，哪舞把你看咧。”薛刚恍然大悟

他就双膝来跪下，师父叫啦两三声。

薛刚肇就留在高山，跟随房玄龄老和尚学习武艺。老和尚头一年教他小红拳，第二年教他大红拳，第三年教他百零八套金刚拳，教他打五斑梅花桩，教他马上十八般，马下十八般。

一笔学了三载整，百般武艺紧随身。

那一天，师徒两个闲了无事，薛刚说：“师傅，我跟你学了三载，不知现在武艺学得如何？”房玄龄老和尚说：“徒弟啊，你本事不丑了哇，好算天下第二。”薛刚说：“师傅啊，我定不肯歇，一定要学到天下第一。”老和尚，“呸，徒弟，你格棵化生，天下第一是我师傅。”薛刚说：“好好好，不能教会徒弟打师傅，你师傅头一我徒弟只要第二就好了。”那一天薛刚又对房玄龄说：“师傅，我跟你学法三载，非常想念我的父亲、母亲。师傅，能否放小徒下山交我父母会会面？”老和尚说：“徒弟，你孝心过重，为师一面准你下山罢了。”肇薛刚拜别师傅房玄龄，擐上银鬃马，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来到皇皇外罗城。

薛刚回到皇皇外罗城，对面来了奸党一个人。

什么人？老奸党当朝宰相张天佐。提到张天佐，你们要是看过薛仁贵征东，你们总晓得征东里有个大大的奸党叫张士贵。张士贵弄一个狗婿，就是女婿啊，叫何宗显。张士贵家还有四个儿子了，张志龙、张志虎、张志彪、张志豹，要陷害薛仁贵不曾害得到，后来薛仁贵做了征东大元帅。跨海征东十二载，班师回朝封做平辽王，将张家满门抄斩，留到一个张志豹，被重打八十军棍，发配充军云南。张天佐就是张志豹家后代，你晓张天佐那个时候做多大官职？一品当朝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无恶不作，大奸大恶，卖官鬻爵，坑害忠良，而且私通边邦外国。

三番九次定毒计，要夺大唐锦乾坤。

那一天老奸党张天佐身坐八抬大轿，八抬八极，像抬活烂泥菩萨。鸣锣开道，喇叭涨

号，轿子一捅，前呼后拥，安童做假腔，拿马鞭走前间，“喂，碰开，碰开，等我家老太师上街。”跑了慢格，被他一鞭子。也有鼻头打豁得格，也有耳朵打坏了格，也有年纪大格贩鸡蛋，不曾溜得哨，被一脚跟蛋篮子翻了满街。通城虎薛刚一看，“呸，哪一个狗官介种大格架儿，来皇城横冲直撞？嗯，别人怕你啊，我通城虎岂能怕你。”薛刚走马高头对下一跳，对大街上一站。什么样儿？脚一绷，两个手对腰里一叉，颈脖子对杠一犟，眼睛一瞄，一百二十个不买账格腔调。张家安童不认得薛刚，“呸，黑大个，让路让路，等我家老太师轿子上街。”薛刚说：“呸，你们这些蠢奴，你家太师叫什么名字？”安童说：“我家太师赫赫有名的当朝宰相张天佐。”薛刚：“嘿嘿，你们这些瘟贼，快快告诉张天佐，叫他赶快来见我。如果跑了慢一步哎，叫他到地府见阎罗。”安童说：“你格冤家，胆倒不小，敢骂我家太师爷，请你咧。”抡起一鞭子甩得来，薛刚说：“呸，要提到打，我比你们会撒野。好吃无钱酒，专打抱不平。总说开了倒霉店，哪晓生意又上门。你们不怕死格来呀。”薛刚捣拳涨涨劲，手腕子捣鬼一颤，跑了前头五六个安童“扑棱”跌得鼻头管朝上，跑了后间格喊：“太师哎，大事不好，有黑大个挡住去路。”张天佐吩咐安童住轿，安童轿子对下一顿，老奸党走出轿帘一看，吓得浑身放汗，不是旁人，通城虎薛刚。老贼张天佐心中惧怕八九分，但是老奸党又想：我是堂堂当朝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如果来大庭广众之下，我慑了小小的薛刚让他，往后我宰相面子对哪里放哎，我干大格官职，料他小小的薛刚也不敢推板我。所以张天佐强装镇定，迈开官步，手捧玉带，走到薛刚面前：“啊唾，大胆薛刚，你胆有天大，竟敢拦挡本太师的去路。你知道罪不知罪？”薛刚：“你格老贼，问我知罪不知罪，请你咧！”一把背住张天佐格络腮胡子，拿他格头对胳膊肘里一夹，捣拳没柄，掮起来就钉。

打一记来骂一声，头上敲到脚后跟。

薛刚不曾敢出劲打哇，扯易打打，扯易打打，张天佐吃不消，打做什么样儿？

官袍撕啦一个角，官帽撕了碎纷纷。

鼻孔里面流鲜血，两个门牙落埃尘。

胡子揪了剩几根，伏在街心不作声。

薛刚手一松，张天佐一个“碰叮咚”，一个倒栽葱，对街上一伏，眼睛一闭，就做鬼摒气。薛刚说：“你格老贼装死啊，我少陪了。”薛刚走了，张天佐伏得街上放死声喊起来格，“安童哎，你们死哪去嘎，我半条命没得呱。”安童放虎跳来了格，跑在前间两个安童，拿张天佐胳膊肘搀起来，“老太师啊，我们来了格。”老贼张天佐说：“呸，我把你们这些蠢奴，每月拿了我张家多少钱，吃啦我张家多少粮，我被薛刚格瘟贼打了喊爹娘，你们一个一个总死了不上前。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啊，你这回被打，我们跑慢了，下回被打，我们尽跑快点。”张天佐说：“你们这些瘟贼，还背得起再打咧？

这回打了就够呛啊，下回再打只好见阎王。

安童，我格牙齿抛哪去嘎。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啊，你格牙齿抛了石头缝缝里。”“帮我拈得来。”肇安童拿牙齿拈得来交把张天佐，张天佐拿牙齿抓到手里一望，血沾郎情。张天佐咬牙切齿，“把你薛刚，薛刚，你格瘟贼可恼哇可恼，拿我牙齿打抛啦两个。呸，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，等明朝早朝我上殿，以这个牙齿为硬证，当皇天子奏一本，不剁你千刀不称心。安童，打轿回府。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啊，哪里来格轿子？轿子总被薛刚扳散啦得。”肇没办法，问街坊人家借一张椅子凳，两间弄竹杠子一捆，拿老贼抱了尖呶呶对上一坐，抬走了格。

不讲张天佐多恼怒，再讲通城虎薛刚。

薛刚走到半路上一想：哎哟，不对啊，我今朝闯了连天大祸了，我要是回转我两辽王府，我的母亲樊梨花倒是护痛我，我的父亲两辽王薛丁山家规很严啊，家去不得过他格身。啊，这如何是好？哪晓通城虎急难之中想起一个人来了，老千岁鲁国公程咬金。薛刚一

想：我小辰光上程老千岁家去，老千岁总拿我抱在腿上，“孙孙，你果会惹祸呀？”薛刚说：“老祖宗，我会惹祸格。”程老千岁：“孙孙，小祸不要惹，要惹老体头大祸。”薛刚说：“老千岁，闯了大祸，怎得过身唉？”程咬金说：“不要紧，闯了大祸告诉我就妥，等我程咬金来到八宝金殿，弄龙头拐杖坐金銮殿上敲三敲，头能样摇三摇，孙孙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”薛刚一想：嗯，今朝闯了祸了，我不如上老千岁家去，望望老千岁说话可算数咧。这遭拿马头一带，

打马加鞭往前走，鲁国公程府面前呈。

通城虎薛刚来到鲁国公程府门口，甩蹬下了坐骑，将宝马系在旗杆之上，吩咐看门安童报，报与老千岁知道，老千岁吩咐大开正门，拿薛刚接到高厅，薛刚推金山倒玉柱。

双膝跪在高厅上，老千岁叫啦两三声。

程咬金看见薛刚到，是眉花眼笑。众位，鲁国公程咬金笑起来与众不同，他有点哈咯，“孙孙！孙孙！免礼！免礼！孙孙啊，三年不见，你倒又长高了，长了我更加喜爱你了。孙孙，耳闻你来少华山，跟随房玄龄老和尚学习武艺，现在武艺学得如何了？”薛刚说：“老千岁啊，武艺学得倒可以了，就是才间来大街上闯了大祸了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孙孙，我往常不是知会你嘎，闯了祸么只要告诉我呢，究竟闯了什么祸？”薛刚说：“老千岁，我才间来大街上，拿张天佐格瘟贼捶了一顿，拿他格牙齿打抛啦两个。”程咬金一听，拿起来一惊，“啊呀喂，冤家，胆倒不小，情丧打当朝宰相张天佐，现在朝纲张武两家把持朝政，张天佐做当朝宰相，掌握实权，就是我程咬金望见他也让他三分，你情丧拿他牙齿打抛啦得，这事情怎得过身！”但是程咬金又想了：我今朝不想办法，帮薛刚拿这个祸事摆平了，等过后薛刚要瞧不起我，他要说程老千岁就张嘴，嘴倒说得好格，连三找到他，他倒像滑头滑啦得格，我来平起般辈面前坍台倒也微小可，来我孙孙小辈面前坍了台啊，我做长辈格面子对哪里放。啊，这如何是好？

众位，程咬金格绰号叫老半吊子，你不要看他老半吊子啊，鬼花头大了。眼睛一鞭，七十二个鬼花头。程咬金眼睛一鞭，花头来了格，“孙孙，不要紧，闯了大祸，只要告诉我，我只要你来交你咬啦一个耳朵就好格。”薛刚说：“老千岁，浑空该两个耳朵，把你咬啦一个，不人也痛杀得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孙孙，你格卵化生，我当真拚得拿你耳朵咬啦得？交你说说唧唧话格呢。”肇程咬金用嘴凑到薛刚耳朵边，如此如此，设计设计地说了几句话。

众位，程咬金程老千岁究竟用什么妙计咧，待小学生慢慢地道来。薛刚一听，浑身来劲，“老千岁，好计，妙计也。”肇薛刚辞别程咬金，回转两辽王府做准备啊，我们也按下不表。再讲鲁国公程咬金，吩咐安童打轿相府，程咬金身坐一顶八大轿，

穿街过巷来得快，宰相府到面前呈。

一到宰相府门前，轿梁落平，程咬金走出轿梁，吩咐看门安童报，报与当朝宰相张天佐知道。张天佐一听，“哎呀，老半吊子今朝怎思量到上我家来嘎？往常拢共瞧不起我哇。神气，总是见我做了当朝宰相掌握实权了，老半吊子也识相，沿能能也来巴结我了。嗯，朋友多个好个，冤家少一个好个。他既来之，我要以礼待之。”吩咐安童速速大开正门，安童奉了张天佐格令，打开朝阳两扇门。张天佐客客气气，拿程咬金接到高厅，分宾主坐下，香茶解渴。张天佐开口：“请问老千岁，今天是哪阵香风将你老千岁吹到我寒舍？”程咬金呵呵大笑：“呵，张年兄，张年兄，

今朝是东南西北一阵转螺蛳风，拿我吹到你家中。

我来祝贺你荣升当朝宰相。”张天佐说：“还祝贺咧，我人也霉杀得，才间来大街上被人家打了一大顿。”程咬金一听，假意暗吃一惊，“啊喂！还有哪敢去打你当朝宰相？”张天佐：“怎不敢？就是小薛刚打格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张年兄，我更加不相信，小小的薛刚哪敢打你当朝

的宰相？”张天佐：“你不信哎，他拿我牙齿打抛啦两个，还灌了我袋袋里咧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张年兄，拿牙齿拿得来把我望望看。”张天佐上他格当，拿牙齿摸出来把程咬金望。程咬金望望望，弄牙齿对自己袋袋里一灌，张天佐说：“老千岁，这牙齿不好摆你袋袋里，要还把我，因为我明朝上殿告状，就以这个牙齿做硬证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张年兄，张年兄，牙齿摆了我袋袋里，比摆了你袋袋里好哇。哎，你牙齿交把我，你明朝上殿奏本，我程咬金拿牙齿抓了手里跟了后间，帮你做硬证，你状子十拿九稳。”张天佐说：“我来信你咧，哪不晓得你程家交薛家最要好，你也肯不帮他还帮我咧。”程咬金说：“张年兄，张年兄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只知外表不知内里，骨子里下我现在交薛家矛盾大了，你晓得我程咬金格，扫北，征东，征西，我总来下呱。我程咬金顶会做媒人，他薛丁山不是我程咬金帮他做媒人，他弄到一个体面小姐樊梨花，百般仙法，百般武艺，征西全靠樊梨花。征西胜利打转，封做两辽王，两个王位，高高在上，现在瞧不起我程咬金了呱，格天家里吃时鲜东西，亲戚朋友隔壁角落格亲戚总请到了。单单显就漏拉我程咬金，我人总气杀得格，他吃得果子忘拉洞庭山，瞧不起我。所以啊，我一定帮你忙。

一定要告倒他薛家人，灭灭他薛家格臭威风。”

喂，黄鼠狼咬杀马，说得的的真，圆螺螺格谎，说得的滚能圆，老奸党张天佐被他骗住得格。张天佐信以为真，张天佐就想哇：程咬金官职大了，是皇帝格叔叔格，明朝他帮我做硬证，我明朝官司稳赢格。张天佐欢喜啊，吩咐安童，“哨，不要歇手，为程老千岁办羊羔美酒。”宰相府里厨子手段高超，一歇歇，四烩八碟，十二回千，热气铺汤，端到高堂。格种酒菜办了好哩——

山中走兽云中雁，陆地牛羊海底鲜。

长生果摆做宝盖样，瓜子摆做菊花蕊。

山东石榴赛玛瑙，南洋橘子赛黄金。

酒是多年陈坛酒，菜是鹿肝凤凰心。

程咬金暗中欢喜呀，张天佐上了我格当哇，也办酒给我吃，我白拾得弄他格酒吃惬意了，明朝倒过来告这个张天佐。程咬金一点也不客气噢，看见格酒像穷吼，一盅做一口。

横一杯，竖一杯，杯杯盏盏不推诿。

程咬金吃得扶泥不上壁，跌跌冲冲回家门。

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凤阁龙廷九重霄，高宗皇皇坐早朝。张天佐俯伏金阶二十四拜，对金殿一伏，放声痛哭，“叫声万岁哎，

微臣有件冤枉事，要求万岁把冤伸。”

哪晓得还不曾等得及张天佐说出个所以然来，黄门将军启奏万岁，一品夫人樊梨花绑子上殿求见你万岁，高宗皇帝口称，“宣他母子上殿。”樊梨花拿薛刚五花大绑，一步三拜，三步九拜，二十四拜，

慢慢爬上金銮殿，山呼万岁口内称。

高宗皇帝龙眼对下一看，口称，“樊爱卿，樊爱卿，你绑的何人？”樊梨花：“启奏万岁，微臣捆绑不是张三并李四，是微臣的犬子薛刚。”众位，过去人说话谦虚了，不说儿子，称犬子。“三犬薛刚，昨天中午啊，我儿薛刚来大街上交张太师张天佐打了架，所以今朝微臣绑子上殿，求你万岁发落。”高宗皇帝一听佩服，樊梨花懂道理了，儿子交人家打了架，拿儿子绑上金殿。正在此时，黄门将军启奏万岁，有老千岁程咬金要上殿了。万岁一听，口称，“有请皇叔。”众位，高宗皇帝为何称程咬金为皇叔呀？因为程咬金来瓦岗寨交高宗皇帝格父皇唐太宗李世民结拜弟兄，他是太宗皇帝李世民格哥哥，换句话说他是当今皇帝老子格哥哥，所以皇帝要称他皇叔。程咬金派头大了，八人轿子抬到午朝门口，一般格人呢，要爬上

金殿，程咬金不，不但不爬啊，还有轿子抬他。什么轿子？穿椅轿，何谓穿椅轿啊？一张椅子凳，两根竹杠子。黄门将军抬格，拿程咬金抬上八宝金殿，轿梁落平，程咬金走下穿椅轿，弄头对万岁点三点，“万岁，老臣见驾。”高宗李治步下龙廷，御手相搀口称：“皇叔，皇叔，免礼，免礼。金凳赐坐，龙凤香茶解渴。”“多谢万岁。”程咬金尖呶呶，对万岁旁边间一坐，穿官太监拿龙凤香茶端得来，程咬金拿格茶杯接过来，喝点茶，做鬼能样望望，“哎呀，万岁，金銮殿上跪了三个人，所为何事？”万岁说：“皇叔，一品夫人樊梨花家儿子薛刚昨夜来大街上交张天佐打了架，所以今朝上殿，求孤家来评理格。”程咬金说：“万岁啊，提到他们一老一少打架格事情啊，我最清爽，我昨夜就撑了旁边间。”张天佐也帮说格，“万岁，不错啊，昨夜薛刚打我格辰光，程老千岁就撑了旁边间，你只要问程老千岁，究竟怪哪个？”万岁问了，“皇叔，你说说看，究竟怪哪个？”程咬金说：“难说，难说，万岁，我虽然是你皇叔，但是你是一国之主，我不好操你格权，我来帮你责怪哪个？”“你看怪哪个就怪哪个。”程咬金走到薛刚面前，瞄瞄眼睛，执指一指，“啊唾，大胆薛刚，你胆有天大，竟敢来大庭广众之下，殴打当朝宰相，你知罪不知罪？”勾起来一腿，拿薛刚踢滚过去，薛刚爬起来，弄腿馒头当脚跑路，跪爬几步，爬到程咬金面前捧住程咬金格大腿，张开蒲包口，放开喇叭嗓子哭起来格，叫声：“老千岁啊，冤枉冤枉冤枉啊，

总说没得格冤枉事咯，这件冤枉海能深。

老千岁，我昨夜走少华山打转，走到十字街口，看见张太师，我赶紧下马，向他行礼。张太师不但不受我格礼啊，还打我，咬我，不曾咬得好，对街上一伏‘磕踢托’牙齿磕抛啦两个，他就害我打他格，就叫他格安童打我，叫声老千岁啊，

我脸上被打了一块红来一块青，千岁要为我把冤伸。”

哪晓薛刚根据程咬金格计策，当天回到自己家中，自己拿自己脸上掐坏了，而且程咬金还知会他，你明朝上殿害人要出劲哭，滴眼泪，万岁才相信哎。薛刚说：“格害人格事体又不伤心，人不伤心不掉眼泪，眼泪怎得出来咧？”程咬金花头大了，老早关照薛刚，袋袋里有格戳天椒带好了，一面做鬼哭呱，一面弄手伸到袋袋里弄戳天椒一掐，手指头到籽子高头捻捻，做鬼揩眼泪，弄手指头到眼睛上一抹，眼睛麻了辣呼呼，眼泪就流出来格呢。张天佐说：“老千岁啊，不要听薛刚格瘟贼猪八戒格钉钯倒打一钯，他昨夜拿我牙齿打抛啦得，我摆了你袋袋里，你说帮我做硬证格呢。”你晓程咬金什么样儿？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，“你害人坑呀，我前世里看见你格倒头牙齿了。”

张天佐听见这一声，恨不得躁死又还魂。

不好了格，今朝碰到程咬金，我十成情理也说不清。

我浑身长嘴难辩驳，跳进黄河洗不清。

程咬金还不曾肯放他格松了。程咬金说：“万岁啊，你听噢，张天佐格瘟贼多恶，拿人家薛刚打做这种腔调，望望看，脸上掐坏了格，不但害薛刚，落么么还害起我程老头子来，也害我前世里看见他格棺材头牙齿格。万岁呀，人家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你看这个张天佐也做宰相哎，格气量小了蠟蠟子总飞不过，可犯着干大年纪啊，来大庭广众之下，打人家小朋友，这成何体统？”万岁一听，我把你张天佐你好了得。万岁要发火了，程咬金一想：不对，万岁一发火，张天佐要吃大亏，张天佐吃得亏，是我程咬金害他格，害人格事体到阎王家不得过身啊。所以程咬金格绰号叫老半吊子，就半了这个上头。程咬金说：“万岁啊，且息雷霆之怒，张天佐总归于不对，格么薛刚也不好哇，棒不上好人身，昨夜我程咬金撑旁边间，张天佐他怎不打我，神气总是薛刚嘴太老，所以被打格。万岁啊，桑树条子要沿小熨，不能拿薛刚惯坏了，他嘴老咧，也要处罚处罚他。”万岁能信他了，“皇叔，你看怎样处罚法子呀？”程咬金说：“万岁，依我，叫一品夫人樊梨花拿薛刚带回两辽王府，关在自己花园一百天到一

百零一天，方准他出府门。”

小薛刚听见了这一声，暗里花要笑了肚里疼。

小薛刚一想，哎呀，也有哪家关了自己家里也算处罚格。

张天佐听见这一声，气到死去又还魂。

只好揉揉肚皮算晦气，硬住头皮不做声。

高宗皇帝一听，而且相信，“皇叔，讲得在理，孤家依你。一品夫人樊梨花听旨。”樊梨花说：“万岁！臣在。”“好！孤家命你将你儿薛刚，带回两辽王府关在花园一百天到一百零一天，方准他出府门，不得有误，钦此！”樊梨花口称：“万岁，臣领旨，谢恩。”辞皇别驾，拿薛刚带到两辽王府高厅之上，樊梨花一把捧住薛刚，叫声：“我格孩儿啊，

今朝我们母子两个来到金殿上，犹如站到枉死城。

不是程老千岁当皇来保命，你九死一生命难存。

儿啊，你要晓点债了，蹲了花园里，万万不能再出去闯祸啊。”薛刚说：“母亲，孩儿遵命。”肇薛刚到后花园，两个安童陪他，吃吃酒，下下棋，看看书，舞舞刀，打打拳，骑骑马，射射箭，胎孩哩，九十八天总不曾出去一步。一到到第九十九天的半晚下，只听外罗城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薛刚说：“安童，今朝外罗城怎干热闹格呀？”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晓今朝什么日子？”薛刚说：“我概倒忘着得格。”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贵人多忘事，今朝是正月半元宵节，外罗城大兴花灯，所以热闹非凡。”薛刚说：“安童，这个花灯每年总要兴格，年年总是老一套，看腻了格，没看头，没看头。”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今年花灯与往年不同，今年外国人进贡花灯。”“外国人为何要进贡花灯啊？”“因为武则天今年头一年做皇后，所以外国进贡花灯来庆贺正宫娘娘。”

众位，提到这个武则天，小学生要来一段倒叙，何为倒叙？就是倒过来说，要拿武则天格来历讲把大家听听，否则，这部反唐书呢就没得办法对下说。原来武则天不叫武则天，叫武媚娘。太宗皇帝在世格时候咧，是一个妃子，武媚娘长了体面了，妖怪，比狐狸精还妖怪几分，连最最英明的帝王太宗李世民总被她迷住得格，非常宠爱于她。哪晓那一天，太宗皇帝龙体欠安，睡卧龙床之上，什么意思咧？太宗皇帝有了毛病了，困在龙床上，武媚娘是他最宠爱的妃子，所以时时服侍左右，太子李治就是后来格高宗，格歇不曾登基咧，是太子啊。要孝顺父王，端一碗药去送把唐太宗吃格，不料不曾跑得好，脚一绊，药碗对外一攢，药汤对手上一溅。武媚娘见眼生情，用金盆舀一盆水送把太子李治洗手，哪晓太子李治一面洗手哇，偷眼对武媚娘一看，呀！武媚娘长了体面了，太体面了格。只生得淡淡梨花面，弯弯细眉毛，颤颤秋波眼，点点小樱桃，尖尖描花手，纤纤杨柳腰，窄窄金莲小，走路踏琼瑶，个子长了不高又不矮，不大又不小，长螺瓜子脸，越看越相越体面。

樱桃口，糯米腰，千娇百媚，

伸出双，描花手，嫩如葱根。

太子李治就想了，世上竟有干体面格小姐，三宫六院，七十二妃，哪个能值到这个武媚娘。我只要能够跟这个武媚娘啊同罗帐，少活十载也开心。

太子李治呀委该年纪轻，三月里芥菜起邪心。

太子李治啊，一面洗手，一面戏耍武媚娘，弄手指头揪点水，对武媚娘脸上一弹。哪晓武媚娘不但不生气啊，而且对他一笑，这一笑不好了，这一笑叫千金难买一笑。这一笑笑了体面了，妖怪了，引动人心，拿太子李治格魂灵总消啦得格。太子李治一想呀，这个武媚娘也对我笑咧，欢喜我，太子李治拴不住心猿意马，跟手吟淫诗一首。他说：

“昨夜巫山梦里魂，阳台路隔恨无门。”

武媚娘是才女哦，书读得蛮多呱，武媚娘拿起来一想呀，太子李治吟诗总是假，调戏我

武媚娘是真情。武媚娘偷眼对太子李治一望，只见太子李治年少英俊，比老皇漂亮得多咧。武媚娘也是杨花水性，跟首回他一首淫诗。她说：

“未曾锦帐风云会，先沐金盆雨露恩。”

两个来杠吟诗对，有了个偷香窃玉心，所以就走格一次开始，太子李治就交武媚娘上了头，两人勾勾搭搭，瞎奶奶补补丁——整帐。哪晓那一天，太宗皇帝身体好了格，端坐八宝金殿，拿两个军师请到金殿，哪两个军师？一个叫袁天罡，一个叫李淳风。万岁开口，“二位军师先生，孤家耳闻你们善晓阴阳八卦，能知过去未来，能算到前后五百年，代孤家算算看，孤家大唐江山最后亡于何人之手？”袁天罡说：“万岁，这有何难，待贫道算来。”袁天罡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哎哟，万岁，你大唐江山最后要亡于武姓之手。”万岁一听，“那还得了，拿朝纲里所有姓武格统统推出斩首，拿头统统杀啦得，看到可造得起反来。”袁天罡：“启奏万岁，万万不能，你不要拿朝纲里所有姓武格杀啦得，你就是拿通天下所有姓武格杀啦得总不中用，毛病出在后宫，你后宫武媚娘将来要谋皇篡位。”太宗皇帝一听，一点总不相信，“哎，你鬼迷道士，你算计不灵了，你说别人要谋皇篡位，孤家倒也有点相信，你说武媚娘要谋皇篡位，她只是个弱小的女子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怎能谋皇篡位？嗯，你算计不灵了。你要孤家相信你算计灵，你再代孤家算算看，明年春上开文考，新科状元名字你格算得出来呀？”袁天罡说：“万岁，可以，再待贫道算算。”袁天罡就拿金钱八卦课拿起来一卜。

弯下腰来拜三拜呀，哪山哪水总知闻。

不过天机不可泄露，我写几个字把你望望。”肇写几个字送上龙书案，万岁拿起来一看，字条子高头写火犬仁之杰。万岁又说：“你格鬼迷道士啊，还有哪个叫这个啰里啰嗦格名字咧？”袁天罡：“启奏万岁，我不但能算出新科状元的名字，而且能算出新科状元进京赶考途中还要吟一首对。”万岁说：“喂，你倒是钻天干，新科状元也不曾进京，也不曾吟诗，你倒拿他肚里格诗对倒吟出来格，写把孤家看看看。”袁天罡说：“可以。”一挥而就，拿一首诗写起来格，送上龙书案。万岁天子对上一相，开口就念：

“美色人间乐至春，我引人妇妇引人。

若见美女思亡妇，遍体蛆虫灭色心。”

什么意思咧？小学生来解释把你们听听。“美色人间乐至春”，人啊，来青春少年格时候，男子欢喜体面格女子，女子喜爱体面男子，这是正常格，应该格，如果哪一个不欢喜，就是有了毛病了，没得毛病格人总欢喜格。“我引人妇妇引人”就是你啊要调戏旁人家妻子，旁人作兴也要调戏你家妻子。“若见美女思亡妇”，若就是假如；见就是看见；美女就是体面小姐：假如你看见这个体面小姐，要想调戏她了，要想调戏格时候则思亡妇。思就是想；亡妇就是要想到这个女子要死啦得；死啦得什么样儿？“遍体蛆虫灭色心”就是无论你是漂亮还是丑陋，到最后总归要死格，死啦得总归要窖啦得，总归要烂啦得，烂了蛆突突，感觉没意思啊。灭色心啊就是不再想调戏她了。万岁说：“好，这个人格名字交诗对关在描金箱子里面花，单看明年格应验？”

众位，有书则长，无书则短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转眼到了来年春天，三场考试已毕，新科状元上殿见驾。太宗皇帝问：“新爱卿，你姓甚名谁？”新科状元道：“启奏万岁，微臣姓狄，名仁杰。”万岁拿袁天罡召到金殿，“鬼迷道士，你格算计果然不灵，新科状元叫狄仁杰，你纸条子高头写格‘火犬仁之杰’，骡头不对马嘴。”袁天罡启奏万岁，一点总不错。火犬仁之杰，犬旁加一个火字，果是‘狄’字呀，火犬仁之杰，你仔细想想，难道不是狄仁杰吗。”

万岁听见这一声，滴点不错半毫分。

万岁问：“狄爱卿，你在进京赶考途中，有没有吟诗对？”狄仁杰说：“万岁，微臣吟了诗对。”万岁说：“你倒背把孤家听听看。”狄仁杰拿起来一背，考校一个字总不推板，万岁说：

“狄爱卿，你为何要吟这一首诗对？”狄仁杰启奏万岁，微臣进京赶考途中，夜宿得一爿饭店里，困到半夜里，饭店老板格小老娘才头二十岁了，拿衣裳突估总脱啦得，摸我房间里来，背住我要叫我交她绞七廿三。哟，我命毛头子总吓啦得，好说歹说，拿这个小老板娘劝走了，而后我有点后怕啊，就吟这一首诗对来告诫我自己。”所以狄仁杰后来有个很好格称号，坐怀不乱。何谓坐怀不乱啊？就是体面小姐拿衣裳突估脱啦得坐他怀里，他没得邪心，这就叫坐怀不乱。万岁一想：啊呀，袁天罡算计真灵啊，一点总不错哇，不好，莫非我大唐江山真要亡于武媚娘之手？众位，太宗李世民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最英明的帝主，所以太宗皇帝当机立断，拿武媚娘传到金殿赐她药酒一杯，白绫三尺，钢刀一口，要命她自尽身亡。

格武媚娘听见了这一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双膝跪在金銮殿上，止不住格腮边泪纷纷。
哭声：“万岁呀，你不看金刚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。
看我们夫妻同床共枕情，饶我一条命残生。
哪怕后宫之中没我份，我情愿到尼姑庙里办修行。”

哎呀！太宗皇帝心给她哭软了格，太宗皇帝就想哇：武媚娘到底不曾做坏事，只不过算到她要谋皇篡位，她还不曾有实际行动。再一个，武媚娘小伙子漂亮，万岁交她夫妻恩爱，所以唐太宗心软了格，将武媚娘死罪改做活罪，拿她贬出后宫，送到外罗城开边间感业寺，实骨子就是个尼姑庙，做了带发修行的尼姑。哪晓武媚娘做了尼姑不胎孩，交老和尚王怀仁、王怀义通奸。而且太子李治还经常交她约会。太子李治也许愿了，“武媚娘，等我父皇崩驾，等我小王即位，

我拿你接到后宫中，朝阳正宫你当身。”

哪晓后来太宗皇帝崩驾，太子李治即位，号称高宗皇帝。高宗皇帝即位，第一件大事是把武媚娘接到后宫，但是不好封正宫，为何？因为太宗皇帝临崩驾之前，帮助高宗皇帝拿正宫娘娘封好了格，正宫王娘娘，所以高宗皇帝不敢违抗父皇的意旨，拿武媚娘只好封西宫。哪晓武媚娘做了西宫啊，叫人心没足时，千方百计要做到正宫。怎做到正宫哎？肇就拿正宫娘娘害啦得才做到正宫，武媚娘心黑格，用库里金银买嘱宫娥彩女穿宫太监，设计要陷害王娘娘，趁王娘娘那一天到御花园玩耍，拿王娘娘龙床底落挖一个洞，洞肚里窖一个桃木人人头。桃木人人高头写了高宗李治年庚八字，用七根银钉钉在桃木人七窍，何谓银钉？就是引线针，何谓七窍？你们到脸上数数看，你们脸上两个眼睛，两个鼻孔，一个嘴，两个耳朵眼，不是七个眼眼么，称为七窍。原封不动窖好了，哪晓事有凑巧，那一天，高宗李治龙体不适，夜宿西宫，什么意思？齐巧高宗皇帝有点头疼发热，格天交西宫娘娘困做堆，困到半夜里，武媚娘告枕头状了，“万岁啊，怪不到你这两天身体不大好咯，有人来下咒诅你万岁了。”高宗皇帝说：“爱妃，哪一个胆有天大敢咒诅孤家？”武媚娘说：“万岁啊，旁人不敢啊，只有正宫王娘娘，我听宫娥彩女告诉我，她看不得你万岁天天上我宫中来，她天天半夜里就起来烧香念鬼谷子经，万岁，肯定她宫中有鬼，不相信，今朝到她宫中搜查搜查。”众位，这个枕头状告起来百听百依，万岁相信了。

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凤阁龙廷九重霄，高宗皇皇坐早朝。高宗皇帝传下圣旨，吩咐宫娥彩女穿宫太监到正宫搜查，也有太监交宫女被买嘱格，旁的地方不搜，从床底落一挖，拿桃木人人挖出来，送上金殿，“万岁，在正宫龙床底落挖到一个桃木人人，请万岁过目。”万岁一望，哎呀！桃木人人上头有孤家的年庚八字，就是孤家的替身。一望，七根银钉钉在七窍。哎呀！怪不到我头肚里痛了不得过哇，原来七根银钉钉了杠，得了！万岁恼怒非凡，吩咐拿王娘娘传到金殿，圣天子拍动震山河，执指一指，“我把你格妖韶，你胆倒不小，孤家待你不薄，封你为正宫之职，你不想报效皇恩，母仪天下，反而咒诅孤家，孤家岂能容你。”吩咐

左右殿官听旨，将妖韶推出午朝，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声，摘拉凤冠，脱拉凤袍，正宫官职削掉，

拿她推到法场上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

一班老臣们：“万岁，刀下留人，万岁，王娘娘犯法，照理应该要被杀，但是王娘娘腹中有六甲怀孕在身，有龙胎凤骨之种，万岁哟，

如果将王娘娘法场过刀身丧命，要绝得太子后代根。

万岁，最好暂时不要杀，等王娘娘生了太子，再将她法场过刀也不为迟。”高宗皇帝一听就想：不错不错，她腹中有孤家的亲骨肉，随手将王娘娘死罪改做活罪，将王娘娘贬入冷宫中，冷宫之中做罪人。

不讲王娘娘冷宫遭磨难，再讲武媚娘黑良心。

再讲武媚娘一想呀：王娘娘不曾害得死，如果来冷宫生了太子，太子长大了要即位做皇，等到小皇坐朝哇，我武媚娘有命总没毛。“嗯，骂人先开口，打人先动手，等我来用一条牢笼计哦，将她母子丧残生。”武媚娘用一千两银子买嘱太监杜伟行刺王娘娘，太监杜伟拿了钢刀，夜晚黄昏，来到冷宫门口，杜伟就想了，我蹲冷宫门口听听动静。不讲杜伟来冷宫门口听动静，单讲王娘娘来冷宫生了太子，早上头生格，所以取名叫李旦，王娘娘弄李旦太子紧紧来抱住哦，放声痛哭泪纷纷，哭声：“我格心肝儿，

恨只恨西宫娘娘一个人，她来你父皇面前嚼舌根，

千方百计要谋害我，要将你格亲娘丧残生。

皇儿喂，人家养到小娇生啊，包包撮撮长成人。

可怜你出生就来个冷宫门哦，陪你格亲娘哦做罪人。

心肝哎，为母一死倒也罢了，你太子怎能长成人。”

哭一声：“苍天哎，

人人总说黄连苦，我母子两个比黄连苦三分。”

杜伟听见她放悲声，铁石心肠软三分。

杜伟就想了，我如果拿太子杀啦得，我是千古罪人，人来世上浑空活得几十年，人过留名雁过留声，我要做忠臣，不要做奸臣。忠臣流芳百世，奸臣遗臭万年。罢了罢了格，我杜伟，

情愿拼拉一条残生命，要救到太子后代根。

太监杜伟主意已定，“呛啷”一踢，冷宫门踢开来，王娘娘对他一看，吓得浑身放汗，“你你你，是不是来行刺我们母子的？”

杜伟双膝来跪下，娘娘千岁叫几声。

口称“娘娘千岁，少要担心，休要害怕，真人面前莫说假，假人面前莫道真。西宫武媚娘买嘱我来行刺你们母子两个，我现在不杀你，娘娘千岁你放心，你拿太子李旦交把我，我抱他海角苍天去逃生，

等他将来长大成人后，好做传宗接位人。”

王娘娘一听转忧为喜，拿太子李旦交把杜伟，王娘娘“哗啦”将罗裙撕下一幅，手指头伸到嘴里一嚼，“吱嘎嘎”血刮刮，用鲜血来白罗裙上写了太子李旦的年庚八字，又拿出一个宝贝来。什么宝贝？镇国之宝白玉兜襍。这件兜襍，珍珠八宝用金丝穿起来格，一件兜襍，霞光万丈，夺人眼睛，无价之宝，摆了太子李旦怀府里，王娘娘双膝跪下来，对杜伟磕三个响头，叫声：“恩公哎，

你受哀家拜三拜哇，拜托你抚养我的太子长成人。”

杜伟发躁，双膝跪倒，“娘娘千岁啊，你不要拿奴才折杀得，你放心，你拿太子李旦交把

我，我以性命担保，只要有我杜伟在，就有太子在，告辞了。”杜伟怀抱太子走了，但是杜伟走到半路上一想：不对，我如果拿太子救出去，回过头来再救王娘娘，天要亮了，行动不方便，最好拿王娘娘带了一同逃走。哪晓得杜伟二次到冷宫一望，不得了，王娘娘已经悬梁高挂，上吊身亡。肇杜伟揩拉两把眼泪啊，狠狠心肠，

放起南方丙丁火哦，就将冷宫化灰尘。

太监杜伟火烧冷宫，脚一踮跳到宫殿上，走琉璃瓦高头跑，“嚓嚓”穿过二十四道房子，胜如雀儿一般，

飞檐走脊动身走，逃出皇皇紫禁城。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江夏王府面前呈。

杜伟逃到江夏王府，不曾走正门进去，走围墙高头摆过去，这个时候天朦忽儿亮，江夏王老王爷李开方，已经八十三岁了，年纪虽大，身力蛮好格。一早来后花园打拳，杜伟到了格，双膝来跪下，老千岁叫拉两三声，叫声：“老千岁喂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

总说祸事有天大，只比天高矮二分。”

肇怎样怎样告诉江夏王，江夏王一听，“哎呀！太子有难，我如果拿太子留在我的家中，世界上没得不透风格墙，坛子口好密封，人口难密封，如果三三两两谣谣言言被武媚娘来晓得，当皇天子奏一本，我李家窝藏逃犯被满门抄斩还是小，要绝得太子后代根。最好拿太子送了远离京城，方保万无一失。”江夏王就想了：我家有个门生哎叫马周，马周是文武状元，文武全才。众位，马周就是当初开国功臣马三保的大公子，马周家也有个夫人叫李湘君，文武全才，李湘君正好才小产，生产生下来息胎，正好奶奶胀了不得过，好抚养太子。还有两个总兵叫王庆、曹彪，总是万夫不当之勇，四员大将拿太子李旦抱了逃走，你们晓得逃到哪里？逃到汉阳盘龙高山，就在盘龙高山竖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大旗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囤粮。

不讲太子在盘龙高山有了安身处，再讲皇城一段情。

再讲京都皇城火烧冷宫，王娘娘被烧做飞灰，肇高宗皇帝就拿武媚娘封做则天昭仪，朝阳正宫。所以，走这个时候开始，武媚娘不叫武媚娘，叫武则天，做了正宫娘娘，所以啊，外国人要进贡花灯，庆贺正宫娘娘。

众位，这段情节是倒叙，也就是以前格事情，我们倒过来说，也就是安童讲把薛刚听格。薛刚说：“安童啊，外国人花灯稀奇，我们出去看看。”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家母亲不准出去看。”薛刚说：“安童，母亲不准，不要紧，揆于给母亲晓得嘎，我们不要走正门，走围墙高头跳过去也就是了。”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倒武艺好，跳得过去，我们不曾练过武，我们跳不过去。”薛刚说：“不要紧，安童，来，我一个胳膊夹一个。”薛刚本事好了，一个胳膊夹一个人，身子一跃，跳出围墙。

主仆三个站起身，外罗城里去看花灯。

格正月么元宵节，外罗城里闹盈盈，忽听一声鞭炮响，四城门里总兴灯啊。安童头一回看灯，说起冒失鬼话来，“三少爷，街上人家发呆，老赫赫猪头拖了上街，恐怕要馊，弄粗绳子穿了出劲对家拖。”薛刚说：“安童啊，人家说若动冒失鬼手，不要开冒失鬼口。开了冒失鬼口，把人家听见要说你冒老九。那个不是猪头噢，那是猪八戒拱嘴灯。”猪八戒不拱，灯火不得踊，猪八戒不提，灯火不得齐。

猪八戒，拱嘴灯，拱来拱去，

十三节，老龙灯，云头随身。

看一盏，猴狲灯，毛头贼脸，

挑担水，过仙桥，脸红到耳根。

主仆三个站起身，西门城里看花灯。

西门特别闹热，各色各样格人总有，西门城里看灯格人么彼该多：也有这些奶奶们，小姐们上街格，手里么是换一个，背上么是驮一个，衣兜里兜着瓜子长生果，嘴里衔着烧饼馒头面做格，一走走到西门水桥底下来经过，一碰碰到一个挑水格，一轧跌得老墩坐。抬起头来看一看哎，轧散乡下亲家母。高子看灯长圪圪，矮子看灯矮婆娑。胖子肉又多，瘦子骨头多，拐子屁股妥，瞎子摸呀摸，聋子笑哈哈，瘌子看灯花头总比别人多。哎呀，一歇歇，老百姓五谷农具灯扎得来，老百姓格五谷农具灯好看了。

丫里丫叉木叉灯，劈劈啪啪连枷灯，
咷咷嘎嘎轿子灯，嚞嚞昂昂小车灯，
摇摇摆摆小姐灯，手捧书本相公灯，肚里点火亮锃锃。
棉花灯，人把高，结起果子赛葡萄。
开起棉花白耀耀，拾得一朝又一朝。
稻子生了黄爽爽，珍珠米粒壳中藏。
粮食之中它为首，谷物里头它称王。
芦穄生了紫幽幽，长在田里乱点头。
米儿磨屑做团吃么，苗儿也好扎笤帚。
栗子生了叶儿尖，成熟只要八十天。
烧粥煮饭多好吃哦，做起糖来蜜能甜。
芋头生了没多高，芋头荷子赛凉帽。
黄荷子烧起来烂冬冬啊，旱剥芋要当心塞喉咙。
荞麦生了三角仓，长在田里过霜降。
寒冬腊月没事做，腌菜熬油格丁汤。
豇豆生了黑沉沉，沟头岸坎坟边上塍。
豇豆瓤子粥么顶好吃，七月半用它洗沙裹馄饨。

呀喂，一歇歇，外国人进贡格化生灯，化生灯好看了，就是虫蚊蠅做格灯。

看一盏，蠅子灯，轻烟缭绕，
看一盏，蚊子灯，会丢冷针。
苍蝇灯，飞出来，兴兵造反，
牛虻灯，一出门，钢钻随身。
织布娘，十八岁，雪白粉嫩，
壁虎子，做媒人，螳螂招亲。
算命虫，排八字，长生坐命，
结过婚，无破败，五子收成。
刺毛虫，摆銮驾，穿红着绿，
知了灯，涨号筒，鼓乐笙箫。
织布娘，在房中，嚞嚞啼哭，
放屁虫，升三炮，催轿动身。
火萤虫，打灯笼，忙把亲送，
蚯蚓灯，做轿杠，抬了启程。
蜘蛛灯，扛漏筛，前面开路，
豆棱灯，张缆把，僵气腾腾。
蟑螂虫，办喜酒，忙忙碌碌，

蜒蚰虫，来上灶，慢斯伦吞。

刺毛虫，刺毛虫，你今躲在叶当中，你又不开球绣店，哪个叫你身穿红绿绒。蛴蟆虫，蛴蟆虫，你今躲了树当中，你又不开喇叭店，哪个请你涨号筒。蠟子一溜烟，蚊子闹喧天，蛴蟆高声叫，蜘蛛倒挂梁。

不讲主仆三个来看灯，另表经中出场人。

再讲京都外罗城，一个饭店老板叫秦老鲜儿，秦老鲜同缘赵氏生到个女儿叫秦千金，年方二九一十八岁，只生得花容月貌。那天秦千金对母亲赵氏说格，“亲娘哎，今朝外罗城灯好看咧，我们母女两个弄张台子，撑了格门口廊檐底落看看灯格好？”“可以啊。”肇母女两个站了台上看灯。

哪晓母女两个来看灯哎，惹下了连天祸临门。

不料来了小奸党，哪一个小奸党？当朝宰相张天佐家有个儿子叫张宝，张宝格绰号叫花花公子。先生叫他哼文章，烘篮能大格字识不到半盘篮。有书不读，打鸟射鹤，飘风荡柳，赌钱吃酒，眠花宿柳，蹲外间瞎揪，体面小姐不问细啊大，个人抢上十二个。

看见了美貌千金女，抢到家中配为婚。

那一天花花公子张宝，带上五十个打手，要到外罗城来看灯了，哪晓小奸党看灯是假意，寻花问柳是真情。花花公子张宝尖呶呶对马上一坐，“安童，今朝外罗城看灯格体面小姐多了，望好了，不要问细啊大，捡顶体面格抢上五六七八个。今朝开心，交体面小姐成亲，省用吃亏，今朝夜里就要交体面小姐宿做堆。”格些安童说：“少爷，帮你抢小姐，可有酒给我们吃呀？”小奸党说：“安童，只要抢到体面小姐，酒尽你们醉，奉外还有十两银子赏号。”安童一听，浑身来劲，“少爷，有酒，我们出劲帮动手。”大块头安童是酒鬼，对小个子安童说，“兄弟哎，我喉咙口酒虫五六七八个，在喉咙口向上向下爬了不得过。”小个子安童说：“哥哥，酒虫爬了不得过，只要望望可有体面小姐，拿体面小姐抢到府中去，少爷拿酒把你一齐，你格酒虫就落肚子里去格呢。”“哎，对格对格。”对远处一望，“少爷，望哦，远处有个高飘飘格小姐，你格合适？合适我们就动手了。”花花公子张宝拿起来一望，把手直摇，“那一个小姐太高了，那个小姐人有丈把高，只有升箩口能粗格腰，长不郎当，像个青桩，朝杠一撑象个豆芽菜，我望望一点点总不爱。”“哦，少爷不喜欢高格，肯定欢喜矮格。喏，那头坐了墙角落里扎鞋底格，矮墩墩胖壮壮，少爷，高个不合适矮个总欢喜格呢。”小奸张宝一看，又把手直摇，“那一个小姐又太矮了格，人只有台子高，倒有箩口能粗格腰，情丧人又矮，肚子长了只嫌大，头上头发不梳像把伞，脚像格锹灰板，望望一点点总不入眼。”小奸党一说么，那些安童说这倒难哩，高格又不合适，矮格又不欢喜。对前跑，齐巧看见赵氏太太交秦千金，母女两个站了台上看灯。格些安童说：“少爷望哦，个撑了台上看灯格小姐体面了，仙女！”张宝一望，“哎喂，秦千金长了体面了。”并不是衣裳穿了好，漂亮，虽然穿格一般格衣裳，洗了干干净净，折得拗方叠角，穿了身上有棱有角，不像照人家勒得鬼媳妇，衣裳脏沾邋遢，蹙里蹙巴，补格补丁犟了肩上，斜七斜八来肩头上。她就是补格补丁总服服帖帖，真格好看。有小姐，

不搽粉来自来白，不点胭脂自来红，

看看小姐千金女，赛过仙女下凡尘。

张宝就想呀，世上竟有干体面格小姐，我家该小姐十二个，哪一个能及到这个体面小姐女千金，我只要能够交这个体面小姐哦同罗帐，少活他十载也开心。张宝一眼不眨对小姐望好了，望起来触目格。头一颤，眼睛对杠一白，嘴一张，舌头对下一塌，

称砣鼻子孔朝天啊，黄脓鼻涕流到嘴唇边。

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你鼻头管里有条黄龙挂了杠。”鲨上去格，“安童，小姐体面，抢抓。”大

块头安童听见抢来了劲，一个虎跳冲上去，腰带解下来，一捆捆住小姐的腰，小姐脚来杠搔，两人像摔跤。抢了起劲，对张宝马背上一掀，张宝拿披风一裹，打马就走。

一把拿小姐抢了走，胜如玉兔遇黄鹰。

秦千金小姐伏得马背上放声喊起来格，“地方救命，地方救命唉！青天白日抢良女，朗朗乾坤出歹徒。

哪个能救到奴家一条命，结草衔环报他恩。”

秦千金小姐喊救命哎，来了一个救命人。什么人？通城虎薛刚，我们上文说到，薛刚带两个安童在外罗城看灯，叫无巧不成书，齐巧走到这个地方，听见小姐喊救命，通城虎薛刚不是随常人哦，是顶顶欢喜管闲事格人。薛刚拿起来一望，哎哟，又是瘟张宝抢小姐，“你格瘟张宝，你不是好东西，上回要谋占我家堂房嫂嫂，头风头水，我交你拉倒，情丧又来杠抢人家闺女。不要走，我通城虎来了。”

张宝听见通城虎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花花公子张宝又想哇：薛刚格绰号叫通城虎，我张宝格绰号叫过街鼠，
我过街鼠碰到格通城虎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

张宝一吓，命总没得，小姐一丢，打虎跳就溜。薛刚说：“你个瘟张宝，对哪里逃？我追得来了，你要溜到天边去，我要追到你九霄云，你要逃到东洋海，我要追到你水晶宫。”通城虎薛刚迈开虎步，格步子大了，吓得怕了，大步八尺二，小步子七尺有余零，顶大格步子一丈二，犹如北风送乌云。

追了张宝动身走，御灯棚到面前呈。

一到御灯棚，张宝滚鞍下马，一阵风，对御灯棚里一攻。众位，何谓御灯棚？就是皇帝家搭格棚子，把皇子皇孙看灯格，那一个棚子就叫御灯棚。格天哪些人来御灯棚看灯咧？两位太子，大太子李显、二太子李琪。大太子李显十六岁，二太子李琪十一岁，十一岁格琪太子站了御灯棚门口，手里拿格黄金棍。通城虎薛刚到了格，薛刚不认得太子，要认得就好了，不认得。薛刚说：“喂，小朋友，果曾看见一个骑马格老朋友躲棚子里花咧？”太子说：“呸，这个黑鬼，这样交我说话，请你咧。”抡起来一黄金棍子扇得来，薛刚顺手一带，太子对下一倒。薛刚对前跑，眼睛瞟了格天，一踩，曾在意对太子肚子高头一踏，不好了格，

太子跌在尘埃地，七窍流血丧残生。

也有太监认得薛刚格，喊起来格：“不好了格，通城虎薛刚踢死太子哇。”吵声惊动了万岁，万岁来哪里看灯？来五凤楼上看灯。哪些人陪他格？正宫武则天、三宫六院、七十二妃、宫娥彩女。穿宫太监听见楼底落嘈杂，一个一个统统伏得栏杆上，够了对下望格，不料五凤楼年久失修，栏杆外间望望啊红堂堂，金碧辉煌，骨子里花总被蛀虫蠹空了格，所以许多人伏得栏杆上，栏杆吃不消，只听栏杆“叭”一声响亮，栏杆一断，万岁伏得最前头，武则天手搭得万岁肩头上，不但不背住他，相反手一松，“嘭叮咚”，万岁走五凤楼上对下一攻。不好了格，

万岁从五凤楼上栽倒尘埃地，生死只在欠时辰。

肇叫起来格：“抓通城虎哦，通城虎踢死太子，吓跌得圣驾。”薛刚一听，不得了哇，今朝祸闯大了呱，如何是好呀？一想，嗯，上回闯了祸，上程咬金老千岁家去，这回闯了祸，我还上程老千岁家去。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鲁国公程府面前呈。

通城虎薛刚逃到鲁国公程府，不曾敢走府门口进去，走围墙高头擐过去，一个虎跳，来到高厅，见到程咬金程老千岁，薛刚双膝来跪下，老千岁叫啦两三声，叫声：“老千岁喂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。”

只说祸事有天大，只比天高矮二分。

我来外罗城里看看灯，遇到张宝贼奸臣，在街上抢民女，拿他追到御灯棚，踢死太子，吓跌得圣驾，千岁要救我命啊。”鲁国公程咬金一听，大吃一惊，“呀，你格冤家胆倒不小，踢死太子，吓跌得圣驾走五凤楼上栽下来，晓得格有命哎，我好帮你保本哎？保保本，连我程家一家门格性命总不稳。你格害人坑，快点走，不要蹲堂害我。”薛刚要走了，程咬金一把抱住，“你格冤家，你这样子逃得出来，黑漆抹揭像锅底菩萨，哪不认得你啊！来，我替你改扮改扮。”肇拿薛刚黑脸涂做白脸，又拿薛刚格衣裳换啦得，程咬金拿自家儿子程铁牛格衣裳帮薛刚换起来，又送他宝马钢枪、竹节钢鞭，还赠他路费银子五十两，还送他金牌大令一枝，所以通城虎薛刚一来因为黑脸涂做白脸，二来衣裳换啦得，三来程咬金程老千岁格金牌大令，所以不费吹灰之力，逃出了京都外罗城。他忙忙如惊弓之鸟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卧虎高山面前呈。

通城虎薛刚逃到卧虎高山，只听丛林深处，一梆锣响，跳出几百个小喽啰。小强盗青布裹头，锅锈塌脸，手执板刀，嘴里叫：“喂，哪一个肥羊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若要从此过，速速丢下买路财，若不丢下买路银，取你心肝当点心。”薛刚说：“呸，我把你们这些瘟强盗，我原有气不得出，你们竟到老虎头上拍苍蝇。你们可晓得，我是杀人格祖宗，强盗格老子，我走你山上经过，不把过山银子倒也罢了，情丧问我要买路银子，我倒情愿呱，姑老爹这根钢枪可不答应。”嘴说这话，薛刚抬腿举手，将一根丈八点钢枪摘到手中。通城虎薛刚两腿一碰飞虎蹬，小肚子一碰铁过梁，人借马力，马借人威，走上去啪刺一枪，一枪戳两个，走心口膛戳进去格，不撂啦得格，连枪连喽啰兵钩起来，捣鬼一舞，二三十个喽兵吃他格大苦。喽啰兵吃亏，象垛灰堆，喽啰兵蛋壳头，头对头一碰，血对外直流，有格打碎天灵盖，也有打断脊梁筋，也有门牙来打落，也有鼻管子打了血淋淋，有格流火打了破皮，只好下泥，打了发肿，只好进桶，打了发紫，鞭鞭脚就死。跑在后间格喽啰兵吓坏了格：“哥哥兄弟哎，了不得了，遇到杀人格姑老爹了，快点溜啊！”

一班喽啰兵转个头来对后溜，腰杆子弯了像秤钩。

不曾到二十步，攢啦十来个大跟斗。

一溜溜到个山嘴嘴头，伏得杠，气总不敢伸，还当杀人格姑老爹来后头。逃了快格喽啰兵逃到山寨聚义厅，单腿点地，吓得下气不接上气，“哎，大王，不好了。”山上两个大王说：“喽兵，为何这种害怕？”喽兵说：“大王，山上来了个杀人格姑老爹，我们头二十个弟兄被他打死了。”两个大王一听，“那还了得，代本大王备马抬兵器。”两个大王戎装结束，各执刀枪，擐上宝马，一梆锣响，带领三百喽兵冲到山下，见到薛刚也不搭话，两个人打他个人。薛刚说：“呸，你们这些瘟强盗，战场规矩总不懂，名姓总不问，情丧两个人打我个人，我也不怕你们。”薛刚摆动点钢枪，交两个大王打起来格。

有薛刚，往上杀，雪花盖顶，
两大王，往下打，枯树盘根。
通城虎，往前杀，怀中抱子，
两大王，往后打，背驮苏秦。
有薛刚，往左打，黄鹰掠翅，
两大王，往右杀，猛虎翻身。

大战交锋二十回合，四十照面。薛刚越杀越有力，两个大王少精神，只杀得两个大王只有招架之功，没得还手之力。两个大王吃败仗逃了，通城虎薛刚立马横枪不追，当中一个大王回过来用激将法：“你格瘟肥羊、胆小鬼，你不敢追我们，怕死鬼。”薛刚说：“呸，瘟大王，我放你逃命，你骂我胆小鬼，不要走，追得来了。”哪晓薛刚一追，上了当了，追到半山腰，

运气不通，“嘭叮咚”，对陷马坑里一攻。两个大王哈哈大笑：“你格肥羊，本事好了，肇对哪里走咧。”吩咐喽啰兵用挠钩铁搭，拿薛刚背起来一筑，说：“这个人本事好咧，弄六股头麻绳湿水鞭打，看他变点底高鬼。”拿薛刚带到高山聚义厅，两个大王端坐虎皮交椅，薛刚立而不跪，昂首挺立。大王说：“你格瘟肥羊，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速速通名受死。”薛刚一想：倒霉了，被这些大王捉得来，我如果拿名字报出来，拿我堂堂两辽王府格名誉要坏啦得，罢了，我不报名，我死啦得拉倒，省用坏我薛家格名声。”所以问到薛刚这一声，默默无言就不做声。两个大王见薛刚不开口，吩咐喽兵松绑，“放他走。”薛刚说：“来，二位大王，被你等擒来，任你杀，任你剐，为何无缘无故拿我放走啊？”大王说：“怎不放你走啊，我们山上有老规矩，宝刀不杀无名小卒，不杀怕死鬼，杀得刀要弄脏了格，你这个冤家名字总不敢报，所以快点死走，不值得杀。”

薛刚听见这一声，气到死去又还魂。

“你格瘟大王，坐好了，不要名字一报，吓得对下一倒，不要怪我不好。老子是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我老家住在山西省绛州府龙门县薛家村，后来搬到京都外罗城，我的祖父是平辽王薛仁贵，我的父亲是两辽王薛丁山，我的母亲一品夫人，威名候兵马大元帅樊梨花，我就是顶没得出息格黑三爷通城虎薛刚是也。”两个大王一听啊，像照椅子凳肚里有弹簧差不多，弹起来格，一个虎跳走到前间，

一把拿薛刚来扯住，妹夫叫啦两三声。

薛刚说：“格倒稀奇古怪，我不认得你，你不认得我，腾腾空怎叫我妹丈嘎？”大王说：“怎不叫你妹丈？我们这座高山叫卧虎高山，我叫纪龙，这是我兄弟纪虎，我的父亲是纪天成，我的妹子叫纪鸾英，可是配把你薛刚嘎？”薛刚一听，不错哇，想当初我的父亲薛丁山征西，身边格大将纪天成交我父亲交情过命，沿小就拿女儿纪鸾英许配把我薛刚，就在不曾出事前几天么，我家父亲还交我谈过这件事体。

薛刚就忙行礼哎，二位舅兄叫几声。

纪龙纪虎就拿薛刚带到后寨，薛刚见到纪天成老将军双膝来跪下，岳父叫拉两三声。纪天成老将军看见薛刚，倒是眉花眼笑，一把搀起：“贤婿，免礼免礼，贤婿啊，你来了顶好哇，你就是不来，我也准备过嘎几天，拿我的女儿纪鸾英送到京都皇城交你成婚，你来是正好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拣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当日，丁是丁卯是卯，今朝拜堂顶顶好，省用吃亏，你今朝夜里就要交我女儿宿做堆。”吩咐前山后寨挂灯结彩，到了黄昏戌时，闹闹热热，薛刚交鸾英小姐七盏金灯照北斗，一对红烛照南星。小夫妻两个八拜天，八拜地，八拜虚空过往神，又拜父母养育恩。

夫妻拜过和合像，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
夫妻圆花烛，五子便登科，

长命百岁寿，千载万代和。

大众哎，不讲薛刚卧虎高山招亲多欢乐，再讲皇城一段情。

再讲京都皇城，格天高宗皇帝跌伤了格，睡卧龙床，一病不起。那一天高宗李治困了龙床上，腾腾空昏过去半大天，醒过来一望，哦，太子李显站了踏板上悲泪啼哭。高宗皇帝泪如泉涌，一把背住：“我格心肝皇儿，不得了了格，

祖宗亡灵交你家皇姥姥来喊我，晓得格有命残生。

皇儿啊，假使你家父皇崩驾呗，你小皇即位后只能捉薛刚一个人，万万不能捉薛家满门。因为薛家征东征西，有十大汗马功劳，叫声我皇儿哇：

我大唐江山千斤重，薛家担挑九百斤。”

太子李显说：“父王，你放心啊，儿臣遵旨。”哪晓高宗皇帝崩驾，太子李显即位，号称中

宗皇帝,下令捉拿薛刚。

不曾捉薛家一满门,恼怒了宫中另一人。

哪个?太后武则天。拿一把龙凤宝剑来到八宝金殿,执指一指:“我把你格逆子,不捉薛家满门,皇帝没得把你做了。”肇拿太子李显赶走,赶到哪里?赶到湖广房州做了小小的庐陵王,武则天一想,这皇位拚不得把旁人,我自己来做皇帝。肇拿大唐国号改啦得,改做太周,武则天号称天则锦轮,则天女皇端坐金殿,文武百官朝见。女皇武则天拍动震山河:“众家爱卿,你们愿意保孤家的站东殿,不愿意保孤家的站西殿。”众位,当初还有多少开国功臣,硬头哇,不愿意保武则天,老老诚诚站到西殿。女皇武则天心黑格,吩咐金爪玉爪手,来西殿焚起九鼎油锅,就拿油摆锅里烧透了,拿一班不愿意保她的开国功臣

一个个撂到油锅里,活活炸死丧残生。

又吩咐青州侯武三思,武三思是武则天的内侄,带三千兵马,拿两辽王府男女、老老少少统一捉起来关在天牢之中。又吩咐武承嗣,武承嗣是武三思格兄弟,带三千御林军,圣旨一道,用木笼囚车带到盗马高关,捉拿二公子薛猛,满家总捉得来。武承嗣口称万岁:“臣领旨谢恩。”辞皇别驾,到御校场上发鼓三通,放炮三声,点起三千御林兵,兵马队队出皇城。

哪晓兵马队队动身走,躁坏了一位老人。

躁坏了哪一位老人?躁坏了英国公军师先生徐策,徐策是徐茂公的后代,徐策回转朝房悲泪啼哭。安童徐兴就问:“大人,为何悲泪啼哭?”老人称:“安童哎,不得了了格,不得了了格,只因女皇心良黑嘎,三千兵马要到盗马关捉拿薛二公子,满家捉得来。”

我要想到边关送一个信,缺少传书送信人。”

安童说:“大人,小人跟随你多年,你还不相信我,小人代你送信可好呀?”徐策说:“安童啊,好倒好格,就是来不及了,三千兵马走了半天,你如何追得上?”安童说:“大人,你放心,保证追得上。他三千兵马人多,只好走大路,小人我个人,我好走小路,大路和小路,好有一比,大路好比弓背,小路好比弓弦,弓弦交弓背,道路推板双倍。我走小路对前抄,我比他三千兵马跑了哨。大人啊,

你拿书信交把我,我做传书送信人。”

英国公徐策一听,果然相信,“安童,讲得在理,老夫一面依你。”徐策跟手拿书信写好了,交把安童徐兴,徐兴安童将书信对怀里一挎,拜别老人,带好路费银子,马房挑选银鬃宝马一匹,安童擐上宝马,

打马加鞭早动身,不分昼夜赶行程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,盗马高关面前呈。

安童来到盗马高关帅堂之上,见到二公子薛猛。安童双膝来跪下,二少爷叫啦两三声:“二少爷,大事不好,祸比天高。只因女皇武则天心良黑,将你全家关入天牢,现在有武承嗣带三千兵马要来捉拿你了,如果二少爷不相信,一封书信你看分明。”随手将书信走怀府里掏出来,交把二公子薛猛,二公子薛猛将书信拆开,仰之弥高,从头看到梢,钻之弥坚,左边看到右边,

上上下下看完成啊,气到死去又还魂。

只气得二公子薛猛虎目圆睁,钢牙紧咬:“气死我了,我把你女皇武则天,你胆倒不小,竟敢捉拿我薛家满门,依我薛猛格性子,我要点起我盗马关十万兵马,反上京都皇城,捉你格女皇人一个,问问你格妖韶可该应,剥你格皮来抽你格筋。”但是,薛猛转而一想呀,我如果造反,拿我薛家忠良名声坏啦得,特别我的父亲母亲,武艺比我好哇,他们总不曾造反啊,如果我擅自做主造反,要被我父母见怪呀,这叫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,父要子亡,不得不亡。罢也罢了,

我不如盗马高关束手等拿捉，修修我格忠臣好名声。

二公子薛猛将怒气暂且忍耐，但是薛猛回转暖阁，告诉夫人。夫人说：“将军，你是三关总兵，妾身皇封诰命。”“夫人，我们夫妻吃皇上奉禄，理应为皇尽忠，不过我们后代不曾犯法，叫我们儿子逃走。”吩咐老管家薛安，拿薛云、薛斗两个双胞胎带了逃走。你们晓得逃到哪里？逃到锁阳城，薛猛有个姑父，叫窦一虎，是窦矮子。你们要是看过征西，你们就晓得。薛猛格姑母咧，叫薛金莲。

我们不讲薛云薛斗逃到锁阳城，再讲到武承嗣，三千兵马到了盗马高关，圣旨开读，将二公子薛猛满家捉得来，打入木笼囚车，吩咐副将镇守盗马高关。

带了囚车动身走，回转京都帝皇城。

一到皇城，女皇武则天心黑格，拿薛猛家一家门也打入天牢遭难。英国公军师先生徐策就想：呀，可怜薛家统统被关入天牢，犯法，肯定要被杀，我徐家交薛家最要好，最好替他留条根。英国公军师先生徐策心良好了，忍痛割爱，弄糯米酒啊，拿自己嫡亲格孙子徐金斗灌醉了，圆了饭篮子底落，假装送饭来到天牢之中，见到两辽王薛丁山，徐策交丁山拜过兄弟，徐策拿丁山紧紧来抱住，好兄弟叫拉两三声，叫声：“我格好兄弟哎，

愚兄来探监总是假，搭救你格孙孙是真情。

我拿我格孙孙徐金斗，糯米酒灌醉了带来，兄弟，拿你孙孙薛蛟交把我，圆了饭篮子底落，我带他走。

等我拿你孙孙薛蛟抚养长大成人后，好做伸冤报仇人。

两辽王薛丁山一听，深受感动，眼泪千双下，一把捧住徐策，“徐大哥，万万不能，我薛家犯法，理应我薛家人被杀，哪好连累你家的后代，这事万万不能。”徐策说：“兄弟啊，愚兄主意已定，你今朝答应拿你格孙子薛蛟换把我，一笔勾销莫谈论，你要是不肯成全我，愚兄撞死天牢丧残生。兄弟，你可答应？不答应，哥哥我撞杀得拉倒。”哎喂，英国公徐策当真拿头对墙上撞，薛丁山吓坏了格，一把捧住徐大哥，“万万不能啊，小弟答应你是了。”撸拉两把眼泪，狠狠心肠，拿徐金斗抱出来，拿薛蛟抱了对饭篮子底落一圆，徐策拍拍薛蛟，“孙孙啊，你来饭篮底落不能哭哇，你只要一哼，我们大家总陪你不得过身。”咳，格薛蛟真正命大福大造化大，来饭篮子底落哼总不曾哼，肇被救出来。

再讲就来格天夜里，武则天吩咐武三思，带三千兵马，拿薛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统统绑到法场之上，拿他们对将军柱子上一捆，头发打开来对将军柱子上一绕。

监斩官，坐法场，威风凛凛。

刽子手，拖钢刀，只等时辰。

催命鼓敲了咚咚响，落魂炮放了不绝声。

樊梨花被捆了将军柱子高头就想了：呸，我把你女皇妖韶，竟要拿我薛家家满门抄斩，你当我没得办法对你啊，我有仙法，等我来作法，等我反上金銮殿，你铁打格龙廷坐不成。

哪晓樊梨花法场起反心，骊山老母早知闻。

骊山玉虚宫骊山老母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哎呀，我格徒弟樊梨花法场要起反心，天意要配薛家灭门，不好逆天行事，我要去搭救于她。”

骊山老母念起真言咒，驾起云雾早动身。

云里走来雾里奔，赶到京都帝皇城。

骊山老母来到法场上空，用拔金光一道，将樊梨花拔到虚空。樊梨花来到半天一望，哎哟，师父到，樊梨花双膝跪在云头上，师父叫啦两三声。叫声：“我格亲师父，

可怜我薛家委该冤枉很，师父要为我把冤伸。”

骊山老母一把搀起，“徒儿，此乃天意啊，金童星该配要归位了。”众位，书中暗表，薛丁

山是金童星下界，樊梨花是玉女星临凡。骊山老母说：“徒弟，我们万万不能逆天行事，快点跟我走。”肇硬拿樊梨花带走。带到哪里？梨山玉虚宫学习仙法。众位，要到什么时候谈到她咧，要到第九十八回驴头太子出世，樊梨花下仙山飞剑斩驴头。

我们就按下不表，再讲又是一阵仙风，玉禅老祖拿徐金斗救到高山学法。再讲法场三声落魂炮，刽子手鬼头大刀捐起来，拿薛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统统杀啦得。你们晓得杀拉多少人？书高头说杀拉三百六十四个人，拿人头杀下来，用铜丝穿起来，吊在外罗城城头之上，将身段背背堆，用车子推，推到两辽王府，拿两辽王府高厅开一个坑，将没头尸首对下掷，高厅浇起铁丘坟，大门上头上起一把双簧锁，封条贴得紧绷绷。可怜了，一代保国忠良啊，

被满门抄斩身丧命，哭坏了多多少少人。

老奸党张天佐心最黑，吩咐安童弄一个青皮石头，竖了两辽王府府门口，吩咐能工巧匠，来青皮石头上刻一首诗。这一首诗刻得恶毒格，上刻：“反判薛家门，铁石压其身。骂名千载后，万代不超升。”

众位，薛家被满门抄斩，究竟逃拉哪些人哎？小学生再来重复一遍：第一逃拉四公子薛强，因为薛强在五台山烧香，听见家里出得大事，薛强逃走格，后来四公子薛强保汉阳李旦兴师复国，后话不表；第二，逃拉三公子薛刚，来卧虎山交莺英小姐成婚配对；第三，逃拉薛云薛斗，来锁阳城窦一虎交薛金莲家；第四，逃拉樊梨花，来骊山玉虚宫学法；第五，逃拉薛蛟，有徐策金斗换薛蛟。徐策将薛蛟抱到家就想了哇：世上没得不透风格墙，坛子口好密，人口难密，如果三三两两谣言，被女皇武则天晓得，我徐家窝藏逃犯满门抄斩还是小，要绝得忠臣后代根。罢了罢了了格，我不如告老回家转，抚养薛蛟长成人。英国公军师徐策主意已定，当夜将告老本章写好，一到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凤阁龙廷九重霄，徐策拜本入午朝，英国公二十四拜俯伏金阶，“口称万岁，微臣有本。”将告老本章呈上龙书案，

女皇武则天本章上上下下看完成啊，正中其谋八九分。

女皇武则天一想：呸，徐策，我晓得你交薛家最要好，我要想害你害不到，因为你诡计多端，做事小心谨慎，我抓不到你格把柄，也不好交你揪，你来朝纲做官，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，现在你自己愿意走，打发冤家离眼前再好不过，一面准本。肇徐策辞皇别驾，带了家眷和薛蛟，坐了车马动身走，路途催趨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卧虎高山面前呈。

一来来到卧虎高山，齐巧遇到通城虎薛刚，薛刚双膝来跪下，仁伯大人叫几声。徐策看見薛刚到，满肚怒气一口喷。“呸，你格孽畜，你踢死太子，惊崩圣驾，闯下连天大祸，你可晓得你薛家为了你被满门抄斩？”

薛刚听见这一声，胜如天打一雷阵。

好比万丈高楼失足，扬子江断缆崩舟，“呀呀呀，躁死吾也。”

跟手栽倒尘埃地，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喽啰兵吓坏了格，背住他，“三爵主，醒来醒来。”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捶捶拍拍转还魂。

通城虎薛刚还阳打转，对徐策面前一跪，虎目之中泪纷纷，叫声：“我格仁伯大人哎，
总说没得格冤枉事，这件格冤枉海能深。”

肇拿正月半看花灯，遇到张宝抢小姐，追张宝追到御灯棚，失脚踢死太子，吓得圣驾，程咬金搭救逃出皇城，卧虎山招亲，怎样怎样告诉徐策。徐策一听，“呀，贤侄，我错怪你了，不能怪你，主要怪花花公子张宝抢小姐么，惹到这种连天大祸。”随手徐策拿薛蛟抱出，交把通城虎薛刚，薛刚拿薛蛟紧紧来抱住，悲喜交集泪纷纷，叫声：“我格嫡亲嫡亲格侄儿，

总以为我们叔侄两个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到哇，哪晓格枯木又逢春。”

薛刚拿薛蛟抱到后寨，交把鸾英小姐。薛刚说：“贤妻啊，这是我薛家的后代，你要好好地将他抚养长大成人。”鸾英小姐说：“官人，你放心，我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待。”肇徐策来高山逗留三天，辞别薛刚，回转家乡。格天薛刚对鸾英说呱：“贤妻啊，现在我们铁丘坟冷冷冰冰无人祭扫，清明节日快到了，叫声我格贤妻哎，为夫要想上京都皇城上上铁丘坟，不晓我格贤妻准不准？”鸾英小姐说：“官人，你孝心过重，为妻决不拖后腿，不过，我已经怀孕随身。”薛刚欢喜了，有了后代了。格天薛刚辞别岳父纪天成，辞别两个舅兄纪龙、纪虎。薛刚动身了，鸾英小姐送他。真是，世上多少哀苦事，除非死别与生离。送送送送，鸾英小姐泪如泉涌，叫声：“我的官人哎，

今朝我们夫妻来分别，要到何年何月再相逢。”

薛刚说：“贤妻哎，不必悲泪，我到皇城上过坟，我就家来交你相会。”肇夫妻分别。不讲鸾英小姐回转卧虎高山，再讲通城虎薛刚，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直奔京都帝皇城。

薛刚在路行，路途不稍停。

为了上坟的事哎，晚夜不停上皇城。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金斗潼关面前呈。

才进潼关走到大街上，只听饭店门口有人叫起来格，“抓偷饭鬼，抓偷饭鬼。”薛刚一望，十来个堂倌，来下追一个黑脸大汉。这一个黑脸大汉啊，人有九尺高，箩口能粗格腰，脸上黑漆抹得像锅底菩萨，如枣木炭星，好象来山东烧过炭，又好像来山西挖过煤的。薛刚就想：哟，总说我薛刚长了黑，这个大块头还要比我黑三分。薛刚就想哇，这个大块头，这几个人总来下追他，拦住得。“喂，你们何事争吵？”格些堂倌说：“不要谈，这个大块头来杠饭店里，饭吃拉两淘箩，汤包吃拉廿四笼，落么么钱不把，还拿上十来个大烧饼，一头溜，一头咬，我们本钱总被他吃啦得格。”薛刚说：“来来来，你这位英雄，为何吃饭不把钱？”黑脸大汉说：“我哪说不把钱嘎，我来城外间个一片饭店，吃得拿钱统统把城外间个一片饭店，到城里间吃，也要把钱，也没许多把咧。”薛刚一想：哟，这个大块头会纠正了，怎说城外间吃得把了，到城里间来吃不要把？格么城外间交城里间又不是一家哎。但是薛刚又想了，看神气，准是这个大块头身边没得钱，所以才说绞七廿三格话，我反正钱多得很，我来帮会东拉倒。薛刚包袱解开，拿出十两一锭银子交把堂倌，“堂倌，不要叫，不要闹，我来会东拉倒。”堂倌一看就议论哇，呀，真正人不可看貌相，海水不可用斗量，同样格黑脸，就两样心肠，这个黑脸啊，就吃饭不把钱绞七廿三，这一个黑脸，反而帮人家把钱。

不讲堂倌来下议论，再讲这一个黑脸大汉他也晓得好丑格见薛刚帮会了东，走到前间忙行礼，恩公叫拉两三声，

“多谢恩公救济了我，一重恩当报九重恩。”

薛刚说：“你不须客气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请问，你这位英雄好汉，家住何方贵地？姓甚名谁？为何到此地吃饭不把钱？”黑脸大汉说：“恩公啊，我家母亲对我说格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莫知心，人站对面，心隔千里，逢人只能说三分话，不能拿真心告诉旁人。但是恩公，我晓得你是好人，我情愿拿真心话告诉你格，不过恩公，大街上人太多哇，给旁人听见不好。恩公啊，我们到弄堂里去，没得人格地方，我说把你听。”肇拿薛刚带到无人之处，黑脸大汉说：“恩公，我家住山西省绛州府龙门县李家庄。”薛刚一听哟，家乡人啊，总住在龙门县啊，我家薛家庄，他家李家庄，同一个县。黑脸大汉又说呱：“我家祖父姓李，叫李庆宏，我是李庆宏格孙子，李大勇。”薛刚一听，呀，想当初我的祖父，薛仁贵征东，结拜九个弟兄，当中有一个就叫李庆宏，你是李庆宏的孙孙李大勇，也是我薛刚格兄弟。”薛刚走到

前间一把来扯起，兄弟叫啦两声。李大勇说：“格倒稀奇，我们素不相识，你腾空怎叫我兄弟？”薛刚说：“怎不叫你兄弟，我就是通城虎薛刚。”“啊呀，原来是三哥。”薛刚说：“兄弟，你为何到金斗潼关吃饭不把钱。”李大勇说：“为何啊？为你薛家呢。清明寒日要到了，我母亲对我说格，儿啊，想当初，你祖父交薛家家最要好，现在薛家被满门抄斩，铁丘坟冷冷冰冰，无人祭扫，清明寒日要到了，儿啊，你到南货店买点白钱纸啊，金银锞锞放在三岔路口灼化灼化，遥祭遥祭铁丘坟。我就想哇，我们山西离皇城好远好远，上千里路程，薛家格冤魂为几张白钱纸跑干远来拿，还不把旁的孤鬼抢走用啦得，所以我就瞒啦我家母亲啊，来皇城上铁丘坟边上去化纸。可是我格饭量又大，一路之上，我格银子老早用拉啦格，我肇就绞七廿三对饭店一坐，叭哒叭哒，我就吃饱了，吃饱了我立起来就跑。人家问我要钱，我捣拳像五升斗，我就交他瞎揪。”薛刚说：“兄弟啊，你绞正了，哥哥我也是去上坟格，你就不要去么，我送你路费，你赶紧回转家乡，省用你家母亲挂念。”李大勇说：“我不，三哥哥啊，我不曾上过皇城，我要跟你同去咧。”薛刚说：“兄弟，皇城戒备森严，你到皇城万万不能闯祸哇。”大勇说：“哥哥，我总归听你格话，你叫我向东，我不向西，你叫我打狗，我不吆鸡。”薛刚说：“好。既然兄弟不惹祸听我话么，我们一道前往。”

薛刚骑马动身走，大勇步行后面跟。

走出潼关，薛刚说：“兄弟，我骑马，我格马四个脚，跑了快，兄弟你步行，两个脚，跑了慢，就怕兄弟追不上。”李大勇说：“哥哥你放心，不要讲你格马四个脚，就是八个脚，十六个脚，我不但不慢，而且还追得上，我来家格绰号叫飞毛腿、草上飞，我跑起来，人总快杀得，你不相信，我来拉点泡，说点大话你听听。”薛刚说：“兄弟啊，你也会拉泡说大话？”“怎不会，我泡拉起来天能大。”李大勇拉泡了，

“格天来家交安童打东道，点火烧眉毛。

开虎跳上如皋，如皋城里来打转噢，望望眉毛不曾焦哇。”

薛刚说：“兄弟，你真会拉泡。”“拉泡，还有快的咧。

抓米去铁鸡，开虎跳上陕西。

陕西城里来打转噢，鸡还不曾拾到格米啊。”

“啊，还要快咧，

水中丢银针，开虎跳上杭城。

游看格西湖来打转，望望格银针不曾沉啊。”

薛刚说：“兄弟啊，你格泡拉了也太大了格，仙人也没得干快呀。”大勇说：“哥哥，我原拉拉泡格呢。不过哥哥啊，兄弟我跑起来确实蛮快呱，不相信我们来赛赛。”薛刚一想啊，我家兄弟说到这种拉泡头大话，今朝我不拿他赛败了，他下回还要拉泡咧。肇薛刚拿马鞭子拿出来，就对格乌骓马屁股上叭叭叭，连打十三鞭，薛刚骑格是一匹宝马，个匹宝马吃得痛，头一傲，尾巴一翘，“嘘溜溜”一叫，奔走如飞，跑出去大概有二三十里。薛刚一想：他肯定追不上。薛刚带住马缰，马慢下来格，薛刚说：“兄弟哎，噢，沿能追不上了格。”回头对前一望，大勇在前头倒叫起来格，“三哥哥喂，稍微快嘎点哦，我等了人总心焦煞得格。”薛刚一望，不得了哇，李大勇老早跑前间去格，坐了路旁边一个坟尖头上，弄帽子来下当扇子搊风，“哎，兄弟你当真快咧。”肇一个骑马，一个步行，讲讲说说嘎。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望见皇皇外罗城。

通城虎薛刚外罗城长大了，看皇城不稀奇，李大勇是乡下人，头一回看见皇城，稀奇，抬头一看，皇城外景好哩，远看城头像锯口，近看垛子数不清。一个垛子一门炮，一面大旗十个兵。

城门好似仙人洞，人来人往闹哄哄。

也有男来也有女，也有老汉领顽童。有骑马匹有坐轿，也有推车赶路程。

车走吊桥轰隆隆响，马踏尘埃起灰尘。

一路观看城外景，将身走进外罗城。

一进外罗城，薛刚说：“兄弟啊，不能走大街上跑哇，认得格人多，看见了不得了，赶紧投宿招商店。兄弟，哥哥我不敢上街，你格会替我到南货店去买点白钱纸来呀？”李大勇说：“三哥哥，瞧不起格人啊，我干高干大，哪里买纸总不会。”肇薛刚到包袱里拿银子了，他没得散碎格，总是整格，拿一个十两大元宝，交把李大勇。

李大勇捧了元宝站起身，南货店到面前呈。

李大勇来到南货店，拿个大元宝对柜台上一放，“老板，买白钱纸哇。”老板一看，哎咿喂，来了一个大客人，弄大元宝来买纸。老板说：“客官，你要买多少纸咧？”李大勇说：“不管多少，总归于尽钱克货。”老板一听：“咿喂，尽钱克货，大元宝，你拿我纸店克走，客官，你还是带车子来格，还是带船来格？”李大勇说：“我空身来格，只要尽我挑一担，大元宝就把你拉倒。”老板一听，咿喂，今朝赚头大哩，吩咐伙计捆纸了。一头捆纸么老板就想了：我们做生意格人噢，要多寡讲点良心了，这个老朋友太直爽了格，情丧一个元宝只要买一担纸，我一担纸能值几文，人家直爽么，我们也不能过分推板人家，格么要多寡摆点值钱格东西啊，才对得起人家。格么南货店哪些东西比这纸值钱哎，通宵蜡烛、整斤头炮仗、千条头鞭这些东西比纸值线。所以老板吩咐伙计啊，弄整斤头炮仗啊，千条头鞭总摆了里头。李大勇一足担，挑了动身，一到到客店：“哥哥啊，纸买家来格。”薛刚一望，哎咿喂，呆哈哈买上一足担，“兄弟，找到多少钱格呀？”大勇说：“还找钱咧？我总买啦得格。”薛刚说：“你呆了扎制了，还有哪家买纸拿一个大元宝总买啦得？”李大勇说：“是我呆子啊还是你呆子啊，我家母亲往常对我说格，做这些事情咧，是钱用了越多，功劳越大，出钱为公德，几年才来化回纸，还不多用啦两个钱，不多买点纸，才对得起啊。”薛刚一听，呆哈哈倒呆了来理路高头格，“好，兄弟，说得在理，愚兄决不怪你，休息。”一到半夜里，薛刚起来格，拿大勇喊起来，“兄弟啊，日里不好去上坟啊，要坐夜去。格么，要防万一，弄不好有看坟园格官兵，弄不好要打仗，你要拿兵器替我带好了。”李大勇说：“三哥哥，提到打仗格事体啊，我比小朋友过年还欢喜点。”肇薛刚戎装结束，头戴镔铁盔，身穿镔铁铠，脚蹬虎头战靴，坐下一匹乌骓马，点钢枪一根紧随身，后背虎皮囊插一根十三节水磨竹节钢鞭。

薛刚骑马前领路，大勇挑担后面跟。

大街上面不敢走，专走小巷往前行。因为走大街上呢，怕人家要看见，所以只敢走小巷弄里弄堂。格么通城虎薛刚啊，是来外罗城长大了格，所以弄头弄脑总熟格，叫旧马熟路，转弯抹角，抹角转弯，来到两辽王府，不曾敢走府门口进去，旁边间围墙两人扛倒拉一个角，一跑到里头一望，天井里茅草总有人把高，来耳朵上面飘。走到高厅一望，铁丘坟冷冷冰冰，屋望里上格蜘蛛网啊，堂灰撞撞有一层。通城虎薛刚就想呀，想当初我两辽王府多少豪华，多少热闹，多大的威风，现在落到这种清冷的地步。

通城虎薛刚触景生情，双膝来跪下，嘤嘤啼哭泪纷纷。何谓嘤嘤啼哭？就是不敢哭响了，轻轻点哭，哭声：“我的父亲母亲

你们在则为人，死则为灵，有灵有感，阴灵何在？

今朝你格孩儿来祭奠你哦，父母格阴灵可知闻？

叫声哥哥嫂嫂，只怪你家兄弟闯了祸，连累我格兄嫂丧残生。

可怜了，我薛家死得冤枉很，到何年何月把冤伸？”

李大勇一望，哎，三哥哥来下滴眼泪，我来化纸咧，拿火刀火石取出来。过歇辰光不该火柴，不该打火机噢，火刀火石一敲，火星子冒出来，纸着起来格，哪晓纸着到当中，千条鞭

交整斤头炮仗响起来，不得了，惊动了看坟园的官兵。一部分官兵团团围困，一部分官兵报与青州侯武三思知道。武三思一听，哈哈大笑，“我把你薛刚薛刚，我不找你，你找我，你飞蛾投火。”武三思来到御校场之上，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声。

点起三千御林兵，将两辽王府围困紧腾腾。

里三层，外七层，兵马围了密层层，水泄不通半毫分，人呼马叫，号炮连天。薛刚说：“兄弟哎，绞七廿三，叫你买纸买上干多格炮仗，肇怎得了？”李大勇说：“三哥哥不要怕，我原多时不曾杀人哎，我格手人总痒杀得格，随他官兵有多少，我李大勇总是杀得不称心。”薛刚说：“兄弟，不要说大话，御林兵总是经过特殊训练格，非同凡响。不过兄弟，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哥哥就是怪你，也没得用了格。兄弟啊，你要听我话了，我们兄弟两个对外杀，你不要问我，我也不问你。叫声：我格好兄弟哎，

我们弟兄之中只要能够逃一个，血海冤仇慢慢伸。”

李大勇说：“三哥哥，我总归听你话，等我先对外杀。”李大勇拿衣裳脱啦得，赤膊皮条，长裤脱啦得穿短裤，鞋子袜子脱撂啦得，赤脚爬头，穿条短裤，“扑楞”，两柄车轮板斧摘到手中，李大勇身子一跃，走围墙跳过去，挥动板斧，“呀，我李大勇杀来了。”李大勇杀起人来厉害了，人家打仗用刀砍人，你只要弄东西挡挡或者让让，他不，他也不挡也不让，他身上老皮厚咧，你剁嘎两三刀他不买账，专门朝人杀。个些官兵吓坏了格，“不好了格，野人。”你砍他他又不问账，叫一人拼命，万夫难当，所以李大勇挥动板斧，

杀开一条血路往前奔，海角苍天去逃生。

究竟呆哈哈李大勇逃到哪里？我们现在没得功夫说，等一歇歇再告诉你们，你们只要记好了，赤膊皮条弄板斧对外杀格，没功夫说他，再讲到通城虎薛刚。“呀，兄弟对外杀，我也对外杀。”拍拍乌骓马格头，“伙伴啊，你要架架我格势了。”薛刚拿马肚带啪啪啪，紧了三下，跳上宝马，抬腿呛啷，得胜钩鸟饰环，将过一根丈八点钢枪掮到左手中，伸右手，“叭”，后背虎皮囊将一根十三节水磨竹节钢鞭抓在手中，薛刚弄枪一挑，把门挑开来，两腿一碰飞虎蹬，小肚子一碰铁过梁，宝马冲出两辽王府。薛刚本事好了，远者枪挑，近者鞭打，碰上死，挨上亡，身如猛虎，马似蛟龙，但是随你薛刚本事多好哇，三千兵马，不要讲三千兵马，我们坐了电视机前格同志你们去搞搞试验看，弄嘎三千个白萝卜，你倒弄薄刀剁剁看，可保手剁了人总疼杀得，所以薛刚杀拉一层，又涌上来一层，杀拉一层，涌上来一层，兵如潮水杀不少。

杀得三天并三夜，杀不出皇皇外罗城。

通城虎薛刚杀到第四天，杀做什么样儿？点钢枪枪头子戳秃了得，竹节钢鞭的竹节总打平了，浑身总是鲜血，不晓是旁人身上格血，还是自己身上格血。个一匹马像走河里爬上来，身上出汗，嗒嗒对下，马嘴里交鼻子管里泛白沫，通城虎薛刚只杀得两膀酸麻，汗流浃背。

杀得鼻头管里淌鲜血，等等险没得命残生。

众位，通城虎薛刚此时此刻好有一比。

好比一盏孤灯渐渐熄，来了添油添灯人。

哪一个？武国公马登，马登是开国功臣马三保的二公子。马登怎得来格？那天马登交程咬金来下下象棋，下下棋，程咬金听见战鼓咚咚响，号炮连天，程咬金吩咐安童出去望望看，怎干嘈杂格。安童出去一望，“老千岁，大事不好，有通城虎薛刚来祭铁丘坟，被武三思的兵马团团围困，已经杀得三天并三夜，杀得鼻头管里淌鲜血，等等险没得命残生。”程咬金一听，拿棋盘一推，“哈拉”棋子统统滚地落去。程咬金仰天长叹一声，“啊，真正人情如纸薄，想当初，薛刚来外罗城结拜多少好哥哥好兄弟，叫吃酒朋友朝朝有，落难之中一个人，

现在薛刚落难竟没得哪个肯伸手救，我程咬金论岁年纪大，要是年轻拉二十岁，我定要骑上我的大鲁国公马，拿上我的宣花斧，拼老命总要救出通城虎薛刚。”

格马登听见这一声啊，面红耳赤就动身。

马登就想哇：程咬金不是针对旁人说呱，是针对我马登说格，因为当初我马登交薛刚结拜生死弟兄，结拜格辰光发格宏心大愿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，有马同骑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，我还是他格哥哥，我不搭救，哪一个搭救？哪晓马登走到半路上又想了：我要去搭救兄弟薛刚，我妻子张花萍是老奸党张天佐家女儿，哈哈，罢了，

我不如先拿格妖韶啊身丧命，然后再去搭救薛刚落难人。

马登主意已定，回到家中，“呛啷”一声，拿门踢开来，张花萍正来下绣花，对马登一看，魂灵跑拉一半。只见马登什么样儿？帽子跑抛啦得，头发衔了嘴里，脸上通红，眼睛圆睁，手里拿一把青锋宝剑，格么杀人他有杀人格腔调，杀景出来格。张花萍说：“官人，吓人了，你怎这个腔调格？”马登：“嘟，我把你格妖韶，我是忠臣马三保的后代，你是奸党张天佐的女儿，我们两人是冰炭不同炉，你家是奸臣我家是忠臣，今朝先拿你格妖韶身丧命啊，然后搭救我兄弟一个人。”张花萍听见这一声啊，绷子掼到楼板上，双膝跪倒绣楼门，官人叫啦两三声，叫声：“我官人哎，

我拿真心之话告诉你，你要饶我命残生。

官人，不要当我是张天佐家真女儿，实在我不是的，想当初我家母亲怀孕格时候，张天佐看见我母亲生了漂亮，要千方百计谋占我的母亲，就拿我家父亲害杀得，我母亲为了我，忍辱负重，勉强表面从了老贼，等拿我养下来，拿我养到懂事格辰光，我母亲怎样怎样，就拿这个事情告诉我，当时我格母亲想想眼泪千双下。叫声：我格心肝女儿，

等你长大人之后配到一个好丈夫，要为你格父母哇把冤伸。

后来我的母亲上吊身亡，老贼张天佐为了拉拢你马将军，拿我冒充亲生女儿，嫁把你马将军，成婚格天，老奸党横一关照竖一关照，不许我拿真心话告诉你马将军，如果告诉你，我们小夫妻两个总没得命，所以我交你成婚配对八载，我总是守口如瓶。叫声：我格官人哦，

我句句说得真心话，你要为我格父母把冤伸。”

马登一听，不错哇，我妻子如果真是张天佐家女儿，她有骄傲自大，要瞧不起我，这张花萍不晓多谦和，交我成婚配对八载，我们夫妻脸红总不曾红过。呀，她真不是奸党家女儿。马登呛啷青锋宝剑掉在楼板之上，一把拿张花萍紧紧来抱住，恩妻叫拉两三声，叫声：“我的恩妻哎，

恐怕你家丈夫啊，有多少地方推板了你，赔礼赔罪我当身。”

张花萍说：“官人，你不须客气，叫不知者不怪也，你又不晓得我是奸党家假女儿，所以啊，我不怪你。官人，你要去救薛刚，我要赶紧逃走，我拿我们格儿子马成龙要抱了逃走。”

众位，书中暗表哇，马登交张花萍生到儿子叫马成龙，才八岁。马登说：“贤妻，你要逃走么，我们夫妻分别，不晓何年何月才能会面，我拿这个马家“刀谱”交把你。”众位，何谓刀谱啊？就是一本书，书高头记载马家家格刀法，就叫马家“刀谱”，交于张花萍，“贤妻，马家刀谱你要好好地收藏，

等到将来我们夫妻哦父子来会面哦，我只认‘刀谱’不认人。”

张花萍说：“官人，奴家知道。”肇张花萍抱马成龙逃走了格，马登拿安童梅香唤起来，“安童、梅香，我马哨要去闯祸了，我不连累你们，我家东库房有金子，西库房有银子。安童梅香哎，

你们东库房多拿金，西库房少拿银，

你向东来他向西，改名换姓做生意。”

安童、梅香逃走了格。马登就想：这个房子我也不想住了，煨了它。

放起南方丙丁火，就将房屋化灰尘。

武国公马登戎装结束，头戴三叉帅字盔，身穿锁子黄金铠，脚蹬虎头战靴，座下一匹黄骠马，金背大砍刀一把紧随身，打马加鞭冲过来，“喂，等我马登来捉拿反叛薛刚。”

武三思看见马登到，喜在眉头笑在心。

青州侯武三思传下将令，“众兵丁，马将军武艺高强，快点让路，等马将军捉拿反叛。”众兵丁让路，马登打马冲进包围圈，哪晓薛刚眼睛杀红了格，跑过来钩起来一枪当胸就刺，马登不敢怠慢，摆动金背大砍刀，吭唧唧封他格枪，一面封他格枪啊，马登就说格：“兄弟，望望清爽啊，我不是旁人啊，我是你哥哥马登，我来搭救你。”

薛刚听见哥哥马登到，陡长精神八九分。

肇弟兄两个放命对外杀，马登走前间，薛刚走后间。马登杀杀杀火起来格，拿金背大砍刀伸了马头前间，拿黄骠马打飞起来，对前推，就如同河北人铲推面条葳，杀起人来不是稀啊稀，将古比今，就如同现在“久保田”割麦机，杀得人头如瓜滚，马头就赛切菜根。

杀开一条血路往前奔，霸陵桥到面前呈。

一到霸陵桥，薛刚对马登说：“哥哥，你赶紧上荷花门，拿守门官杀啦得，守住荷花门，等兄弟我蹲霸陵桥，抵挡追兵一行。”马登说：“兄弟，说得在理，愚兄依你。”马登走了格，薛刚拿马头转过来，这个时候太阳落山夜幕降临，暗星噢，有点毛雨漱漱。

伸手不见五个指，面东不见面西人。

只见武三思带领千军万马，灯球火把雪亮，兵如潮水涌得来。薛刚想：呀，干许多格兵马，我个人哪挡得住咧，嗯，罢了，俗话说得好，擒贼先擒王，打蛇先打头，我不如用暗箭啊拿武三思射杀得，他军队没得格头他就乱格。薛刚主意已定，得胜钩鸟环将个一根丈八点钢枪挂好，走兽壶拿一根雕翎箭，飞云袋拿宝雕弓，拿箭对弓弦高头一上，手拉紧弦，弓开满月，一只眼睛睁，一只眼睛闭，单眼吊线，瞄准了武三思的哽嗓咽喉，手一松，“嗖”，箭如流星。

众位，通城虎薛刚格箭法好了，百步穿杨，百发百中，但是武三思也不是等闲之辈，武三思武艺高强，身经百战，战场经历相当丰富。武三思打马对前冲么，听见黑暗之中嗖，晓得有暗箭，武三思拿头对下一掀，论忖掀了快，“嗖”，拿武三思将军帽子高头格英雄结铲落尘埃。何谓英雄结啊？你们看古装戏啊，戏台上格将军头上戴格帽子高头，红滴溜溜就叫英雄结，被铲下来。武三思吓得一身冷汗，呀，不得了哇，他来暗处，我来明处，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，我假使硬对上冲，被他暗箭一箭就怕要送终，你说哪个不要命。武三思也怕死格，武三思拿马打了对后退，嘴里叫：“军兵，冲呀，谁人能捉住反叛薛刚，封万户侯，赏银千两。”个些小兵一听，啊，你自己怕死，对后退，叫我们对前冲，对前冲，不识相，要吃箭，被射杀得，到阎王家去做万户侯，到阎王家去发财。你说哪不怕，一个一个总怕格，这些兵丁嘴里叫了哇，“冲呵，杀格。”叫了凶，退了凶。薛刚一望，嗯，沿能被我吓住得格，薛刚又想，我要走么，你们要追我，最好用计策，弄你们不敢追我才好。薛刚眼睛一鞭，想到一个金蝉脱壳之计。何谓金蝉脱壳之计咧？拿马身上格威武铃解下来，对桥栏杆高头一系，薛刚牵马走了，个么暗星望不见，望不见听见格，格马铃挂了桥栏杆高头，风吹马铃咣啷咣。小兵说：“不要上前头去噢，薛刚撑了桥上了，不识相，要吃箭。”不曾相，等到大天巴拉亮，对桥上一望，薛刚没项，望见马铃来桥栏杆高头直荡，武三思发躁，拿马铃扯过来，骂起来格，骂一声：“你格薛刚薛刚，你格瘟贼太聪明啊，弄丛我们看铃到天明。”

不讲青州侯武三思多着气，再讲薛刚追到荷花门。

找到了哥哥马登，马登刀劈荷花门，弟兄两个杀出皇皇外罗城，好有一比。

打开玉笼飞彩凤，劈开金锁走蛟龙。

打马如飞动身走，金斗潼关面前呈。

一到潼关，只见关内“峪楞顿”三个狼烟炮，潼关大元帅尚元培，带五百校刀手一字排开。尚元培跃马横刀，高声断喝，“反叛，拿命来。”薛刚来看见，魂灵冒到九霄云，薛刚一想，不得了了格，潼关大元帅尚元培武艺高强，今朝插翅难逃。马登色样好，面不改色，催马向前，双拳一抱，马上欠身，深深一礼，口称：“尚元帅，末将马登盔甲在身，不能全礼啊，望你尚元帅恕罪。尚元帅，我马登奉武元帅之令，要出关追赶反叛薛刚，望你尚元帅放行。”尚元培一听，“你格瘟马登，嚼大头子昏话，还出关追赶薛刚，薛刚就撑了你后间，黑漆抹揭像锅底菩萨，你当我不认得。”但是尚元培又想，想当初我尚家交薛家，合得蛮要好格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朋友多一个好一个，冤家少一个好一个，得糊涂时且糊涂。罢了，我不如装糊涂，省用做对，尚元培说：“好，马将军，你去追反叛，你们两人总去追啊。”拿刀一让，让开一条路，肇薛刚跟随马登，出了潼关。

打马加鞭往前奔，三叉路口面前呈。

何谓三叉路口啊？一条路啊上湖广房州，一条路上卧虎高山，一条路走潼关过来格，所以称为三叉路口。一到三叉路口，马登带住战马，“吁——吁——吁——”，停下来格，马登说：“兄弟，你准备上哪里安身？”薛刚说：“哥哥哇，小弟要上卧虎山交我的妻子鸾英小姐团聚。”马登说：“呸，你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胸无大志。兄弟，最好跟愚兄上湖广房州，投奔庐陵王，帮助庐陵王灭武兴唐，方为上策。”薛刚说：“哥哥，我不去，因为庐陵王的父王高宗天子，被我吓跌杀得格，庐陵王的御弟李琪太子，被我踢杀得，我如果投奔他，他如可记仇，我不是飞蛾投火？哥哥你先去投奔庐陵王，讨讨他格底细，究竟他果记仇，不记仇，你写信把我，我再去投奔他，方保万无一失。”马登说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肇兄弟分别，不讲马登投奔湖广房州庐陵王，再讲通城虎薛刚，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卧虎高山面前呈。

薛刚来到卧虎山一望，心吓得一荡，卧虎山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山寨被烧做飞灰。众位，卧虎山为何成这种样儿咧？书中暗表，就来薛刚进京祭祖格同时，女皇武则天命京辽大帅张天俄带十万兵马，攻打卧虎高山，京辽大帅张天俄号称无敌大将军，用凤翅镏金铠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结果纪天成老将军战死沙场，纪龙、纪虎逃命去了，纪鸾英小姐晓得不对，就拿侄儿薛蛟捆了护心镜底落，鸾英小姐身坐胭脂桃花马，舞动两把绣鸾钢刀，

杀开一条血路往前奔，葵树林到面前呈。

纪鸾英小姐逃到葵树林，腹中疼痛难忍，“哎呀，你格冤家早不奔生，晚不奔生，两军阵前要奔生。”走到葵树林深处，鸾英小姐走马高头下来格，拿羊绒裙袄解下来，铺在一棵大葵树脚底落，鸾英小姐坐在羊绒袄上，

一阵痛来痛过死，二阵痛来痛过昏。

腹中疼痛如刀绞，生死只在欠时辰。

有纪鸾英小姐在葵树林里，
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生下一位小书生。

公子对下一抛，鸾英小姐忍痛摘过脐带拿过胞，拿小公子抱到怀里一看，哎咿呀，浑身黑漆抹塌，像个锅底菩萨，考较没得一点白斑，“交你家父亲薛刚长了没得二样啊，真正养种像种，一个模子刻下来格。”一望，这位小公子啊，雷公嘴，骨瘦如柴，鸾英小姐就想，我来葵树脚底落生格，以葵树为名。

取名叫做小薛葵，他是薛家后代根。

众位，你不要看这个薛葵又瘦又小哇，雷公嘴，他将来长大了，是薛刚反唐这部书当中的四猛八锤当中头一猛金锤大将，盖世无双。闲言休叙，言归正传，再讲莺英小姐拿薛葵带了动身。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黑龙村到面前呈。

纪莺英小姐拿薛蛟薛葵带了逃到她的舅舅家。莺英家舅舅姓丁啊，老书高头叫丁一守，新书九回里头叫丁守义，不问啊，不问他丁一守，丁守义总对格，反正姓丁。肇拿薛蛟、薛葵啊，改姓叫丁蛟、丁葵人两个，黑龙村中暂安身，不讲纪莺英小姐和薛蛟薛葵来黑龙村中有了安身处，此言丢开慢谈，再讲通城虎薛刚来卧虎高山喊：“莺英小姐，你在哪里？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呀，我薛刚命苦赛盐卤，我现在到何处安身？”薛刚来急难之中，想起一个人来。哪个？汜水关总兵薛义薛应举。薛刚就想哇：薛义是我的堂兄，而且来京都皇城落难，是我薛刚救他格，我是他格恩人，而且他做总兵是我母亲保本，他才做到汜水关总兵，我现在落难，我去投奔他，他肯定要对我好格。所以薛刚带过马头，打马加鞭，晓行夜宿，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汜水关到面前呈。

薛刚来到汜水关，立马关前，“喂，请兵士们快点报，报于你们汜水关总兵薛义知道，就说他的兄弟到了。”这遭军士报，报于薛义知道，薛义跑到关前一望，“哎哟，不是旁人，兄弟薛刚到了。”薛义看见薛刚到，喜在眉头笑在心，吩咐军士大开关门，薛义急急忙忙走到关前，见到薛刚双拳一抱，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，口称：“不知恩公兄弟到此，愚兄有失远迎，望恩公兄弟恕罪。”薛刚说：“哥哥，不须客气，我们弟兄道理熟不拘礼。”

弟兄两个手携手，来到总兵府后厅。

薛义吩咐安童，速不要歇手，为我恩公兄弟办顶好格羊羔美酒，一歇歇酒菜办上来格。薛义说：“兄弟啊，到愚兄这儿啊，愚兄是汜水总兵，天高皇帝远，这个地方你家哥哥我说得算，皇帝管不到，你保险格，你定心格开怀畅饮。”薛刚一想不错，到了哥哥格地盘，哥哥是汜水关大拇指头，我肇不怕了格，所以定心吃酒。

哪晓薛刚三杯酒下肚，凭空跌倒地埃尘。

不料薛义格瘟贼，酒肚里下了蒙汗药，所以薛刚昏过去格。薛义一声冷笑：“兄弟啊，你不能怪我哥哥哇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怪你太值钱，拿你捉起来送上京都皇城，有两骨头换两金，有两皮肉换两银，这件生意做到家，银子要推到半板车。”吩咐家将，拿薛刚捆起来。薛义欢喜了，弄点酒吃吃，一到夜晚黄昏，薛义回转绣楼。杨氏说格：“官人，今朝怎这么晚才回转绣楼？”薛义说：“贤妻啊，要发老赫赫财了哇。”杨氏说：“官人，腾腾空怎发到老赫赫财？”“怎不，财神菩萨来了。”杨氏说：“倒哪块来格财神菩萨格？”“怎没得，兄弟薛刚到了。”杨氏说：“官人啊，恩公兄弟到此，为何不唤奴家下楼交他会面。”薛义说：“不要会面了，我拿他捉起来格，送上京都皇城，我好做一品大官，你好做一品夫人，又好发老赫赫财。”杨氏说：“丈夫啊，你好没良心，想当初来京都皇城，你被关入天牢，奴家街坊落难要饭，不是恩公兄弟将我们来搭救，我们哪有性命到如今。叫声：我格丈夫哎，

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不能做忘恩负义人。

你啊有嘎点点良心！”薛义说：“呸，你格妖韶，还良心哎，良心卖几个钱啊？我要发财不要良心。”杨氏一想：不好了呱，丈夫心黑格，为了搭救薛刚，我就来服服软，双膝来跪下，丈夫叫拉两三声。

你不看金刚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。

你要看弟兄分上情，饶饶薛刚一个人。

官人哎，你要是不肯饶恕薛刚人一个，奴家跪死在你面前不起身。”

薛义说：“你格妖韶，我饶了他，我怎得发财。不要讲跪堂，你就是死了堂，葬了堂，我总

不饶他。”杨氏一听就想：呀，这个冤家黑心了，罢了，软格不来硬格，叫声：你格冤家哎不肯饶恕薛刚人一个，妾身要和你把命拼。”

杨氏发躁，拿头对薛义胸口头一撞。薛义被他撞火起来格，拗起一脚，哪晓薛义穿铁底铜跟战靴，战靴头上有钢钩，一脚走杨氏小肚子底落踢进去，拿个肚肠勾出来。可怜了，杨氏跌在楼板上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杨氏家还有一个女儿了，才六岁咧，蛮懂事格，看见父亲拿母亲踢杀得，走床上爬起来格，穿衬衣衬裤，一把拿杨氏格尸体来抱住，亲娘喊了不绝声，哭声：“我格亲娘哎，这叫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后祸福。

才间我们两人来床上睡觉么，有讲有说好得很，
现在喊你千声万声啊你也不做声。

亲娘哎，你怎走得向前格，你倒一命身亡故，丢下你女儿靠何人。
可怜了，只怪我格父亲啊良心黑，踢死我格母亲可伤心。”

薛义格瘟贼一听，“呸，你格小妖韶，还说我心黑，踢杀你家母亲，连你也不要了。”这个瘟薛义心黑格，拿女儿背起来，脚朝上，头朝底，拿女儿格头对楼板上一掼，“叭”，就拿女儿格头掼了万朵桃花开，哪块还有命残生。

所以这回书格目录，就叫忘恩负义薛义踢死杨氏，摔死女儿。这狗贼心黑格，弄手指头指指，“两个妖韶，不配发财，死啦得拉倒，等我拿薛刚送到皇城，我做到一品大官，发老赫赫财，京都皇城体面小姐寻嘎五六七八个，何愁养不到哇。”吩咐安童，弄两张芦席，拿这两个妖韶格尸体裹裹，

拿他们送到半山上，狼狗衔去当点心。”

一到第二天，薛义传下将令，吩咐副将镇守汜水关，自己点三千铁甲骑兵，拿薛刚送上皇城，肇拿通城虎打入木笼囚车。

解了木笼囚车动身走，直奔京都帝皇城。

在路行程不耽搁，王草山到面前呈。

经过王草山，只听松林深处，“吭啷”，一梆锣响，冲出一彪人马，为首两个大王，薛义一看，吓得浑身放汗。只见头一个大王花花绿绿格大花脸，身坐红鬃马，手拿两柄车轮板斧；第二个大王，脸上半个青半个红格鸳鸯脸，身坐青鬃马，手拿丈八点钢枪。花脸大王执指一指，“我把你格肥羊，走我山上经过，速速丢下买路银子。”薛义说：“呸，你们这些瘟强盗，我是堂堂汜水关总兵薛义，今将反叛薛刚木笼囚车进京，瘟强盗识点相，让一条路等我们木笼囚车过去，咱们河水不犯井水，若有半字来不肯啊，我将你格山寨一铲平。”花脸大王一听，“呸，我把你瘟薛义，不要说你小小汜水关总兵，就是当今皇帝，走我山下经过，还要丢下买路银，瘟薛义识点相，

速将木笼囚车来丢下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若有半字来不肯，你到鬼门关上去安身。”

花脸大王说到做到，催动宝马，拿板斧举起来，对薛义砍得来，一头砍，嘴里叫“劈脑袋，削鼻头，掏眼睛，割耳朵。”盖马四斧，快如闪电，猛如蛟龙出水，薛义眼睛看花了，横让竖让，第四斧头慢了一点点，耳朵被削抛拉小半个，“哎呀，人总痛煞得。”薛义一吓，命总没得，打马就逃，三千官兵一望主将逃走，哪不要命，木笼囚车一丢，个底个开虎跳就溜。不讲三千官兵逃走，再讲花花脸大王。

传下将令，吩咐喽兵，打开木笼囚车，拿通城虎薛刚带到高山聚义厅。两个大王端坐虎皮交椅，薛刚昂首阔步，立而不跪。花脸大王：“呸，我把你大胆薛刚，见到本大王为何不下跪，不下跪犯法，要拿你背出去杀。”薛刚哈哈大笑：“呵，堂堂男子汉，大丈夫，上跪天，下跪

地，中跪父母，

宁可钢刀将我分两段，要我下跪万不能。”

两个大王一听，哈哈一笑，两个大拇指头直翘，“英雄，英雄。”两个大王站起身来，走到薛刚面前，双双来跪下，三爵主叫拉两三声。正来此时，屏风后头一个黑脸大汉，开虎跳来了，一把拿薛刚紧紧抱住，三哥哥叫了两三声。“我格三哥哥，

总以为弟兄两个今生今世再也会不到，哪晓枯木又逢春。”

薛刚一望，不是旁人，是兄弟李大勇，“哎呀，大勇兄弟，你怎得到这个山上来做大王？”李大勇说：“怎得来嘎，来皇城你对我说格呢，我们弟兄两个对外杀，你不要问我，我不要管你，弟兄之中两个逃一个，血海冤仇慢慢伸。我肇放命对外杀，我又不认得路，横一攻，竖一攻，对鲁国公程老千岁家一攻，程老千岁对我好了，拿我困了夹墙洞里，等到事情平息下来拿我送出来。我肇流落江湖，走到王草山，交这四个大王交朋友呱，这个外脸上花花绿绿格大花脸就叫吴奇，绰号叫大呆子，这个脸上半个青半个红格鸳鸯脸叫马赞，绰号叫二呆子，还有两个黑脸叫南建、北齐，交我杀三天三夜，哎哟呵，杀成朋友来格，结拜了弟兄。三哥哥，你来了顶好，你格武艺比我好，我拿兵权交把你，我们招兵买马，领兵反上皇城，为你薛家伸冤报仇。”吴奇大花脸说格：“三爵主，我老早就欢喜你，我们交你结拜弟兄可好呀。”薛刚就想了：我要想报仇，要想灭武兴唐，这些格大王总吃火不怕烫格，不要命格，最好，最好。”这遭来聚义高厅，供起天地纸马，点起纸檀贡香，六位英雄跪下来，拜了八拜。

结拜弟兄人六个，胜如同胞一母生。

哪做哥哥咧？要讲年龄，薛刚不算顶大，也不算顶小。但是，花脸大呆子吴奇就说格：“三爵主，万万不能单凭年龄来定大小，俗话说得好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长百岁，你三爵主虽然年龄不算顶大，但是你格本事顶好，你格名气顶好，所以一定要做哥哥，我们叫你薛大哥。”薛刚说：“慢来慢来，真正叫我哥哥，我来家排行第三，顶多叫我三哥哥也就好了。”“好，三哥哥，三哥哥。”叫是叫三哥哥噢，实际上是大哥哥。肇山上办起羊羔美酒，为薛刚接风洗尘，正来下吃酒，喽啰兵报得来格，“三爵主，三爵主，山下有赵太、王平求见你三爵主。”

众位，提到赵太、王平啊，究竟什么人啊？书中暗表，赵太、王平是京都皇城九门提督，奉女皇武则天旨意，带五千兵马，要全国各地捉拿反叛薛刚。哪晓赵太、王平兵马带出来，赵太对王平说呱：“想当初我们弟兄两个，跟随薛丁山大元帅征西，大元帅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我们万万不能恩将仇报，武则天叫我们去捉薛刚，我们不要捉，我们去访，访到薛刚哎，我们拿兵马送把薛刚，帮助薛刚伸冤报仇。”王平说：“哥哥，对格，人要有天地良心格。”哪晓得赵太、王平兵马带到离王草山不远格地方，安营扎寨。薛义吃败仗，走营帐旁边间经过，哎呀，周兵旗号，因为赵太、王平要想投奔薛刚哎，格旗号不曾变，还是打格武则天格旗号，格么薛义不晓得格，只晓得自家人啊，跟手来到中军帐，薛义忙行礼，二位将军叫几声，“二位将军，末将是汜水关总兵薛义，拿反叛薛刚捉起来，木笼囚车进京，被高山强盗短劫木笼囚车。二位将军，拿兵马借把我围困高山，拿薛刚再捉住得，

送上京都帝皇城，功劳交二位将军二八分。”

赵太、王平一听，一声冷笑，“哈哈，我把你忘恩负义的薛义，你要捉薛刚，你交我们反格。”吩咐中军官，将忘恩负义薛义捆起来。“是！”肇拿薛义五花大绑，赵太、王平带了薛义上王草山，到了山下吩咐喽兵报，报于薛刚知道，要交薛刚会面。薛刚闻报，迎接赵太、王平来到聚义高厅，就把才间说格一段事情，告诉薛刚，薛刚倒不曾生气，花脸大呆子吴奇生气了。“呸，我把你忘恩负义的薛义，我把你耳朵砍抛啦小半个，放你去逃命，你不去逃命，反而去报信，要你何用。”吴奇来了火，一把拿薛义背起来，像抓小鸡差不多，举过头顶，拿他

格头照准青皮石头一掼。

大红脑子淌鲜血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行好得好终身好，薛义不曾有好收成。

再讲高山多到五千兵马，薛刚说：“不好哇，山上房子太少哇，兵马屯扎不了，如何是好？”李大勇说：“三哥哥，不要紧，走我们王草山向北，大约五十里之遥，有一座高山叫九焰山，九焰山山上有山，山外有山，山套山，山环山，四面悬崖峭壁，当中羊肠小道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入，而且里花有百里平川，可以操兵练将，是藏龙卧虎之地。”薛刚说：“好，我们上九焰山。”花花脸吴奇说呱：“三哥哥，不好去了格，九焰山已经有了大王了，邬氏五位大英雄来下做大王。”“哪邬氏五位大王？”“邬克龙、邬克虎、邬克彪、邬克豹、邬克蛟，来下招兵买马。”薛刚说：“对呱，我们是大王，他们是强盗，大王不好打强盗。”李大勇说：“三哥哥，我们这回打仗啊，要成大事，一定要有好好的军师先生，走堂向南三十里，有个独龙岗，独龙岗上有个独龙庙，独龙庙有个牛鼻子道士，牛鼻子道士名叫徐茂祖，不亚孔明再复生。徐茂祖善晓阴阳八卦，能知过去未来，且熟读兵书。”薛刚说：“好，我们请他做军师先生。”徐茂祖是徐家后代，排起辈份来啊，也是薛刚格哥哥咧。肇薛刚带众位英雄，来到独龙岗，交徐茂祖会面。兄弟会面，正在谈心，看门小道士报得来，“徐先生，徐先生，山门外间来了九焰山邬氏五位大英雄，要求见你徐先生。”徐茂祖说：“慢点，我来算算看，格好交他们会面？”徐茂祖拿金钱八卦课一卜，

弯下腰来拜三拜，哪山哪水总知闻。

徐茂祖哈哈大笑，“大大格吉兆。”吩咐薛刚等众位英雄，屏风后头回避，就是躲起来，吩咐小道士大开山门，拿邬氏五位大王接进去。五位英雄见到徐茂祖，一个一个统统来跪下，徐先生叫了不绝声，口称：“久闻徐先生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相见，三生有幸。徐先生，我们来请你格，请你上九焰山，做军师先生。徐先生，我们不但请你，还要请最大的英雄好汉，三爵主薛刚到我们九焰山上做大王，我们好保他灭武兴唐。”徐茂祖一听，哈哈大笑，“呵，无量天尊，善哉，善哉。薛刚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徐茂祖手一招，薛刚出来格，肇交邬氏五位英雄会面，真正好汉爱好汉，英雄惜英雄。众英雄一见如故，就在庙宇里供起天地纸马，点起纸檀贡香，拜了八拜。

结拜弟兄十二个，胜如同胞一母生。

徐茂祖为大哥，徐大哥，薛刚老二，但是不叫二哥，还叫三哥，叫是叫三哥，实际上是老二。这遭统统上九焰山，一到九焰山，薛刚做了公平大王，坐了第一把金交椅，徐茂祖军师先生坐第二把金交椅，吩咐来高山竖起除暴安良，替天行道，灭武兴唐大旗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囤粮。

不讲薛刚在九焰山上招兵马，再讲房州一段情。

再讲湖广房州，镇守房州大元帅叫张天霸。张天霸是张天佐格堂房兄弟，张天霸就想哇，我家堂房哥哥钝了，干多格兵马，总不曾捉得住小小的薛刚，罢了，等我用一个计策，在房州校场上搭起擂台，我来假冒充薛刚，帮他摆擂，拿真薛刚引得来，拿他捉起来，送上皇城，我好封到高官厚禄。张天霸主意已定，吩咐来房州校场搭起擂台来，擂台搭到三丈六，水晶铺地一字平，上面还挂一副对联，

上联写：拳打南山猛虎；

下联写：足踢北海蛟龙。

横匾写：打尽天下无敌手

摆擂台，摆擂台，真刀真枪两间排，打死人来不要偿命，要怕死格不要上台啊。

湖广房州摆了英雄擂，绿林英雄总知闻。

九焰山有探子，来到九焰山聚义高厅，单腿点地，口称：“三爵主，现在湖广房州又出得一个通城虎薛刚来下摆擂，已经打死不少人。”薛刚一听，那还了得，天下只有我一个通城虎，哪来两个通城虎，对徐茂祖说：“徐大哥，待小弟下山会会假通城虎。”徐茂祖说：“兄弟慢来，慢来，待愚兄替你算算你可好下山。”徐茂祖跟手拿金钱八卦课又拿起来一卜，

弯下腰来拜三拜，哪山哪水总知闻。

徐茂祖说：“兄弟啊，大大吉兆，你赶紧下山。”肇薛刚辞别徐茂祖徐大哥，辞别众英雄，带了吴奇、马赞两个呆哈哈兄弟，弟兄三个打马加鞭，路途催趱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赶到房州一座城。

弟兄三个来到房州城，投宿招商店，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弟兄三个早上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过点心，换过衣襟，内穿短打，外罩英雄大褂。

弟兄三个站起身，擂台早到面前呈。

一望，哎咿喂，看擂台格人多了，无了不了，不晓多少，像照蜂蚂蚁造桥，推不走，轧不开。一歇歇，擂主张天霸上台，对擂台上一撑，拿起来一望，脸上蜡黄，鳗鱼头眼睛，勾丝郎鼻子，络腮胡子钢爿嘴，长了像个鬼。张天霸来擂台上打一个呼郎头揖，“众位英雄，我通城虎薛刚在此摆擂，你们有本事上来打到我薛刚一拳，赏银十两，踢到我通城虎一脚，赏银二十两。

能够拿我三爵主来打败，高官厚禄坐衙门。”

话言未了，常州天宁寺高宝生老和尚，“阿弥陀佛，等我上擂。”这个老和尚为何要上擂？因为老和尚一想，上去打到他一拳，赏到十两银子，踢到一脚跟，赏到二十两银子，三十两银子，我老和尚好发老赫赫财，省用豆腐青菜搭米饭，吃素吃素，饿了干肠瘪肚，我有三十二两银子肇开荤，开荤，养了胖墩墩，而且拿他打败了，我和尚做官，有何不妥，“阿弥陀佛，等我上擂。”张天霸说：“老师傅请啊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对不起噢，擂台太高，我蹦不上去了。”看擂台这些老朋友：“不要坍台了喂，擂台总蹦不上去，还上去打擂。”老和尚说：“你们晓得什么，各有其能，我就是不会登高，能够等我用梯子放下来，爬到擂台上，我癩团劲涨起来人还大煞得格。”看擂人说：“对格，我们要看老和尚癩团劲，快点拿梯子放下来。”肇老和尚一跑一踱，浑身呆肉，爬上擂台。

张天霸双拳一抱，“老师傅，我们还是文比，还是武斗？”老和尚说：“阿弥陀佛，花五杂六我不会，我只会硬钉。”张天霸说：“你格瘟和尚，怎叫硬钉呀？”老和尚说：“怎叫硬钉呀，你撑堂不要动，等我先钉你三捣拳，回头你再钉我老和尚三捣拳，不准喊啊咿喂，喊啊咿喂就为输。”张天霸说：“你格瘟和尚，等我先来钉你三捣拳。”老和尚说：“阿弥陀佛，你外国来格礼啊，坐家欺人，我要先钉你，才算道理。”张天霸一想，你格瘟和尚，“我不怕你，好。”拿衣裳一卸，赤膊皮条，胸口露出宝塔毛，手上总是粒头子肉。张天霸左转三转，右转三转，又用劲涨起来，摆一个金鸡独立，口称：“老和尚你来耶。”众位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老和尚捣拳涨涨劲，用尽生平之力，走上去钩起一捣拳，格一捣拳力道不算小了，大约总来一千多斤哨力，“呼”，拳风拿擂台上纸叶子、草叶子带上来三尺多高。哪晓“叭哒”打到张天霸身上，考较张天霸晃总不曾晃，摆总不曾摆，反而老和尚被一震，“哒”倒退四五步。老和尚拿捣拳钩起来一望，心吓得一荡，哎，捣拳高头皮总钉塌啦得，老和尚一吓，命总没得，第二捣拳八百斤总没得，第三捣拳三百斤总用不上。

三捣拳打上去，张天霸巍巍不动半毫分。

张天霸说：“老和尚，轮到我了。”老和尚半条命总吓啦得，“不得了哇，这个冤家本事好哇，我三捣拳打了他身上像打了生铁高头，他晃总不曾晃动，摆总不曾摆，反而我老和尚手上皮总钉塌啦得，这个冤家块头又大，捣拳像五升斗，我老和尚背不起他楸，就怕被他钩起

一捣拳，一钉，我老和尚眼睛一闭，馋沫一塌喉咙口要断气，人也霉杀得格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。”“囉落”，走擂台高头对下一跳。

学到一个猫儿落地法，逃到一条命残生。

看擂台这些老朋友说：“老和尚癞团劲大了，沿能走擂台高头赖下来格。”老和尚说：“阿弥陀佛，你们晓得什么，我老和尚还骗到三捣拳打打，你们有本事上去骗三捣拳，打把我老和尚望望，我就服帖你。”格些人说：“呵，老和尚刁了，骗到三捣拳打打。”再讲花花脸吴奇说：“你格瘟贼，我家三哥哥也撑了我身边，左一个通城虎，右一个薛刚，呸，就怕是个纸老虎，等我打擂。”花花脸吴奇大褂一卸，短打结束，身子一跃，蹦到擂台，张天霸对他一看，“啊唷，今朝来了个丑鬼，脸上花花绿绿花花。”“呸，你格大花脸，通过姓名。”吴奇说：“你要问我啊，擂台高头站好了，不要拿我名字一报，吓得走擂台高头对下一倒，要怪我不好，我姓大。”“哎咿喂，还有姓大格咧，叫什么？”“叫祖宗，绰号叫大呆子。”张天霸一听，你格冤家，做我大祖宗，请你咧。”钩起来一拳打得来，肇两人对打，拳如流星，足如闪电，向下向上，向左向右，打了二十个回合。

张天霸越打越有力，吴奇久战少精神。

只打得吴奇只有招架之功，没得还手之力，嘴喊“不对。”张天霸钩起一腿，拿吴奇踢飞上去，你们总不晓得飞上去多高，擂台三丈六，飞上去四五丈，总共八九丈，跌下来跌做肉巴巴。格吴奇眼睛一闭，等上阎王家去。

哪晓吴奇命里不该死，来了一个救命人。

哪一个？通城虎薛刚。薛刚一望：哎哟，吴奇被踢上去干高，跌下来有命总没毛，我和他结拜弟兄，我是他的哥哥，我不救他，何人救他？通城虎薛刚游龙劲涨起来，一个旋风跳起三丈六，将吴奇接在手掌心，剩上大半天，吴奇眼睛一睁：“三哥哥，你也上阎王家来了嘎。”薛刚：“呸，要么你上阎王家去，我不曾去，你推板点点，我拿你走鬼门关背家来，我才间跳上去，拿你救下来。”格吴奇脸红，难为情，叫声：“我格三哥哥，

今朝不是我格兄长本事好哇，怎能救到小弟命一条。”

马赞说：“坍台，坍台，没用头东西蹲堂看，等我有用头上擂台。”马赞拿英雄大褂一卸，短打结束，身子一跃，蹦上擂台。张天霸一望，“哟，又来了一个丑鬼，早先来格花花脸，现在来格鸳鸯脸，脸上半个青格半个红格。”“呸，你个丑鬼通过姓名。”马赞说：“你要问我啊，我姓二。”“叫什么？”“叫祖宗，绰号叫二呆子。”张天霸一想，稀奇古怪，倒哪里有许多祖宗，大祖宗、二祖宗，许多呆子，大呆子、二呆子，“请你咧。”一捣拳打得来，马赞也用捣拳交他急架相还，哪晓只打到十个回合，战啊战，马赞战了糊头糊脑冒臭汗，马赞一想，不好了，我要吃败仗，我如果走擂台高头败下去，吴奇哥哥要笑我呱，“啊，我没用头，你有用头，我没用头，还打二十个回合，你有用头只打十个回合，哎呀，难为情呀，比鬼还多两个耳朵，要对烂泥肚里钻，这该如何是好。”哪晓马赞来急难之中，想到一个呆主意。

马赞一想：嗯，我往常打不过人家，我总有绝招，我只要拿头弯下来，钻到这个冤家胯下，拿起来一拱，拿他拱滚下来，我就赢格。马赞主意已定，腰对下一埋，头袅袅准备来，张天霸一看，“你格冤家，用格黑狗钻裆，你当我不晓得。罢了，我不如来个将计就计。”张天霸有意拿腿馒头张张开，应当好了，引他来，马赞呆头踱脑，不知是计啊，也以为有机可趁，张开来格，张开来格，正好马赞弯腰下来，头对前一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张天霸两个腿馒头涨涨劲一夹，拿马赞颈脖子夹住得，你只要想，颈脖子皮总夹塌啦得，拿马赞夹得像鬼叫：“啊哟，不好了格，我气总伸不出来了格。”张天霸背住他格腰带，钩起对上一撂，你们总不晓得撂上去多高，擂台三丈六，又撂上去八九丈，总共十二三丈，这下子跌下来，要跌做肉酱了，哪晓马赞运气好，拿起来对下一伏，软笃笃。大众一听，就不大相信，干高跌下来，腾空怎得

软笃笃格呀？

众位，书中暗表，因为打扫擂台格辰光，拿纸叶子、草叶子、揩揩、乱草背背堆，就堆了离擂台不远，真正叫无巧不成书，马赞无巧不巧对乱草堆子高头一伏，软笃笃，不曾跌得伤。花花脸吴奇走到前间，背背马赞格衣袖，拍拍他格肩头，“兄弟啊，我没用头，你有用头噢？有用头本事究竟不丑哇，打打翻腔，会腾空上天，不舒服，乱草堆子打一个老赫赫埋伏。”马赞说：“不要笑人了喂，不要笑人。”吴奇说：“马赞兄弟，我倒不是笑你咧，打不过么就打不过，格犯着弄头钻到人家胯下去，可嫌晦气，这要短寿咯，颈脖子格被夹坏了格。”两个老朋友走到薛刚面前，“三哥哥，我们两人是没用头，你哪里又是没用头，你哪怕上去钉他两捣拳，等我们两人好叹拉口气。”薛刚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少要担心，休要害怕，待愚兄上擂台代你们伸冤报仇罢了。”薛刚英雄大褂一卸，短打结束，一阵旋风，飞上擂台。张天霸对他一看，吓得浑身放汗，只见薛刚身材魁梧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不战自威。张天霸有点慑他格，双拳一抱：“请问英雄，尊姓大名。”薛刚想：不好报真名字，我来报假名字。薛刚说：“你要问我，在下免贵姓樊，单名樊刚。”他不跟父姓薛，跟母亲姓，叫樊刚。张天霸能信他了，“哎哟，樊将军，你姓樊，我姓薛，你叫樊刚，我叫薛刚，我们两个刚来比武。”薛刚又想：你格瘟贼，我才是真薛刚。肇真假薛刚对打，小红拳打到大红拳，大红拳打到百零八套金钢拳，拳如流星，足如闪电，打到四十回合、八十照面。

薛刚越打越有力，张天霸久战少精神。

只打得张天霸只有招架之功，没得还手之力，嘴喊“不对”，被薛刚一个扫荡腿，打滚下去格，仰面朝天，朝擂台上一困，薛刚一个箭步走到前间，拿脚对张天霸心口头一踩。张天霸害怕了，捧住薛刚格大腿求饶了，叫声：“樊将军哎，

猎户不打笼中鸟，将军不杀败阵兵。

高抬贵手饶饶我，一重恩报九重恩。”

薛刚说：“呸，你格冤家原来是个怕死鬼，要我饶你命可以，你要拿你格真名真姓报出来，来堂打擂格目的讲出来，说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我饶你狗命。

若有半个字说不清哎，我铁拳定当不留情。”

张天霸来生死关头，不敢说假话，“樊将军啊，我不是薛刚，我是镇守房州大元帅张天霸，我冒充薛刚来堂摆擂台。樊将军，你只要饶我一命，等我继续摆擂，拿真薛刚引得来，拿通城虎薛刚捉起来。

送上京都帝皇城，功劳交你对成分。”

薛刚听见这一声，暗里花要笑了肚里疼。

薛刚一想：你格冤家，也拿我捉住得，功劳交我分。“你格冤家，你眼睛睁睁大，对我望清，

通城虎薛刚就是我，也是樊姓的后代根。”

张天霸仔细一望，心吓得一荡，哎呀，不曾在意啊，原来就是黑三爷通城虎薛刚，“不好了格，

我假冒薛刚罪孽深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”

薛刚说：“嘟，我把你张天霸还拿我捉住得，功劳交我分，我来帮你格冤家分分差不多。

我做你娘舅并表叔，帮你格冤家把家分。”

通城虎薛刚用两个手抓住张天霸两个脚，牙齿一咬，运动神功，涨涨劲，一撕，“哗啦”两半个，一样大，五肺六脏对杠一荡，不歪不欠，像杀猪匠开片，一撂拿肚肠撂出去。哪晓得擂台底落啊，一个老朋友顶欢喜看稀奇，脚踮起来，颈脖子伸多长，头伸了得杠看，曾在意，肚

肠对他颈脖子里一缠，鬼毛病总吓出来。

老朋友吓做抖擞病啊，寒热毛病上了身。

再讲武国公马登跳上擂台，一把拿薛刚来抱住，兄弟叫了两三声，“兄弟啊，你立得大功哇，这张天霸掌握兵权，监督我们交庐陵王格行踪，我们点点烛来烧烧香啊，恶霸早死一天就好一天。兄弟，庐陵王不记你格仇哇，天天要盼望你了，快点跟我上银銮宝殿，去见小主千岁。”

搀了薛刚站起身，银銮宝殿面前呈。

通城虎薛刚跟随马登来到银銮宝殿，见到庐陵王李显。薛刚推金山，倒玉柱，双膝跪在银銮殿上，小主千岁口内称。“小主千岁，罪臣薛刚见驾请罪。”庐陵王李显步下银銮宝殿，御手相搀，口称：“薛爱卿，薛爱卿，你何罪之有？孤家要灭武兴唐，你是我中流砥柱，孤家封你一封。

薛爱卿前来听封赠，兵马大元帅你当身。

孤家命你统领湖广房州和九焰山两处兵马，反上京都皇城。薛刚说：“千岁，万万不能，你湖广房州只该十万兵马，我九焰山只该两万喽兵，十二万兵马，要想反上京都皇城，如同鸡蛋对石头高头碰，谈何容易。千岁，不如这样子：想当初，我的父亲、母亲征西，我母亲交西凉正宫娘娘结拜姊妹，等我到西凉六国借他百万兵和马，好反上京都帝皇城。”庐陵王李显一听，果然相信，“薛爱卿，讲得在理，孤家依你。”肇薛刚来房州蹲了三天，到第四天，辞别小主庐陵王，辞别哥哥马登，带了吴奇、马赞弟兄三个。

打马加鞭动身走哇，直奔西凉一座城。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界牌关到面前呈。

界牌关就是我们中原啊交边邦交界格地方，过了界牌关，是八百里瀚海。何谓八百里瀚海？沙漠。哎哟，薛刚弟兄三个哇，带了水袋，好不容易啊，艰难步行，

过了八百里瀚海往前行，青龙山到面前呈。

一走走到青龙山，薛刚运气不通，连人带马“嘭叮咙叮咚”对陷马坑里一攻，吴奇、马赞正要去背他，“吭啷”一榔锣响，几百个喽兵到了格，打仗格打仗，挠钩铁索格拿挠钩铁索，把薛刚捉得来，带上高山。吴奇、马赞一想：不得了哇，三哥哥被捉上高山，对上杀嘎，罢了，罢了了格，

我们情愿拼拉两条残生命格，要救到三哥哥一个人。

哪晓吴奇、马赞放命对山上冲，山上喽兵箭如飞蝗射得来，檑木滚石滚下来，吴奇、马赞攻不上去，攻了糊头糊脑是汗，退到树林休息，正来下休息，“哗”松林深处一阵虎风，跳出一只斑斓猛虎。这个斑斓猛虎哇，头像笆斗，腰像箩口，尾子像扫帚，脚像伐树锄头，眨眼铜铃，像要吃人。一阵虎风，走半空中一扑扑得来，吴奇一吓，命总没得，对旁边间一滚，马赞格本事好，拿起个斧头来，一个飞步，对老虎背上一坐，就拿斧头到它头上“啪啪啪”，连斩八九斧，

老虎跌在尘埃地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弟兄两个欢喜了，不要问，打杀一个老虎，老虎剥剥，皮好卖钱，老虎肉好吃格。正在此时，马贯锣铃，“吭啷”冲出一彪人马，为首两个小男孩，大概十一二岁，“喂，你们两个丑鬼，胆倒不小，拿我家养格老虎总打杀得。

你打死我家家虎哦该有罪，你是违条犯法人。”

吴奇说：“你格小蛮子说蛮话，还有哪家养老虎咧？”“啊，这个老虎就是我家养格，我家养一雄一雌两个老虎，现在拿雌老虎打杀得，雄老虎不要躁杀得，要赔，要赔！”吴奇说：“你格小朋友，不要说蛮话，说蛮话我请你。”“还请我了呀。”两个小朋友拿宝剑背出来，交吴奇

马赞打起来格，打了四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哪晓得小朋友带得来格家将围上来，挠钩铁索绊得来，吴奇马赞只顾上三路，不顾下三路，打马就一绊，“扑通”。

二位英雄跌倒尘埃地唉，果比黄连苦三分。

两个小孩子哈哈大笑，“呵，你们两个丑鬼被捉住得格。”吩咐家将们，拿他们捆起来。肇拿他们捆做稻种包，两个家将合抬一个，四个家将合抬两个，用杠子穿起来抬。

抬了吴奇马赞动身走哇，锁阳城至面前呈。

众位，这十一二岁格男孩是哪个咧，书中暗表，不是旁人，就是薛刚格侄儿，也就是薛猛格儿子薛云薛斗双胞胎，送到锁阳城窦一虎薛金莲家里去已经长到十一二岁，已经学得文武全才，所以啊，拿吴奇、马赞捉得去格。

他们回到锁阳城，薛云、薛斗报于窦一虎知道，“舅姥姥，捉到两个蛮子啊，他们打死我家格老虎。”窦一虎吩咐拿两个蛮子带上银銮宝殿。

窦一虎：“嘟，你们两个奸细，胆倒不小，奉何人之令，来刺探我锁阳城的军情。”吴奇马赞一听，哎呀原来这里是锁阳城，提到锁阳城我们清爽呱，薛刚格姑父就是锁阳王窦一虎，两人偷眼一望，哎喂，当真一个王爷，人没得三尺，“你这一位王爷，你是不是窦一虎窦王爷？”窦一虎：“正是本王。”吴奇、马赞双双来跪下，姑父叫啦两三声。锁阳王窦一虎说：“你们这两人倒有趣，我又不认得你，你又不认得我，腾腾空怎叫我姑父格。”吴奇说呱：“怎不叫你姑父啊？我叫吴奇，这个兄弟叫马赞，我们交通城虎薛刚结拜生死弟兄，薛刚是我们格哥哥，薛刚可是叫你姑父，格我们不也要叫你姑父啊？”“哎哟，原来是贤侄，提到我的内侄，薛刚哪里去了？”吴奇、马赞听见了这一声哎，止不住格虎目就泪纷纷，“哎呀，姑父，三哥哥跌得陷马坑里，被青龙山强盗捉得去格。”

窦一虎听见这一声，躁到死去又还魂。

“不得了噢，被捉到青龙山不知生死如何？”正此时，守门官报得来，“王爷，有青龙山寨主陈堂，带通城虎薛刚来见你。”众位，书中暗表，薛刚被捉到青龙山，青龙山格大王不是旁人，是薛刚父亲第二个夫人陈金定家远房侄子，叫陈堂，所以交薛刚会了面啊，拿薛刚送到锁阳城，简单说说，薛刚来到银銮宝殿之上，双膝来跪下，姑父连连口内称。窦一虎走到前间勾起两个耳刮子，“内侄，你绞七廿三，你踢死太子，惊崩圣驾，引起武则天篡位，你满门抄斩事小，

你一脚踢翻老皇驾，你是千古大罪人。”

薛刚说：“姑父啊，冤枉啊冤枉。”肇就拿正月半看花灯，遇到花花公子张宝抢小姐，追赶张宝追到御灯棚，踢死太子，吓跌得圣驾，逃出皇城 卧虎山招亲，湖广房州打擂，到西凉借兵这些事情，怎样怎样告诉窦一虎。窦一虎一听，“内侄，我错怪你。”拿他带到暖阁高楼见到薛金莲。薛刚忙行礼，姑母叫拉两三声。薛金莲搂头一把拿薛刚紧紧来抱住，悲喜交集泪纷纷，哭声：“我格嫡嫡亲亲格内侄，

总以为我们姑侄两个今生今世再也会不到了，哪晓格枯木又逢春。

可怜了，我薛家被满门抄斩，死了委该冤枉很，
要到何年何月好把冤伸。”

薛刚说：“姑母，不必悲泪，我不是上你们堂来躲难呱，我经过你们堂，要到西凉六国借兵。姑母哇，等我到西凉六国借到百万兵和马，反上京都帝皇城，

拿奸党一个一个来捉住，血海冤仇总得伸。”

窦一虎：“内侄，你有用头，你要到西凉借兵，我告诉你噢，西凉国现在改名叫新唐国，新唐国有两个大王、两个狼主，大狼主罗克邪、二狼主罗克汗，特别二狼主罗克汗啊，武艺高强，交你家姑父我有交情格，姑父这里写一封书信，内侄你带了身边，要到适当格时候，

你拿书信交把二王罗克汗，就可以借到兵马。”薛刚说：“多谢姑父。”肇薛刚来锁阳城过了几天，带了书信，拜别姑父姑母，带了吴奇、马赞继续向西，走过寒江关、青龙关、朱雀关、玄武关，

一关一关往前走，白虎关到面前呈。

白虎关外有个白虎山，白虎山有个白虎岭，白虎岭上有个白虎庙，但是那个时候不叫白虎庙，改了名字叫忠臣祠，为何？因为当初薛仁贵来自虎岭白虎庙被儿子薛丁山一穿云箭射杀得格，所以皇上就拿这个白虎庙改成忠臣祠，庙宇里立了薛仁贵的神像。当初薛仁贵有一个结拜弟兄叫周清，交薛仁贵交情过密，不愿意回转，就来白虎庙出家做了和尚。薛刚一想呀，白虎庙现在叫忠臣祠，我家祖父格神像来上，我要去祭奠祭奠。

弟兄三个站起身，白虎庙到面前呈。

简单说说，薛刚进了白虎庙，也就是忠臣祠啊，见到老和尚周清。薛刚双膝来跪下，祖父叫了两三声，因为周清交薛仁贵结拜弟兄，所以薛刚尊他祖父。周清一看，薛刚魁梧身材，一把搀起，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孙孙，孙孙，免礼，免礼。孙孙啊，你块头长了大了，总说当初你家祖父薛仁贵格块头大，你还比他高小半个头。孙孙，当初你家祖父薛仁贵，留下几件宝贝来堂，一把震天弓、三支穿云箭，孙孙，你只要有这个本事啊，能够开动震天弓，我就做主把震天弓、穿云箭就送把你。”薛刚说：“我倒来试试果开动。”震天弓挂在墙上，薛刚双膝跪下来，对震天弓磕三个响头，表示对祖父尊敬，震天弓拿下来一望，震天弓，铜把子，铁梢子，弓弦是野鹿筋做格，有两个大拇指头能粗。格种震天弓啊，没得千斤哨力，不要想开动。薛刚丁字步子站起来，左手如推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孩，“咯吱”，弓开满月，连开三次，面不改色心不跳。周清老和尚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孙孙，你真乃神力，

总说当初你格祖父薛仁贵格神力大，孙孙还要胜几分。

好，我做主，震天弓、穿云箭就送把你。”所以通城虎薛刚得到震天弓、穿云箭，来到祖父神像面前，三牲祭礼供起来，白钱纸灼化，通城虎薛刚烧香、点点烛，双膝跪下来头直凿，薛刚双膝来跪下，祖父大人口内称，叫声：“我格祖父大人哎，

你在则为人啊，死则为灵啊，有灵有感，阴灵何在？

今朝你格孙孙来祭奠你，祖父阴灵可知闻？

祖父大人哎，你家孙孙要到西凉去借兵啊，你格阴灵要跟我紧随身。

大人哎，你阴灵保佑我薛刚借到百万兵，我薛家冤仇才理得清。”

薛刚大哭一场，强忍悲泪，辞别周清老和尚，带了吴奇、马赞继续向西。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十里荒山面前呈。

一走走到十里荒山，只听个头马挂铃吭唧唧吭唧唧，两匹战马如飞过来。望见头一匹枣红马上坐一位绝色美女，伏鞍而逃，后间格花斑豹上坐一个丑陋八怪格番将，手拿六角铜锤紧追不舍。薛刚就想哇：荒野之地，这个丑陋八怪格强盗追小姐，不是好人，路见不平，要拔刀相助。薛刚主意已定，抬腿“呛啷”，得胜钩鸟饰环将个一根丈八点钢枪摘到手中，冲锋向前，让过女将，拦住番将。格番狗执指一指：“你格黑鬼，来吵我的美事，我来请你咧。”就拿六角铜锤举过头顶，用尽生平之力，对准薛刚格天灵盖，“看锤！”盖马一锤打得来。通城虎薛刚不敢怠慢，抓住丈八点钢枪两头，走底落对上，来个横担铁门栓，海底捞月，一挡“叭”，枪锤相碰，火光四溅，两匹宝马嘘溜溜暴叫，各自后退二十多步。番将想：啊呀喂，这个黑大个武艺高强。薛刚一想：啊喂，这个番狗本事不小。肇两人对打，锤碰枪，藏藏响，枪碰锤，冒火星。

一打秦王三跳涧，二打鲤鱼跳龙门。

三打猛虎把山下，四打黄龙大翻身。

五打乌龙朝天吼，六出祁山又上升。
七擒孟获往下杀，八仙归洞怕坏人。
九打九龙摆八卦，十面埋伏打完成。
又打鳗鱼过坝，越打越怕，打到二十个回合，四十照面。

薛刚越打越有力，番狗久战有精神。

一个八两，一个半斤，秤钩遇到枣核钉。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，胜败不分。薛刚一想：这个番狗好厉害，我没许多力气交你打，我来用一个绝招，枪里加鞭要你格命。这个时候两匹马打了对头，通城虎薛刚，“扑楞”丈八点钢枪交于左手，拿左手枪尖对好了外国人格鼻子尖，薛刚大喝一声，“看枪”。一枪戳得来，外国人“啊喂”，枪要戳我鼻子尖，拿格六角铜锤去挡枪，曾在意薛刚腾出右手，从后背虎皮囊中抽出一支十三节水磨竹节钢鞭，钩起来一鞭。众位，薛刚这一鞭叫枪里加鞭，快如闪电，猛如蛟龙出水，是薛刚格绝招，所以外国人防了他格枪，就不曾防他格鞭。格一鞭你晓打了外国人哪里？打了后背护心镜，只听“叭”一声响亮，护心镜是打得粉碎，外国人后背二尺多长，半寸多高肿起来，心口头发热，嗓子发咸，“喔”一口鲜血吐出来，在马上摇了三摇，摆了三摆，差点儿摔下马来。

打马加鞭逃了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不讲番狗逃走，再讲格绝色美女。见薛刚拿番狗打溜走，救了她么，拿马带过来，滚鞍下马，走到薛刚面前，双膝跪下，恩公叫拉两三声。

多谢恩公来搭救，黄沙盖面不忘恩。

薛刚说：“你这位小姐，不须客气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我们男子汉大丈夫份内之事，不要客气。请问你这位小姐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为何来这个山上落难？”这个绝色美女说呱：“恩公，我就住堂新唐国王宫内，我家父王罗克邪，我家王叔罗克汗，我就叫罗素梅，人家总叫我披霞公主。我也有武艺格，文武全才哩，今朝带领宫娥彩女上山打猎，遇到这个山强盗额环奴，见我长了漂亮，要想谋占我，我交他交战，不是对手，所以好了你搭救。”“啊呀，原来是公主娘娘，失敬失敬。”公主娘娘问了：“请问你这位将军，是哪一个国家格？姓甚名谁？到我们西凉来有何贵干？”薛刚一想：我不好报真名字，我来报假名字，“公主娘娘，我家住大邦中原，我姓樊，叫樊刚，我到你们外国来贩珍珠八宝格。”“哦，原来是生意人。”哪晓披霞公主偷眼对薛刚一看，只见薛刚英雄气概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方面大耳，就是长了黑点，但是黑得不难看，黑中透亮，亮中放光，黑得好看格，而且武艺高强，心肠坦荡。披霞公主就想哇：我十八岁了，还不曾有门当户对，

我只要能够交这个樊将军哦结秦晋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但是披霞公主又想了：我哪好意思说格，总不见得说，樊将军啊，你漂亮了，好看了，爱交你了，欢喜你了，要跟你了，要把你了，不难为情啊，等你回头要瞧不起我，要说我老脸皮，贴烂膏药贴把你。所以披霞公主望住薛刚发了呆，要想说明就口难开，啊呀，这，这，如何是好？披霞公主一想：有了，我有个镇国之宝，黄金宝剑，我不如弄这个宝剑送把他，送宝剑为名，暗托终身是真情。披霞公主随手从身边拿出一口宝剑。这一口宝剑八寸多长，上头十三颗宝石来上，夺人眼睛。披霞公主拿黄金宝剑举过头顶，口称：“樊将军，多谢你救我一命，我无以报答，这个镇国之宝黄金宝剑送把你樊将军，望将军笑纳。”一面说嘎，两个眼睛望好了薛刚，秋波脉脉传情，通城虎薛刚不是个呆子啊，聪明人，对披霞公主一相，呀，公主娘娘送宝剑总是假，暗托终身是真情。拿起来对披霞公主一看，只见披霞公主小伙子漂亮了，闭月羞花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。

只说莺英小姐美，披霞还要胜几分。

但是薛刚又想：我是来借兵格，不是来招亲格，再一个，我来卧虎山交莺英小姐夫妻恩

爱有加，

我假使交披霞公主再相亲，对不起纪鸾英小姐女千金。

所以薛刚说：“公主娘娘，你这是镇国之宝，我不能要，也不好要，你赶紧收起来。”披霞公主没办法，脸红，拿宝剑收起来，披霞公主交薛刚分别动身。可怜披霞公主还是恋恋不舍，马跑慢了，马跑一步，要回过来对薛刚望三下子。不讲披霞公主走了，再讲两个呆哈哈吴奇、马赞说：“三哥哥啊，我们大呆子、二呆子，你可保三呆子，才间格小姐多体面，而且千娇百媚，对你望好了，要送宝剑把你，你不要，你呆了扎制咧。”薛刚说：“二位贤弟，休得啰嗦，我们是来借兵，不是来招亲。”肇弟兄三个动身。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新唐国到面前呈。

一进进了新唐国街上，投宿招商店。吴奇、马赞出去买东西，家来说格：“三哥哥，现在外头贴告示啊，新唐国要比武招驸马了。”众位，新唐国为何要比武招驸马？因为披霞公主回转王宫内，大王罗克邪对二王罗克汗说：“御弟，我家王女披霞十八岁了，最好替她招一个驸马。”二王罗克汗说：“王兄啊，王侄女格婚姻大事哦，对不起，我要做嘎八成格主，因为明年春上，西凉六个国家要到我们新唐国来比武争盟主，我们新唐国现在没得好本事，最好我们贴王榜、开武考，哪个武艺最好，就招做驸马，将来好争盟主。”“嗯，不错。”所以啊新唐国贴王榜比武招驸马。薛刚一听：“兄弟，我们是来借兵，不是来招亲，不要去管闲事。”吴奇、马赞说：“三哥哥，我们倒不是说你咧，外国人招亲，你哪一辈子看过嘎，我们去看看，也是好格呢。”薛刚一听：“说得在理，一面依你。”一到到个天子，弟兄三个进了御校场，哪晓格天子比武开选，才上来有杨凡家侄儿杨发青，本事好了，身坐青鬃马，手拿板门刀，武艺高强，接连打败三位英雄好汉。因为有规定，打败五个英雄好汉就可以得中招驸马，杨发青来马上说大话了哇：“各位英雄，不是我杨发青说大话，我杨家刀法是盖世无双，想当初我的叔父杨凡，来自虎岭白虎庙交南蛮子大元帅薛仁贵交战，薛仁贵南蛮子也不是我家叔父杨凡的对手，一刀就被我家叔父杀死在白虎庙。”

薛刚听见这一声，气到死去又还魂。

薛刚一想：你格杨发青说大话，说我家祖父不是你家叔父的对手，“呸，我来请你咧。”薛刚催马向前，手拿点钢枪，交杨发青交战起来。杨发青用板门刀，薛刚用点钢枪，刀碰枪，藏藏响，枪碰刀，冒火星，二马盘缠，杀在一起。

四条膀臂分上下，八只马蹄定输赢。

走马冲锋四十回合，

杨发青越杀越有力，薛刚久战少精神。

因为杨发青格马又高，刀又沉，薛刚要弄枪伸到头上去交他交战，叫人无过头之力，所以薛刚打不过他。薛刚一想：呸，番狗厉害咧，我打不过他，罢了，我不能力敌，我要智取，我不如弄回马枪结果他的性命。薛刚主意已定，打马就逃，杨发青说：“你格冤家，哪里逃？”杨发青打马加鞭，紧追不舍，哪晓薛刚有意拿马放慢了，杨发青追了马头接马尾，就拿个板门大刀抬起来啊，一个拦腰斩玉带杀得来。众位，个种板门刀锋毛丝快，一碰就要两段，但是通城虎薛刚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耳听脑后刀风一到，跟手着躁，一个马上金扳铁过桥。何谓马上金扳铁过桥？仰面朝天，对马鞍子高头一困“呼”！好危险，刀锋走薛刚鼻子尖高头过去，鼻头高头汗毛光拉不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薛刚走马高头傲过来，回马一枪。众位，这回马枪是薛刚的绝招，快如闪电，猛如蛟龙出水，前把一沉，后把一翘，“叭”，枪花小盘篮能大，外国人格眼睛看花了格，眼睛头几千支枪头晃动，就不晓弄刀去挡哪一支枪头，结果被薛刚一枪，戳得哪里，戳得格大腿。薛刚格点钢枪全长一丈八尺，枪刃一尺八寸，像小宝剑，枪头子四指宽，像鸭子嘴，有两根血槽，对杨发青大腿一捣，“噗”，血从两根血槽淌出来。杨

发青：“啊呀呀呀，痛死吾了。”

打马加鞭逃了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薛刚一想：杨发青被我打败了，“哎呀，我打败人要招亲嘛，我是来借兵，我不是来招亲，这如何是好，罢了，如再一人上来，哪怕没用头人上来，我假意吃败仗么，就不用招亲了。”

哪晓薛刚来杠想心事啊，披霞公主就看分明。

披霞公主早先看见杨发青武艺好，心里发躁了，因为杨发青长了难看，青面獠牙，血盆大口，后来看见薛刚拿杨发青打败了，欢喜，她不晓得叫薛刚，只晓得是樊刚樊将军救她命格，早先交杨发青交战，人如猛虎，马似蛟龙，现在怎垂头丧气啊，莫非他不愿招亲，披霞公主对二王罗克汗说：“王叔，那一位小将军就是救我命格，我要交他会面咧。”哪晓二王也欢喜薛刚，因为早先看见杨发青虽然武艺高强，但长相难看，看见薛刚魁梧身材，“王侄女，你请便啊。”披霞公主带马来到校场中心，走到前间忙行礼，樊将军叫拉两三声。薛刚赶紧回礼：“公主娘娘，小将有礼。”公主说：“樊将军，我果可以交你比试比试。”薛刚说：“可以。”“樊将军，我们不骑马，用步战，比剑法格好。”“可以。”肇两人从马高头下来，各自拿宝剑抽出来。二王罗克汗走到前间：“樊将军，你交我王侄女比剑法，我有个要求，第一，只准你胜，不准你败；第二，不准伤到我家王侄女一根汗毛，伤了一根汗毛，你总不得了。”薛刚一想：这倒难咧，不准挨到她，还又不准我吃败仗。”肇两人开始比武了，战战战战，披霞公主一剑，拿薛刚格帽子挑抛下来，披霞公主哈哈大笑，“樊将军，你输了。”二王罗克汗走到前间：“王侄女啊，你也好意思说旁人输来，你倒到耳朵高头摸摸看，你格耳环不晓什么辰光，被樊将军挑抛啦得格。”“啊喂，”披霞公主一摸，大惊失色，果不其然，金耳环被挑抛啦得。二王罗克汗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拿薛刚带到银銮宝殿，见到大王罗克邪。大王罗克邪也不问他姓名不姓名，就封他一封，

樊将军前来听封赠，东床驸马你当身。

拣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当日，今朝拜堂今朝顶顶好。前宫后宫，挂灯结彩，黄昏戌时，薛刚交披霞公主拜过天和地，鸳鸯宫中去安身。

一到鸳鸯宫中，薛刚对下一坐，心里就难过，我是来借兵，不是来招亲。再一个，我来卧虎高山交莺英小姐成婚配对，我们夫妻恩爱，现在又不知生死存亡，如果交公主娘娘成亲，又对不起我格莺英小姐哇女千金。可怜了，

通城虎薛刚想到伤心处，止不住虎目泪纷纷。

披霞公主一望，哎呀，我家驸马公洞房花烛应该欢欢喜喜，为何悲泪啼哭，“驸马公，洞房花烛夜，是人一生当中最快乐格事情，你为何不欢喜，为何虎目掉泪？我们是夫妻道理了，拿真心话告诉我听听。”薛刚一想啊，不犯着再瞒她了，随手双膝来跪下，公主娘娘叫几声，“公主娘娘，我不姓樊，我姓薛，我叫薛刚。”肇就怎样怎样统统告诉披霞公主，披霞公主一听，“呀，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忠臣后代三爵主，

我今朝得配你三爵主哦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”

薛刚说：“公主娘娘啊，我已经有了一个妻了，来我们中原卧虎山，我交莺英小姐已经成婚对，夫妻恩爱得很，而且纪莺英已经有怀孕在身。”披霞公主说：“三爵主，那有什么关系，你们男子汉大丈夫，三妻四妾作兴格。不要讲两个，三个四个，我总不多心。”

纪莺英小姐么做你格正，披霞公主做你二夫人。”

薛刚一听，转忧为喜，披霞公主金枝玉叶，愿做二夫人倒也难得。这遭夫妻用过交杯酒，做格同床共枕人。

青春公子少年女，讲讲说说如一人。

一夜夫妻百夜恩，姻缘结得海能深。

一到第二天天明，披霞公主就拿这个情况如此如此，告诉了大王罗克邪交二王罗克汗。大王罗克邪、二王罗克汗一听啊，既是中原赫赫有名的三爵主薛刚，则就更加欢喜，而且为他不丑，办羊羔美酒，吃吃酒，薛刚站起来，走到二王面前，双膝对下一跪，“王叔，我家姑父有一封书信要带把你格。”肇拿书信摸出来，交把二王罗克汗。罗克汗拿书信一看，“哎呀，三爵主，要叫我们借兵把你反上你们中原皇城，我们新唐国统统只该三十万兵马，顶多借十五万把你，十五万兵马要想反上你们中原皇城，如同鸡蛋对石头高头碰，碰不得啊。”

薛刚听见这一声啊，躁到死去又还魂。

“不好了格，我千里迢迢来借兵啊，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”二王罗克汗说：“驸马，不必悲泪，我这里有一计，你蹲堂等，等到明年春上，我们西凉六个国家，要到我们新唐国来比武争盟主，以你驸马三爵主格武艺来看，你的武艺可能盖过六国，如果能够校场得魁，争到盟主，六个国家借兵马把你。

六国借出百万兵和马，反上京都帝皇城。”

这遭薛刚蹲下来等了，个么有书则长，无书则短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一到到了第二年，六个国家总来了格。哪些国家？大宛国、鄯善国、黑水国、新罗国，还有西夏国。特别大宛国最厉害，大宛国大王金克瓦杜、二王金克瓦弓，还有大帅马祥，还有副帅铁臂豹，特别铁臂豹是六个国家的大力士，还带了两个东西来，带了一部铁车，一面铁旗。一到到了新唐国，大宛国就提议了哇：“先来比力气，先来比推铁车。”众位，格一部铁车咧，是生铁造起来格，有多大？将古比今，我们现在靖江也有了呱，过歇靖江没得，就相当于现在格小火车，生铁浇格，二十四个铁轮子。这部铁车要多大力气才推动，不拉泡，足足要有一千多斤哨力才推动。铁臂豹厉害咧，赤膊皮条，拿格铁车来校场上推了汗暴雨淋，只推动半圈。薛刚说：“我果可以来推铁车呀？”众位王爷说：“可以。因为你是新唐国格驸马，完全有资格。”薛刚站到铁车面前就想哇，这部铁车生铁造格干大，我晓得果推动，我如果推不动铁车啊，我就借不到兵马，我如果推不动，我就撞煞在铁车上。哪晓薛刚一推，还好，推动格。肇薛刚拿铁车推了转螺螺，头一圈慢慢点跑，第二圈稍微快点，第三圈开虎跳，推到第三圈结束，薛刚身子对下一顿，手对前一摵，铁车吱唧吱唧滑出去有二十四步。各国王子、各国将军来看见，称赞薛刚有才能。铁臂豹说：“不算，不算，扛铁旗。”个一面铁旗啊，是生铁浇格。铁杆子有多粗？两人对抱才抱得过来，有多高，三丈六尺高，对校场一竖，对下一陷，陷下去半丈。铁臂豹弄肩膀扛了铁杆子高头，用尽生平之力，一扛，“轰”铁旗杆倒下来格。哪晓铁臂豹用力过猛，对下一滑，拿鼻头撞了个生铁杆子高头，鼻头总撞豁啦得，沙鼻头。

一班将军来看看，暗里下笑了肚里疼。

薛刚说：“果可以等我来扛扛个铁旗啊？”“可以。因为你是驸马。”肇一百二十个大块头弄六十根棕绳，背住铁旗过头，喊齐声号子，“一、二、三”，背站起来。薛刚站到铁旗面前就想了：我来少华山跟我的师父房玄龄学习武艺，我家师傅教我大力金刚掌，我还未曾用过，我倒来试试看。薛刚运动神功，大力金刚掌神功运到手掌上，走去响起一掌，“叭”，

拿铁旗打倒成三段，吓坏校场许多人。

校场上欢声雷动，掌声阵阵，“啊咿喂，好本事，好本事。”大宛国大帅马祥说：“不算不算，光有蛮力不中用，要有武艺，要有巧力。我们来射箭，要能够百步穿杨。”肇吩咐拿金钱板吊起来，何谓金钱板？实骨子就是一块木头板板。多大？大约二尺见方，这木板正中有个小眼。这小眼有多大？干干一支箭好马马虎虎嵌进去。弄红绿绳挂起来，啊喂，大帅马祥本事好了，打马加鞭，一马三箭，“嗖嗖嗖”，来了一个百步穿杨。薛刚说：“格准许我来射箭？”“可以，我们就欢喜看你，你才间推铁车、推铁旗有趣相咧。”薛刚说：“他射格百步穿杨，我

来射一个新鲜花头，我来射一个天鹅下蛋。”马祥说：“绞七廿三，兵书高头只有百步穿杨，哪块来格天鹅下蛋？”薛刚说：“我这个天鹅下蛋，比你格本事好哇。喏，弄我第一箭，要中到这个金钱板中心金钱眼，这个叫单凤寻窠。我第一支箭轧进去一半，还不曾得出来，第二支箭要接上去，也对眼里一钉，两支箭不得前进不得后退，这支箭就叫双凤寻窠。我第三支箭不对金钱眼射，要对上射，要拿吊金钱板格红绿绳铲断了，三支箭连同这个金钱板对下一忒，下一个蛋，叫天鹅下蛋。”“啊咿喂，格你格本事还要好。”肇薛刚对马上一坐，拿马打飞起来，拿马打了离金钱板二百四十步。众位，随你多好格本事啊，过去只能射一百二十步，但是薛刚用格弓交箭与一般格人不同，他是用震天弓、穿云箭，射程特别远。离二百四十步，薛刚“扑楞”，震天弓操到手中，三支穿云箭挂起来格，“嗖嗖嗖”连珠三箭，三支箭果不其然来个天鹅下蛋，三支箭连同金钱板对下一忒。众位英雄说：“佩服佩服，真正新唐国格驸马武艺高强。”特别鄯善国小将单飞龙白袍小将最佩服，“啊哟，你格本事委该好，我愿意交你结拜弟兄。”肇六个国家将军元帅总交薛刚拜了弟兄，

结拜弟兄几十个哇，胜如同胞一母生。

肇薛刚办酒款待一班结义兄弟，薛刚摆本事了，左手托千斤石狮，右手拿酒壶，一转酒敬过来，面不改色心不跳。肇薛刚就打一个呼榔头揖，“各位王子、各位王爷、各位哥哥、各位兄弟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是通城虎薛刚，我家冤沉底海，我请求你们借兵马把我，反上皇城，好为我的父母伸冤报仇。”六个国家元帅将军说：“那有何不可，我们交你结拜弟兄格，你格冤仇就是我们格。”肇六个国家拼凑，大国家借三十万，小国家借二十万，顶小格借十万，总共拼凑起来有一百万兵马。这一百万兵马要有一个领兵总元帅啊，这个总元帅咧要符合两个条件，一要武艺高强，二要兵书决策熟读。结果薛刚格武艺咧人人佩服，再薛刚又拿中原格孙子兵法说得头头是道。肇六个国家元帅将军佩服，公推薛刚为六国兵马总元帅，推二王罗克汗为总格开路先锋，推披霞公主为总格解粮官。肇薛刚做了六国兵马总元帅，登台拜帅，择过吉日，三牲祭礼祭过帅旗，发鼓三通，

顿升三个狼烟炮，百万兵马上路行。

马下兵，马上将，川流不息，

狼烟炮，一声响，地动神惊。

兵丁总穿金盔金甲、银盔银甲、铜盔铜甲、铁盔铁甲、黑漆抹揭，像锅底菩萨。前后护心镜，炮火轰不进。马点胭脂桃花马、金鬃马、银鬃马、白龙驹，枪用鸡嘴枪、鸭嘴枪、金杆枪、银杆枪、梅花五子枪、八宝驼龙枪，枪放寒光。旗分五色旗、飞龙旗、飞凤旗、飞虎旗、飞彪旗、飞豹旗、三十六天罡旗、七十二地煞旗，还有一对三军大堂旗。上写斗大的“薛”字，飘飘扬扬。

薛刚挂帅去出征，小兵小将紧随身。

兵行排号令，放炮响雷阵。临阵防暗箭，各带个滚龙牌。

将军跨上马，小兵小卒说大话：

若与武则天格兵马来交战，杀他人头滚西瓜。

马叉手，跨上马，手提格马叉把口夸：

若有兵马来对敌，连头带面一马叉。

老兵配少将，少兵配老将。

盾牌对鸟枪，钢刀对宝剑。

喝起一声来动手，刀对刀来枪对枪。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可象北海浪头子颠。

一路之上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锁阳城到面前呈。

薛刚进了锁阳城，见到姑父窦一虎，双膝跪下，姑父大人叫几声。锁阳王窦一虎窦矮子欢喜了，一把搀起内侄，“有用头，借上一百万兵马，姑父这块还有二十万，送把你上皇城；份外，你两个侄儿薛云、薛斗也带到两军阵上去锻炼锻炼；还有，我有个儿子叫窦稀珍，也带了身边。”所以薛刚又得到三员小将，又多到二十万兵马，一百二十万兵马，辞别姑父姑母。

带了兵马动身走，杀奔中原一座城。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赶到成都一座城。

众位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不讲通城虎薛刚兵进成都，再讲幼主李旦。来汉阳盘龙山已经长大成人，长到十六岁，消息传到京都皇城，女皇武则天晓得，“不得了哇，幼主李旦不曾害得死，他是正宫皇后所生，正根正苗，来盘龙山招兵买马，积草囤粮，等他兵肥粮草足，领兵反上午朝门，我铁打的龙廷坐不成。”

吩咐青州侯武三思，带领兵马攻打盘龙高山。哪晓盘龙山不曾做准备，盘龙山被打破了，大元帅马周、夫人李湘君、王钦、曹彪统统杀散。幼主李旦一想：不得了哇，没得大将保护我。李旦蛮聪明格，乔装改扮，拿千岁王爷格衣裳脱啦得，用老百姓格衣裳穿起来。众位，千岁头上没得千字，王爷头上没得王字，拿老百姓衣裳一穿，一般人认得他。

李旦跟随乱军啊逃了走，南通州到面前呈。

幼主李旦逃到南通州，身无分文，落难，大街上要饭。

左手拿，枯竹枝，谨防恶犬，

右手拿，豁片碗，讨饭营生。

大众哎，不讲李旦南通州街上来落难，经中另表出场人。

再讲南通州北门，一个绸缎店老板叫胡发。胡发同缘刁氏生到格女儿，叫胡英娇，胡发家还有一个哥哥叫胡登。胡登同缘文氏院君，生到个女儿叫胡凤娇，胡登交胡发家还有外甥女了，叫赵鸾娇，赵鸾娇从小父母双亡，就来胡登家长大成人。胡登就教她们姐妹三个学习文章。因为胡登是读书格，又请到一个会绣花格，叫杨绣娘，教她们姐妹三个绣花。后来，赵鸾娇最大，长大了，替她许配人家，把了东门一个解元，叫陈近。格天胡登员外拿凤娇小姐文章拿起来一看，胡凤娇格文章写了好哩，字字珠玑，句句锦绣。胡登说：“女儿啊，你论付是个女孩儿，要是男孩儿格话，

只要等朝纲开大考哦，稳中头名状元身。”

胡登员外叫声：“院君哎，

我格女儿文才干种好，我就死到黄泉也甘心。”

哪晓胡登员外一口说得无心话，跟手以假作成真。老阎王拿阎王簿子翻起来一望，“哎呀，胡登阳寿已终，要配他魂归地府。他是做好事格人，善心人，善恶要两边分，好人、善人不好叫牛头马面捉他。”派青衣童子备请帖一道，速将胡登的真魂请到阴曹地府。

青衣童子奉了阎君令，阴风窜窜就动身。

青衣童子会同当方格土地，一阵阴风，对胡登员外家屋望上一攻，一望，胡登员外交文氏院君端坐高厅，夫妻正在说得开心。青衣童子说：“你不要笑，马哨叫你哭鼻子了。”阴阳水对胡登员外身上一洒，员外浑身一歹，连洒两个喷嚏，“啊嚏、啊嚏”，洒到三洒不好了，陡得格毛病紧缠身。胡登员外腾腾空哭起来格，文氏院君问了：“员外，你为何悲泪啼哭？”员外叫声：“院君哎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。

这叫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

才间我们夫妻有讲有说好得很，腾腾空陡得患难病缠身。

可怜了，我干歇头上疼痨痨，身上热暴暴。

眼目昏花也得过，四肢也无力少精神。

院君哎，我干歇头疼如同钝大斧砍，腹痛如同箭穿心。

热起来身像钢炭火，冷起来如同水生冰。

高厅上我也坐不住，快快搀我到牙床上去安身。”

文氏院君吩咐安童服侍员外上床，请郎中家来替他看病，不中用，请和尚道士家来打醮，又不中用，请瞎先生家来退送，还不中用，吃药如吃水，化纸如哄鬼。

员外格毛病沉重很，井底里淘沙渐渐深。

那一天，胡登员外困了牙床上，腾腾空一阵阴沉过去，昏过去半大天一醒醒过来，身上出得一身格冷汗，一望院君文氏坐在床帮上，眼泪汪汪，女儿胡凤娇站了踏脚板上悲泪啼哭。胡登员外心如刀绞，一把捧住，“我格院君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

才间祖宗亡灵来喊我，晓得可有命残生。”

院君说：“员外，不要发躁，俗话说得好，人生在世，哪一个吃得五谷不生灾，有了毛病么，心放定点，慢慢总归要好格。”胡登员外说：“院君啊，我有捞目呱，这一次害病，交往常不同，这次害病啊，眼睛一闭，床头边四转格鬼多了。叫声：我格院君啊，

就怕刀切面筋麸要断，我们夫妻就要两离分。

我假使有个长和短，你要带了凤娇慢慢过，将她抚养长成人。”

哪晓青衣童子跑到员外里床，到员外头顶心一掐，胡登脑壳子冒煞，只听见“嚯铁托”，一口痰对杠一郁，像豆腐店关门——歇作。

看他两手也不伸，两足也不蹬。

眼睛也不睁，牙关骨咬了哔呖剥落响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

文氏院君见员外推背过去格，一把捧住，“员外呀，我格青天哪！”

哪晓高喊员外不答应，低喊丈夫也不作声。

文氏院君哭声：“我格员外，

你站时说话站时走，哪怕再交我说拉两句话，妾身也没得干伤心。

恩夫哎，你怎走得向前格，你倒一命归地府，丢下我们母女靠何人？

我前世里不晓烧拉多少断头香，打拉多少孤丁雁，今生夫妻不久长。

拿我苦命撂了半路上，下不得下，上不得上，

黄泉路上你要等等我，亲姊妹同过鬼门关。

高哭一声我格亲姊妹，

你黄泉路上慢慢走来慢慢跑，我们老夫妻同过奈河桥。”

文氏院君哭到肝肠断，凤娇小姐泪纷纷。

安童梅香劝哇：“院君、小姐，不要蹲堂尽顾哭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们就是哭杀得么，员外又不得还阳打转。”还有呆哈哈二百五就劝了：“院君哎，少要哭来少要咳，快给员外买棺材；院君啊，少要哭来少要啼噢，快给员外做嘎几件送老衣。”文氏院君一听：“呀，呆哈哈二百五倒呆了来理路高头格。”买大大棺木，将胡登员外遗体入殓。

三尺白布当门挂，高厅改做孝堂门。

诸亲六戚来吊孝哇，凤娇小姐做磕头礼拜人。开吊三天，择吉时，将胡登员外棺木坟堂安葬，栽桑植柏，立过灵牌，请和尚道士家来吹吹唱唱，拜过追荐大忏，丧事料理，不一一细表。

再讲刁氏老板娘对胡发老板说：“老板，你家阿哥过辈了哇，你阿哥家有万贯家财，好去你家嫂嫂身边拿家财骗过来。”胡发一听，果然相信。一来到胡登家，见到文氏院君，走

到前间么忙行礼，嫂嫂叫拉两三声。“嫂嫂，哥哥过了辈了，你们孤女寡母女流之辈啊，要被人家欺呱。嫂嫂喂，我们并家过噢，我来当家，等你吃现成饭，碗上靠筷，筷上靠碗，点点事情不要你们两人管。”文氏一听，这是好事噢，肇拿家产并把胡发，哪晓胡发掌家一到手哇，就欺负嫂嫂交侄女儿，拿她们赶到后园马房住，拿穿多下来格衣裳才给她们穿，吃多下来格东西才给她们吃。

不讲文氏院君交凤娇小姐母女两个落得难，再讲胡发老板。格天走到大街上，看见幼主李旦来下要饭，胡发老板一看，哟，格要饭格年纪轻哎，小伙子不错哇，我绸缎店推扳一个进进出出跑跑腿脚格小伙计，嗯，我拿他骗家去做伙计咧。假仁假义走到前间：“喂，你这个小男孩，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为何落难在大街上要饭？”幼主李旦一想：我不好报真名噢，报真名是逃犯，我来说谎咧，“老伯伯啊，我姓马啊，我叫马隐，我家住汉阳，我交我家叔父出来贩珍珠八宝，哪晓得被乱军冲散了格，我找不到我的叔父，找不到，所以我只好落难要饭。”胡发一听，果然相信，“马隐，不要要饭啊，要饭格日子不好过，上我家去帮我家小跑跑，饭尽你饱。”幼主李旦一想，上人家做伙计啊，现成碗，现成床铺有格，要饭饱一顿，饿一顿，宿格地方总没得，“好。”跟随胡发到绸缎店做伙计，胡发说呱：“你蹲我家做伙计啊，不能叫马隐，马隐隐啊隐，名字不好听，我替你改名叫近兴，近来兴旺发达，所以幼主李旦说谎叫马隐，现在改名叫近兴啊，来绸缎店做了伙计，按下不表。

再讲胡发老板格天对老板娘刁氏说呱：“贤妻，我女儿英娇十八岁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要替她找女婿。”刁氏老板娘就说呱：“老板，替女儿找女婿，我倒有个想法格，哪怕女婿小伙子再难看点总不关事，小伙子不好当饭吃，要亲公公家做大官、发大财，大头亲公公攀家来。”胡发老板一听，欢喜不过，“贤妻啊，真正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你格想法交我一样格。”老板娘就欢喜啊，吩咐安童，“赶紧替我拿媒婆请家来。”

安童生了真正能，王陆两个媒婆就请进门。

老板娘为媒婆不丑办羊羔美酒，吃吃酒，老板娘开口：“媒婆，请你们来非为别事，我女儿英娇十八岁了，替我家找女婿，我家女儿要把人家噢，有要求了，哪怕女婿小伙子难看点不关事，主要只要亲公公家做大官、发大财。”两个媒婆听见这一声，正中其谋八九分。两个媒婆欢喜了，该应我们媒婆要发财呱，这儿三天前间，南门外间虎牢关总兵马树春家有个儿子叫马迪，要请我们帮他做媒人。众位，总兵大人家少爷为何要请媒婆啊？因为总兵大人养到格儿子马迪难看喽，格真正太难看了，人家说十样景，他十八样景，头上暴花瘌子、脸上大斑麻子、歪嘴塌鼻子、说话是笃子、龟背驼子、疯皮癞子、蚀手膀子、撂脚拐子、眼睛萝卜花，到夜摸不到家，常常要发喘痨病啊，外名叫做十样景。脸上格肉，又不青又不红又不白，就像照六月里格臭咸肉，难看么你胎孩点，他又不胎孩，先生叫他哼文章，烘篮能大格字识不到半盘篮，有书不读，打鸟射鹤，飘风荡柳，赌钱吃酒，就蹲外间瞎揪，所以没得哪肯跟他，才请媒婆做媒人格。媒婆就想哇：妥了当哇，老板娘又不要小伙子漂亮，只要家里做大官、发大财，该应我们媒婆要发财。媒婆说：“老板娘啊，顶好格人家空把你，南门外间总兵大人马树春家有个儿子叫马迪嘎，拿你家女儿说把他果好呀，不过有句话关照你了，就是马迪小伙子长了不大好看啊。”老板娘说：“格不关心，只要他家做大官、发大财，女婿再难看总不关事。快点，帮我去做媒。”吩咐安童库房戥称银子二十两，两个媒婆个人先弄嘎十两，做做跑腿钱。两个媒婆一听，浑身来劲，“哎呀喂，十两银子干多钱，偷了家去把小儿子买到半亩田。”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总兵府到面前呈。

两个媒婆来到总兵府高厅上，见到总兵马树春，走到前间忙行礼，总兵大人口内称，“恭喜你大人福气好，我们来帮你家令郎做媒人。”马树春总兵说：“媒婆，帮我儿做媒呗，女

方是哪家？”媒婆说：“随常人家不帮你说，总要找个门当户对呀，发财格，北门外间绸缎店老板胡发家有个女儿叫胡英娇，今年十八岁，长了了不得体面，不相信，说把你听。

提到英娇小姐女千金，身材生了多均匀。

满头青丝赛乌云，一对眼睛水灵灵。

两脚能像水红菱，走你总兵大人面前行一行，

作兴你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哎，还当南海来了个活观音。

英娇小姐小伙子客气，肚才又好，是我们南通州格才女。小姐无书不读，无诗不熟，吟诗作对，描龙绣凤，件件皆能。

小姐提到文章文章满，描龙绣凤件件精。

不但文章好，铲刀头子还好哩。总兵大人，你拿她娶家来，你格嘴福好了，小姐烧点粥，不厚又不薄，烧点饭，不硬又不烂，烧点菜，不咸又不淡，蛮人口格。

小姐粧子饭烧做米饭香，米饭烧做蒸饭香。

擀起面来赛丝线，做起烧饼照见天。

苍蝇衔了团团转，蠟夹子衔它上西天。”

总兵大人听见这一声，嘴总笑到耳后跟。

“媒婆哇，这种好事，天上难找，世上难寻，快点帮我家去做媒人。”肇两个媒婆两头跑了做媒人。俗话说媒人要吃七十二顿半，馊粥烂饭也不算。如果把她们吃七十二顿说完，我有功夫说，你们也没功夫听哎，所以交你们打一个招呼，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馋嘴媒人就做完成。

行过茶，聘过礼，看过良辰并吉日，要将小姐娶过门。大喜日子一到，总兵府的大红花轿，热热闹闹，吹吹打打，到北门绸缎店娶小姐。胡发老板吩咐刁氏老板娘，赶紧上绣楼，叫女儿英娇换衣裳，梳妆打扮，到高厅上别别祖，等总兵府里好退家亲。老板娘娘跟手来到绣楼，一望，女儿英娇正来下绣花，一把捧住：“我心肝女儿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总因你家父亲替你作主，拿你嫁到总兵府，总兵府里看了良辰吉日，今朝花轿来到了我家前门口，要娶我格心肝女千金。”

英娇小姐听见这一声，胜如天打一雷阵。

绷子掼到楼板上，跟手跌倒绣楼门。

只是抛来只是滚，只是啼哭泪纷纷。

哭声：“我格亲娘喔，

早拿这事告诉我，女儿也没得干伤心。

叫声我格亲娘哎，我下没得弟了上没得哥啊，

拿苦命嫁到总兵府，你父母年老靠何人。”

刁氏老板娘说：“女儿，不要哭，嫁到总兵府高门大户，吃鱼吃肉，穿红着绿，向后享大福。”吩咐梅香，“准备香汤，替我家小姐香汤沐浴洗个澡，等她好早生贵子跳龙门。”梅香忙忙碌碌，替英娇小姐香汤沐浴，换过衣服，梳洗打扮，搀到高厅，拿三代牌位掇过来，英娇小姐烧烧香、点点烛，双膝跪下来拜拜先远宗亲。

鼓打哔哔蹦，红烛映彤彤。

小姐整衣服，高厅别祖宗。

寿香寿烛上寿台，上头格纸马供起来。

英娇小姐拜三拜，嫁到总兵府里发大财。

老板娘娘走到前间，“女儿，你肇嫁到总兵府高门大户，大户人家家规很严，万万不能五难六攏，你要听说听调，为母有几句要紧语言吩咐于你。

小姐前来听吩咐，嫁到总兵府里做媳妇，
高厅敬重你公婆，香房敬重小丈夫。
公婆大人在说话，莫把嘴去叉。
闲事少要管，抵不得格沿小来娘家。
姑嫂要和好，妯娌莫相争。
纵然要淘气哎，忍耐二三分。
劝善终有福，挑祸两无功。
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说话要轻声，坐凳要端正。
穿衣裳要齐整，吃饭要斯文，
高厅上面有客到，香房之中莫高声。
假如说话不轻声，坐凳不端正。
穿衣不齐整，吃饭不斯文。
高厅上面有客到，香房之中放高声。
等到亲戚朋友来议论，总说你是个下三等。
心肝女儿啊，你早上要打水把婆洗脸，晚上要挽婆上楼门。”

书要简短，拿小姐抱上大红花轿，吹吹打打到总兵府交十样景拜过天地，洞房花烛，我也不必细表。再讲到了三朝日子要回门了，胡发老板就想哇：我家新女婿是总兵府的新姑爷，要请人家来做陪客格，拿东门外间外甥女婿陈近、外甥女赵鸾娇请家来做陪客。陈近是个解元哦，一请请家来，交马迪坐了对过对，对他一看，咦喂，头上格瘌盖有二三寸，一吃一摇，瘌屑粒对酒碗里直抛，脸上格肉，又不青，又不红，又不白，不要讲吃酒，望望总要吊喔，不要看。一歇幼主李旦端格菜来了格，李旦因为是佣人，陈近一望，哟，这个小伙计格小伙子啊，倒长了不错，要交这个新女婿换换就好了。陈近开口：“喂，你这个小伙计姓甚名谁？”幼主李旦说：“我家老板取格名字啊，叫近兴。”“喔，近来兴旺发达，名字不错，近兴啊，不要端菜，坐堂陪陪我们。”格么外甥女婿开口噢，胡发老板不好让他丢丑，“近兴啊，来，坐堂陪陪。”吃吃酒，老板开口，俗话说耕田寻耙，吃酒寻话，我们来吟诗做对，以助酒兴。幼主李旦年纪轻好胜，开口就吟：“八宝金殿喊一声，有文有武。”

众位，因为幼主李旦将来有帝王之份，所以三句话不离本行。格皇帝坐了八宝金殿一喊么，文武百官朝见，有文有武，口气不小。马迪说：“我也有好格咧。”他又是塌鼻头，扁格，我格比近兴好，他说：“大街上喊一声，老老奶奶。”众人一听，哎喂，这个冤家对子多难听噢，这不是个要饭格叫化子啊。但是一班安童哎，也不说李旦好咧，还去奉承马迪，“新姑爷，近兴格对子我们不要听，你格对子好听了，大街上喊一声，老老奶奶。”马迪被一呵奉来了劲，“我还有好格咧。”走窗子对外一望，望见河边上一淘鹅啊，格人走杠一跑啊，翅膀一扑就下河，他又歪嘴塌鼻头又对起来格，“南面河边一淘鹅，扑扑翅膀就下河。”陈近一听，啊呀喂，这种对子背草篮子格比你说得还好听，对幼主李旦说：“近兴，你格会弄鹅做对子啊？”幼主李旦说：“可以。”李旦色样好了，开口就对，“白毛分绿水，红掌荡青波。”个鹅身上毛格雪白，河里游起来，雪白格毛拿碧绿格水分开来，红掌荡青波，鹅格脚掌鲜红的荡格，来碧清碧绿格水里游起来，真正个对子再好不过。哪晓一班安童也不说他好了，还去奉承马迪新姑爷，“近兴格对子我们不要听，白毛分绿水，红掌荡青波，糊里糊涂，我们不懂，只有你格，个一淘鹅，翅膀一扑就下河，蛮好听。”咦喂，幼主李旦人总气煞得。马迪更加高兴，“我还有好格咧。”望见天井里一棵枇杷树，两个丫叉叉了杠，塌鼻头歪嘴又对起来格：“天井里一棵枇杷树，两个大丫叉。”陈近一听，哎呀喂，这种现世宝对子，就怕不是两个丫叉，

有十个丫叉哩。对李旦说，“近兴，你格会弄这个枇杷树来做对子啊？”幼主李旦色样好，开口就对，“先结黄金果，后开白玉花。”众位，世界上格东西啊，凡是植物，总是先开花，后结果，唯独这个枇杷，是先结果子后开花，所以说先结黄金果，后开白玉花。哎哟，但是一班格安童还不说他好了，“哎哟，近兴格对子我们不要听，只有新姑爷格对子最好听。”马迪被一说更加欢喜。但他一想啊，我肚里对子没得呱。哎，对子没得，他花头有格，“近兴啊，早先是我也来格，现在轮到你先来。”幼主李旦说：“可以。”一望，香几台上中堂上有个观音菩萨坐莲台上，幼主李旦开口就对：“观音圣母坐莲台，手捧净瓶送子来。”哪晓马迪眼睛直识，诗对没得，腾腾空西书厅他格妻子英娇交一班女眷吃酒拿起来一笑，嘿，马迪花头经来了格，好话没得，绞七廿三格话有格，“我和英娇成婚配，养出两个老小来。”

众人一听不哼声，暗里笑了肚里疼。

马迪一想，对子没得格，再对要出丑，“岳父大人啊，我是总兵府姑爷，我喜武不爱文，我们不吃酒，不做对，我们出去打猎散心。”新女婿开口，胡发也不让他丢丑，这遭大家动身，坐了宝马，带了弓箭，带了猎犬，带了黄鹰海冬青。

众人骑马动身走，荒郊早到面前呈。

格马迪骑了马上说大话：“岳父大人，我是总兵府姑爷，我朝习文，夜习武，我武艺好了，我练格二五更格武艺，我来射百步穿杨箭了。”拿弓箭拿出来，一望，离马头四步半多，五步不到，一棵老杨树粗咧，箩口能粗，钩起来一箭，格么离了近哩，肯定射到格，但是力道不大，箭对树高头一钉，皮总不曾塌，对树杆下一落。陈近就想，四步半五步不到大大老杨树，皮总不曾射得塌，还说百步穿杨咧，对幼主李旦说，“近兴，你格会射箭啊？”幼主李旦说：“我会格。”陈近说呱：“近兴望啊，天上一淘雁飞得来格，你替我拿头一只雁射下来。”幼主李旦说：“可以。”拿弓箭拿得来。众位，幼主李旦格箭法跟文武状元马周学格，箭法好，箭上到弓弦高头弓开满月，一望望见格雁来天上飞，头一只雁嘴一张，手一松，“嗖”一支箭就对雁嘴里一截，雁翅膀一扑，就对下一落。众位，一个射张口飞雁，一个射四步半五步不到老杨树皮总不曾射得塌。马迪虽然呆哈哈啊，也晓得好丑呱，一个天上一个地落了，马迪也晓得难为情。

格马迪站起身啊，不辞而别转家门。

马迪一走，胡发老板发火，“我把你近兴，气走我的新姑爷。安童，皮鞭子拿得来，打这个冤家。”陈近说：“不能打，要打打我，我叫他射格。”肇不曾打得成，哪晓陈近是人家亲戚耶，亲戚不好尽顾蹲人家，个天陈近走了格。陈近一走哇，胡发老板发大火，吩咐拿近兴带来，近兴么就是幼主李旦，身上衣裳统统脱啦得，弄藤条摆水脚盆里蘸蘸，到他身上鞭五十藤条，打了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，昏死过去。

拿他撂在马房中，生死只在欠时辰。

哪晓幼主李旦命里不该死，来了一个善心人。

哪一个？胡凤娇小姐。凤娇小姐马房喂马，一望，哎哟，小伙计近兴被打了寸骨寸伤，肇拿这个事情告诉母亲，文氏太太是好心人。母女两个拿李旦救到房间里，替他拿伤口包包扎扎，慢慢服侍他，过了个把月，幼主李旦伤势好转。哪晓格天来了一个人，哪个？杨秀娘。杨秀娘啊，就是凤娇小姐格女红老师，也就是文氏太太以前身边格佣人。杨秀娘见到文氏太太交凤娇小姐落难，她也来胡发家做女佣人，但是杨秀娘时时不忘旧主，经常去望望她们。个天看见凤娇小姐端一碗粥把幼主李旦吃，幼主李旦拿手去接粥碗，杨秀娘一望，哎呀，只见幼主李旦左手朱砂痣。杨秀娘就对文氏太太说呱：“太太啊，这个近兴虽然是个要饭格出身，你看他生了眉清目秀，相貌堂堂，方面大耳，而且印堂发亮，久后必有飞黄腾达之日，而且他左手朱砂痣，凤娇小姐左手也有朱砂痣，莫非是天生一对，地成一双。”

我来中间把媒做，结做他们夫妻两个人。”

凤娇小姐听见了这一声，低头红耳就不做声。

杨秀娘对幼主李旦说：“近兴啊，我家小姐凤娇脸红，头一低，不开声，两个手搓衣裳角落，就是同意格，你怎说啊？”幼主李旦说：“万万不能，我是落难要饭格人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立足基，

假使交你家小姐成婚配，连累你家小姐受苦辛。”

胡凤娇小姐一听佩服，咦喂，这个近兴虽然要饭出身，心良好咧，不愿连累我，不但心良好，而且小伙子好，不但小伙子好，而且文才好，哎呀，我更加爱他。老老脸皮走到前间，“近兴啊，你此言差矣，你瞧不起我胡凤娇，我胡凤娇不是欺贫爱富之人。你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不怪你，我自己情愿格。叫声近兴啊，

我们患难之中结秦晋，海枯石烂也不变心。

但愿夫唱妇随常相聚，更比那玉堂金印胜十分。”

幼主李旦一听，佩服，凤娇小姐才貌双全，于是就当面答应。所以幼主李旦交胡凤娇小姐，由杨秀娘为媒，朱砂痣为凭证，两人订下终身，也发了宏誓大愿，幼主李旦非凤娇小姐不娶，凤娇小姐无近兴不嫁。格天幼主李旦身力好了格，又到门口做伙计了，哪晓那一天进来两个人。哪个？王钦、曹彪两个总兵啊，奉元帅马周之令，乔装改扮，扮做商人模样，出来寻找幼主李旦，一望，李旦来下做伙计，一面做鬼买东西，一面眼睛对他瞄，嘴歪歪，意思就是我们蹲外间等你。王钦、曹彪出得店，幼主李旦就想，我两个总兵来找我了，我要出店，我是伙计啊，不好随随便便出店。李旦眼睛一鞭，花头经来了格，走到胡发面前，“老板，啊呀喂，我肚子不晓腾腾空怎干痛呱，外间不红，肚里来下作胀，肚肠撒了我要呕。”老板说：“死外间去呕，呕了家里酸胖气。”

幼主李旦听见这一声，正中其谋八九分。

李旦将身走出店堂，到无人之处，见到王钦、曹彪，二位总兵双双来跪下，小主千岁叫几声，“小主千岁，现在大元帅马周来翠屏山招兵买马，积草囤粮，派我们两个出来寻你格，多难寻噢，鞋子跑啦十来双。今朝沿能被我们找得了格，叫声：小主千岁哟，

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
小主李旦赶紧跟我们上翠屏山。”李旦说：“我现在不能跑啊，我有了拖后腿格了。”王钦、曹彪说：“你有了正宫娘娘了。这样子，我们半夜里蹲后花园门口等你。”肇约好了，一到夜晚黄昏，幼主李旦见到文氏太太交凤娇小姐，他也不说真话了，说谎哇，“岳母哇、小姐哇，我家叔父今朝派人来找我，我家叔父贩珍珠八宝，我要走了。”这遭凤娇小姐送他，送送送送，凤娇小姐眼泪抛下来，叫声：“官人哎，

今朝我们夫妻来分别，要到何年何月再相逢。”

李旦说：“小姐，不必悲泪，我见到我家叔父，多则一个月，少则半个月，我就来接你格。小姐，恐怕你心焦么，我把一个宝贝你。”肇拿镇国之宝白玉兜襟拿出来，格件兜襟哇，就是正宫娘娘来冷宫摆了他怀府里的镇国之宝，珍珠八宝穿起来，他不说国宝，家传家宝，“小姐，你拿白玉兜襟摆了身边，你肇望见这个宝贝么就如同看见我了，你宝贝要好好地收藏了。叫声：我格小姐，

等到我们夫妻久后来会面，我只认宝贝不认人。”

小姐说：“官人，我知道了。”夫妻分别，不讲幼主李旦上翠屏山交元帅马周会面，因为军务繁忙，拿接小姐格事体倒弄忘着得格。我们单讲凤娇小姐，回转家中，朝也盼近兴，夜也盼近兴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两个月格。凤娇就想哇：我家近兴对我说，多则一个月，少则半个月，就来接我格，怎过了两个月还不来接我格。心焦不过，每天到太阳要落山之前傍晚

格时候，凤娇小姐后花园门开过来，挨了门帮上，对远处眺望，盼望近兴的到来。哪晓得天望呀望，上了大当，来了个人。哪个？十样景马迪，身骑宝马，带了两个安童走到这儿，“哎喂，格挨了门帮上格小姐体面了，千娇百媚，

总说我家英娇美貌很啊，这一位小姐还要胜几分。

我只要能够同她成美事，少活十载也开心。”

马迪一眼不眨，对凤娇望好了，望起来触目格，丝瓜颈项冬瓜头哇，嘴里馋沫对下流。凤娇小姐跟手拿门关起来，躲进去格。剩上大半天，马迪嘴张了杠还来下望。安童说：“不要望了，小姐老早进去格。”“哎喂，安童，那一位小姐太漂亮了格。”安童说：“格小姐你晓是哪个啊？”“我不认得。”安童说：“我们倒认得呱，交你是亲戚，是你家岳父胡发格侄女儿，是你格妻子英娇格妹子，也就是你格堂房小阿姨，你姐夫要想阿姨也不容易来，你只要依我们如此如此，设计设计。”

众位，安童究竟用格什么计策，等小学生慢慢道来。马迪一听，浑身来劲，好计，好计，跟手走前门口进去了，见到胡发忙行礼，岳父叫啦两三声。“岳父，我交你商议噢，我总兵府太闹热，亲戚朋友太多，天天陪亲戚朋友，拿我读书格功夫总陪啦得。岳父，你家蛮清静格，借间房子给我做小书房，读读书可好呀。”胡发欢喜了，女婿有上进心，“可以。”打扫小书房一间，哪晓得马迪到小书房，可有心思读书啊？没得。只有心思想体面小姐，吩咐安童，“拿家里格余妈找得来。”

众位，这个余妈是什么人啊？余妈格绰号就叫马拍六，拉马生、玉狐狸歪货，就叫这个绰号。余妈来到小书房，见到马迪，走到前间忙行礼，少爷叫啦两三声，“少爷，呼唤奴婢有何吩咐？”马迪说：“余妈，喊你来非为别事，你可有这个本事，到后院马房之中，

拿胡凤娇小姐说得交我成婚配，赏你百两雪花银。”

余妈说：“少爷，你放心，旁的事情不内，做媒人拉马格事情我老内。”

在我在我都在我哇，在我余妈一个人。”

余妈跟手来到后院，见到文氏太太，走到前间忙行礼，太太叫啦两三声，“恭喜太太福气好，我来帮你家凤娇小姐做媒人。”文氏太太：“不要来做媒人，我家女儿把了人了呱。”“把了哪家咯？”“就把了往常来堂做佣人格近兴。”余妈说：“快点退啦得，近兴穷了嗒嗒，退啦得把我家少爷马迪，万贯家财，吃鱼吃肉，一世享福。”哪晓得余妈正来下说起劲咧，文氏太太听火起来格，勾起来一个耳光，“啪”，拿个余妈半个耳括子打肿起来，五个手指头印子痕迹蛮深。文氏太太说：“走走走，不要蹲堂绞七廿三。”余妈气塌塌，对小书房直斜。马迪说：“余妈，媒人果曾做得成功啊？”余妈说：“还成功咧，耳括子发得肿了，她家女儿把了人家了哇。”马迪说：“把了哪家？”“就把了往常来堂做佣人格近兴。”

马迪听见近兴人一个，恨不得气死又还魂。

可怜了，

我是好好总兵府里格香烟后，反而及不到格近兴啊小奴根。

格马迪来到小书房，朝也想凤娇，夜也想凤娇，端到饭碗想到凤娇小姐吃饭不香，困到牙床之上想到胡凤娇，觉总困不着。

朝思夜想得了个相思病，寒寒热热就紧缠身。

曾剩几天，马迪翻腔头上头发对下脱，脸上削骨瘦，脸上蜡黄，眼睛瘦落得瞪，睡卧牙床，一病不起。格天余妈去望他了，“少爷，为何天天困了牙床上不起来？”马迪说：“余妈哇，真人面前莫说假，假人面前莫道真，从那一天看见凤娇小姐生了委该美貌很，朝思夜想得了个相思病，

我要是不能交胡凤娇小姐成婚配，情愿不要命残生。”

余妈说：“少爷，你这个相思病没得用，你是单相思，你想凤娇，凤娇又不想你，你想杀得也不拉倒。少爷要想得到小姐容易格，你只要依我，如此如此，设计设计。”众位，余妈究竟用格什么奸计，待小学生慢慢地道来。马迪一听，浑身来劲，“好计，妙计也。”百病消灾，床上起来，打扮打扮，到了夜晚，太阳快要落山格辰光，走围墙高头翻过去，对后院大鸡窠里一壅。

众位，过歇人家鸡窠不小了，壅下去蛮好，哪晓格天凤娇小姐齐巧出去捧柴禾格，鸡子看见有人来鸡窠里么，来鸡窠门口“咯咯蛋、咯咯蛋”，叫了不上窠。凤娇一想：咦，这个鸡子到夜为何不上窠，对鸡窠里一望，心吓得一荡，哎喂，一个人逋了来里间。众位啊，凤娇小姐色样好了，不像有些人望见叫起来，有人逋了鸡窠里了，她不做声，放了肚里。哪晓格天杨秀娘又干干去望她，叫无巧不成书，肇凤娇就拿这个事情怎样怎样告诉杨秀娘。

众位，杨秀娘是什么人？号称女中诸葛亮，诡计多端。杨秀娘眼睛一鞭，花头来了格，“小姐，不要做声，依我，来一个将计就计。”众位，杨秀娘究竟用格什么妙计，将计就计咧，也待小学生慢慢地道来。杨秀娘走了格，凤娇小姐依照杨秀娘格计策嘎，就弄一脚盆洗脚绞七廿三格脏水，照准了对鸡窠里一划，马迪从头到脚，划得湿沾邋遢，凤娇又弄芦菲簸箕畚点暴灰，刷点搔搔，对鸡窠里一倒。格马迪格身上湿格，暴灰一拌，像拌芝麻糖粘得一蹋糊涂，粘得像格鬼腔，两个眼睛来下鞭。格马迪躲了来鸡窠里肩头一合，牙齿不得交合，浑身抖，像筛酒。马迪还想了，熬住点噢，熬住点噢，虽然现在冷，一歇到半夜里，开心交小姐成亲，逋了小姐被窝里，暖堂堂，暖堂堂，正来下想入非非，杨秀娘拿安童、梅香找得来，“抓贼格，抓贼格。”拿马迪走鸡窠里背出来，“哎咦喂，这个贼棺材，我们打，打，往死里打。”马迪还熬住得格，坍台了，不要做声，哪晓尽顾熬熬不住了格，人家说起来，你格像打贼嘎，你说打贼格有轻板子，马迪熬不住，叫起来格，又是歪嘴塌鼻头，“不要打哇，我是你家新姑爷格。”被胡发老板听见格。一望，哎呀，果不其然是自己新女婿，“小婿啊，你绞七廿三，你腾腾空怎发呆，逋到鸡窠里来格呀。”格马迪难为情，不得下台，就装呆，大哭三声，大笑三声，装呆回转总兵府。马迪回转总兵府就想：我把你胡凤娇胡凤娇，你不肯嫁把我马迪倒也罢，不该作弄我一人，好，我马迪娶不到你胡凤娇誓不为人。”

肇马迪交安童商议，又用奸计，拿南通州衙门里的大官小官包括跑跑腿格差人，总请了去吃酒，吃吃酒，马迪开口：“安童，称些银子出来，每人再赏十两。”格些公差衙役说呱：“少爷，我们吃湿格，拿干格，无功不能受禄，你究竟找我们有什么事？”马迪说：“放心，没有什么大事，主要买你们一张嘴，你们肇出去替我造谣，就说往常来北门绸缎店胡发老板家做佣人格近兴，他家叔叔是强盗，近兴跟叔叔也做了强盗，强盗破了帐，被捉起来，叔侄两个关入监牢，犯法了马哨要被杀。你们只要这样造谣，马哨还有银子赏把你们。”格些公差衙役，“啊咦喂，这个谣值钱了。”这遭三三两两，谣谣言言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。风声吹到凤娇耳朵里，凤娇格天对文氏太太说呱：“母亲啊，外面总谣言说我家近兴做强盗，不知是真是假。”文氏太太说：“女儿啊，不会得格，我家近兴生了五官端正，方面大耳，不像做强盗格人。女儿，真正不相信，我们明朝上观音庙，问问观音菩萨看。”众位，过歇格人，比现在还要相信迷信。一到第二天一早，母女两个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过点心，换过衣襟，带好香烛纸马。

雇了两顶小轿子，观音庙到面前呈。

这一个观音庙咧，三面环水，只有正山门一面是陆路。一到观音庙门口，两个尼姑接出来格，一个叫张尼姑，一个叫李尼姑，这两个尼姑咧，大概有三十多岁，涂脂抹粉，脸上格粉搽了总有小半分厚，一跑一摇，粉屑子对下直抛。凤娇就想哇：你是尼姑，念阿弥陀佛格，怎打扮了妖艳怪气，像姑娘行格姑娘啊，肯定不是正派人。再走进观音庙，来观音圣母神像面

前，烧烧香、点点烛，凤娇双膝跪下来头直凿 许愿了，叫声：“观音圣母啊，我家丈夫近兴不晓是生是死，是凶是吉，我来堂求签，向老母讨个吉兆。”签筒一摇，一签条对下一抛，凤娇拿起来一看，一首签诗，上写：

困龙伏爪在深渊，时运未到名未传。

但得一声春雷响，腾空飞上九重天。

众位，胡凤娇是读书格人啊，拿起来一想：困龙伏爪在深渊，就是格龙啊；来格深潭头肚里，时运未到名未传，就是啊，不曾到他时运头上咧；但得一声春雷响，机会到了格，腾空飞上九重天，哎呦，大大吉兆啊，我家近兴将来要飞黄腾达。哪晓文氏太太拿格签诗拿过来交把张尼姑，“师太，你帮我破解破解。”张尼姑一看，说绞话了哇：“太太，大大凶兆哇，暨龙，你家女婿被捉起来格，飞上九重天，上西天，死啦得呱，没得呱，你家没得女婿了呱。”胡凤娇一听，你格尼姑来下说昏话。但胡凤娇也不说她对，也不说她错，“母亲，我们回转么？”哪晓母女两个来庙宇门口一望啊，轿夫交轿子没得，“哎呀，轿夫交轿子上哪去格？”尼姑说：“才间轿夫可保又有人雇他们去了，你们蹲堂等，一歇肯定要来格。”肇母女两个等了，等到中，不曾放松，等到晚，不曾偷懒，轿子交轿夫影子总看不见。大众一听，不大相信，格没得轿子不好对家跑。众位，过去交现在不同啊，现在你们女奶奶们，大手大脚跑起来劈劈啪啪，比男老爹快，过歇辰光奶奶们缠脚格，三寸金莲，跑起来踏嘎踏，跑不向前。过去有句古话，男子要闯，女子要圆，女子不出门路也不认得，绷帐要坐轿子，所以只好等。一等等到晚，不得了，十样景马迪带一班打手到了格，一到观音庙，马迪哈哈大笑：“胡凤娇胡凤娇，你今朝插翅难逃，叫声：小姐喂，

观音庙里成美事哦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”

凤娇一想：我跑不动了了格。眼睛一鞭，想到一个妙计，假装笑容走到前间，“你要交我成婚我倒情愿格，不过，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。”马迪说：“小姐，你不早说，不要讲三个条件，三十个条件，我总情愿格，你哪怕要我格心，我干歇拿刀拿肚子划开来拿心扒把你。究竟哪三个条件？”凤娇小姐说呱：“第一，我的父亲早已亡故，我就该一个寡妇母亲，你要答应我，如果我在，还是不在，你总要养我母亲老，送我母亲终。”马迪说：“不要说不要说，不嘎，你交我成婚，你家母亲哪个，我哪个啊，你家母亲是我丈母娘，我是她格女婿，女婿养丈母娘，应该应该。第二咧？”“第二，要交我英娇姐姐不分大小。”“哪怕你做正，你家姐姐做偏。第三呢？”“第三，要打扫净室一间，我交我母亲沐浴更衣啊，而后交你成婚。”马迪说：“更加应该。”于是吩咐尼姑打扫净室一间。哪晓得母女两个来净室拿门一关一栓，文氏太太说：“女儿啊，你绞七廿三，你腾空怎答应交马迪成婚格。”凤娇双膝对下一跪，“我当真答应了，我是用个计策，叫声：亲娘啊，

我不如悬梁高挂身丧命，好保住我格贞节好名声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女儿，你年纪轻轻不要命，我干大年纪也不要命，我也要上吊。”母女两个各端一张凳子，腰带解下来，对二梁一搭，打一个相思扣子，要上吊了。

哪晓母女两个不该死，来了一个救命人。

哪个？安童胡涵。胡涵本来是胡登家佣人，因为胡登过辈啊，家产被胡发骗了去，所以胡涵也来胡发家做安童，但是胡涵时时不忘旧主恩。个天早上呢看见文氏太太交凤娇小姐，母女两个人上观音庙，不曾打转，到半晚下，看见马迪带一班打手，嘻嘻哈哈上观音庙，胡涵晓得不妙，“不好，凤娇小姐交文氏太太肯定要遭难。”肇胡涵要想搭救了，一想：观音庙三面环水，只有一面陆路。这遭借一条小船，带了一把斧头。

撑起船来摇起橹，观音庙到面前呈。

胡涵拿船对河边上一靠，上岸寻了，齐巧走到净室，到窗前一望，哎喂，文氏太太交凤

娇小姐撑了凳上，要上吊，“太太、小姐不要上吊，我来救你们。”肇胡涵拿个斧头啊拿窗条砍断了。众位，过歇人家窗条不像现在，元钢条，过歇是木头格，一砍就断。肇拿凤娇交文氏太太走窗子搀过来，搀到船上。

撑起船来就动身，水路登舟去逃生。

不讲文氏太太交凤娇小姐坐船逃走，再讲马迪等人。等小姐洗澡换衣裳，好成亲，一等也不出来，二等也不出来，“咦，我家小姐怎干考究格呀？尼姑，去催催看。”尼姑走到净室门口，“太太、小姐喂，格曾洗好了嘎？”不做声。弄耳朵贴到门缝缝里听听，怎听不见水响格，走门缝里对里一望，心吓得直荡，“啊咿偎，不好，溜啦得格。”肇拿门撬开来一望啊，里头空荡荡。马迪急得跺脚格，“可怜了，相了格体面小姐哇倒又逃了走，到嘴里格包儿也吃不成。”

不讲马迪多着气，再讲到胡涵拿个船摇到芦苇深处。船停下来格，胡涵说：“太太，你想看，你可有好好亲戚朋友，等我拿你们母女两个送到亲戚朋友家，

去躲拉三年并两载哇，冷淡冷淡再转家门。”

文氏太太说：“胡涵，我家有个好好亲戚来陵州崔府做大官，发大财。不过离堂远了，一百多里路咧。”胡涵说：“太太，不要讲一百里，六百里我总送格。”胡涵也是忠心耿耿，摇了小船动身走。

水路登舟不耽搁，赶到陵州一座城。

船到水关码头一靠，胡涵说：“太太、小姐，你们蹲船上等我噢，等我上岸去寻，寻到你家姐姐家咧，叫你家姐姐弄轿子来接你们。”文氏太太说：“可以。”胡涵弃舟登岸，走到大街上一想，不晓崔府来哪里，不认得不要紧格，路来嘴边，只要嘴放勤力点，要得好，问三老，看见年纪大格老公公。胡涵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，“老伯伯，请问陵州有个崔府来哪里？”年纪大格说：“这总不认得，出名格，走堂向南，十字街向西西大街，他家房子顶高，门口有石头狮子格就是的。”胡涵：“谢谢老伯伯。”胡涵沿街寻看来到崔府门前，随用指头敲门，门上有人？看门安童问：“子为谁？何人也？”胡涵说：“安童哥哥，吾乃非别，我是南通州来格，是你家主母娘娘格妹子文氏太太身边格安童，找你家主母有要事相商，望你速速通报，报与你家太太知道。”看门安童一听，“哎呦，亲戚家安童哥哥到了。安童哥哥哇，府门外间等一等，等我报与太太早知闻。”看门安童手脚哨，对暖阁高楼一报，崔太太一听，“哎呀，妹妹家安童来了，安童下等人，只配走耳廓门，但是开了耳廓门，欺了安童就是轻视了我格妹子。安童，看我妹妹格面子，速速大开正门。”

安童奉了太太令，打开朝阳两扇们。

崔太太吩咐梅香，“拿我搀到高厅等候。”不讲崔太太来高厅等候，再讲胡涵一看，“咦喂，崔母对我客气了，正门总开过来。崔太太敬我一尺，我要敬她一丈。”跟手整顿衣帽，毕恭毕敬，一步两拜，两步四拜，慢慢来到高厅上，万福太太口内称。崔太太说：“罢了，安童免礼，平身。我妹妹家庭情况怎么样？”

胡涵听见这一声，止不住格腮边泪纷纷。

叫声：“太太喂，我上上下下告诉你咯，铁石心肠软三分。”肇怎样怎样告诉崔太太，崔太太一听，“哟，我妹妹穷了嗒嗒响啊，我拿穷鬼妹子接家来，我倒不关心啊，我家有后代了，三个儿子崔文龙、崔文虎、崔文德，上头两个儿子寻了媳妇了哇，我家两房媳妇家总是做大官、发大财，我如果拿穷鬼妹子接家来，等我两房媳妇要瞧不起我，哎呀，婆母面上格亲戚，穷了嗒嗒响，坍台了，难为情了。”崔太太对胡涵说：“胡涵，叫妹子不要上我堂来，不要坍我格台，我这块十两银子还有点旧衣裳嘎些，给你带了去送把我妹妹格好。”

格胡涵听见这一声啊，气到死去又还魂。

“我把你欺贫爱富格崔太太，瞧不起我。”拿银子一掼，不要，胡涵拗气动身，走到门口，弄脚来午坎上蹬三下子，什么意思，沙灰烂泥总不要你格。胡涵来到小船上，见到文氏太太。文氏太太说：“胡涵，格曾看见我家姐姐？”“看见了，你家姐姐欺贫爱富，把了十两银子给你，叫我们走开。”“你果曾要她银子？”“我还要咧，我连脚上的沙灰烂泥总蹬在他门内的。”文氏太太说：“对格，有志者不受嗟来之食，清廉者饮马总要投钱。如此情景，我们饿杀得总不上她杠去了。”正来此时，“哗啦啦”一个响雷。哎喂，暴头雨要来了，小船上没得避雨格地方啊，三个人急急忙忙上岸。

急急跑来急急奔，尼姑庙到前面呈。

一到尼姑庙，快嘴尼姑倒问起来格：“三位施主，你们从哪里来格？”胡涵说：“不要谈，你们陵州崔府崔太太，欺贫爱富，六亲不认，她嫡亲格妹子，嫡亲格姨侄女总不认。”哪晓才说完嘎，事有凑巧，崔家三公子崔文德也到尼姑庙去避雨格。快嘴尼姑认得他格，怎认得格？因为崔家是这尼姑庙半个山主。何谓半个山主啊？当初造尼姑庙格辰光，崔家出一半银子，所以称半个山主，所以尼姑认得他。尼姑见到三公子崔文德，“三少爷，往常来我们面前说大话了，你崔家仁义礼智信，最讲道德，落么么嘴上一套，暗里花一套，落么么还是个欺贫爱富，六亲不认的人家。”“没这话。”“还没这话咧，喏，你家嫡亲格姨母交姨妹妹来堂，你家母亲总不认。”崔文德一望，虽然文氏太太衣裳穿了破，但她交他母亲崔太太是同胞姊妹，脸嘴跑不掉，“不错哇，倒是我的姨母。”崔文德走到前间双膝跪，姨母叫啦两三声，叫声：“姨母哇，恐怕我家母亲有多少地方推扳了你咯，赔礼赔罪哇我当身。姨母、妹妹啊，不要着气，等我家去问我母亲。”崔文德动身，天总帮忙格，“哗啦啦”一个雷，雨过天晴，太阳出来格，春雨不烂路，齐巧路上格沙灰涿得滑的的。

崔文德急急忙来急急奔，自家早到面前呈。

这个时候，崔文德格母亲崔太太坐了高厅上倒又难过起来了。崔太太就想：我格妹子，我格姨侄女啊，穷了嗒嗒响来投奔我，又不曾肯要我格银子，我又不曾准她上我家来，哎呀，真是一钱逼煞英雄汉，没得格钱日子不好过，可要寻短见了，不好了格，

假使我妹子交姨侄女有了长和短，我对不起我格父母二双亲。

早晓得坍台就坍台，我不如拿她们接家来。正在懊恨么，崔文德到家了，“母亲啊，你好无道理，欺贫爱富，六亲不认，我格姨母交我姨妹妹来你总不认啊。”崔太太说：“儿啊，只怪你家母亲一时糊涂，现在你家母亲我倒也懊恨起来格，不晓你格姨母交姨妹妹来哪里？”“喔，来尼姑庙里。”“儿啊，赶紧弄轿子去接。”肇崔文德带了两顶轿子，到尼姑庙，好说歹说，拿她们母女两个请了坐轿，胡涵不曾肯上崔家家去，崔文德送他路费转家。胡涵回转南通州不表。再讲三公子崔文德。

拿凤娇小姐交文氏太太接到家中，拣顶好格房子给她们住，顶好吃格东西给她们吃，顶新格衣裳给她们穿。一过过了一阵时，崔文德就对母亲崔太太说：“母亲啊，哪晓我格姨妹凤娇越长越体面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总会。叫声：我格亲娘哦，孩儿要想交我姨妹成婚配，不晓我格母亲意下如何。”崔太太说：“儿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姨母做婆母，越过越快乐，你这个事情不要问我，只要问你格姨母。”崔文德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后花园牡丹亭办一桌羊羔美酒，拿姨母文氏请去吃酒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吃吃酒，崔文德开口：“姨母啊，我有一件重要事体交你商议商议。”文氏太太说：“姨侄，我们是最知己格亲戚，你不要客气，有话请当面讲。”

格崔文德三公子听见了这一声，脸就红到耳后跟。

“姨母哇，非为别事。”叫声：“我格姨母，不要因为姨侄嘎文才丑咯，果可以交我妹妹凤娇配为婚。”文氏太太一听，心中为了难。文氏太太一想：这个事情难了，要想回我家姨侄，

姨侄对我们太好了，顶好格房子给我们住，顶新格衣裳给我们穿，顶时鲜格东西给我们吃，回不出，要是不回格话，我女儿终身已经许配近兴，一家女儿哪好吃两家茶，不好了格。

左难右难难坏我，一难怎做两难人。

这这这如何是好？文氏太太想想想，想起一个糊涂计策来，文氏太太一想，我回不掉，我就推，推到我小叔子胡发身上去，耳闻南通州闹兵变，胡发肯定逃难不来家，等到我姨侄崔文德，找不到胡发慢慢拖淡了得就好了，所以文氏太太想到个糊涂计策。文氏太太说：“姨侄，我家格情况你晓得格，你家姨夫早年亡故，你家姨母我交你格妹子是跟我格小叔子胡发过日子格，我女流之辈不当家啊，不好做主格。叫声：我格姨侄嘎，你要想交我女儿凤娇成婚配，一定要问到胡发当家人。”崔文德一听，果然相信，交母亲一说，带了礼物，带了四个安童，挑选五匹银鬃宝马，主仆五个打马加鞭动身走。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南通州到面前呈。

书要简短，一到南通州绸缎店，巧了，齐巧胡发逃兵才回到家。肇崔文德交他一会面，拿来意一说，礼物一送，咿喂，胡发欢喜了，又是发财格人家，跟手拿凤娇格年庚帖子写把崔文德。崔文德欢喜了，一到家就办订婚酒，拿亲戚朋友统统请了去吃订婚酒，亲戚朋友总晓得格，凤娇许配崔文德。哪晓得天崔文德到绣楼，看见胡凤娇来下绣兜褓，崔文德说呱：“妹子啊，不要绣兜褓了，好绣鸳鸯枕头了。”凤娇说：“哥哥啊，你还交我开玩笑。”“不是开玩笑哇，马哨我们就要成婚配对了，如果妹妹不相信，拿年庚帖子看分明。”

胡凤娇听见了这一声，恨不得躁死又还魂。

“姨兄，你好无道理，你家妹子我终身已许配近兴，生是近兴的人，死是近兴的鬼魂。

我是三贞九烈女，决不做重婚改嫁人。”

凤娇小姐发躁，对床上一倒，不吃不喝。崔文德说：“妹妹啊，格我又不晓得我有了妹丈，早晓得我不做这个事体。妹妹啊，你既有了妹丈，我不绞七廿三，我不交你成婚，拿年庚帖子来你面前灼化啦得。”崔文德也是正派人，就拿年庚帖子当凤娇小姐格面烧啦得，所以凤娇才不曾寻死，一场风波平定不表。

再讲崔太太五十大寿，文氏太太对凤娇说呱：“女儿，你格姨母马哨到正生日格，我们要弄点礼物嘎祝贺祝贺。”凤娇说：“母亲啊，我们住么住了人家，吃么吃得人家格，穿么穿格人家格，也拿人家格银子去送把人家，难为情了。母亲，等我连夜里不困，我来绣一个八仙庆寿图，把姨母祝祝贺。”“嗯，这最好了。”

凤娇小姐三天三夜不曾困，绣起一幅八仙庆寿图。

这个八仙庆寿图绣了好了。

拐李葫芦道法高，钟离辞职谢汉朝。

洞宾身背青锋剑，果老骑驴过赵桥。

国舅手执阴阳板，湘子云中品玉箫。

仙姑敬饮长生酒，采和花篮献蟠桃。

八仙过海浪滔滔，王母宫中把手招。

请问仙者何方去，一来庆寿二逍遙。

庆寿图绣好，送把姨母，挂在高厅上。一到生日格天子，崔家是大发财格人家，亲戚朋友多了，咿喂，一大早大路上不脱链，小路上铃铃啷啷像牵线，贺寿格人无了不了，不晓多少。倒哪块有格许多亲戚嘎？因为亲戚的亲戚，朋友的朋友总联得来。这叫穷居街坊无人问，富落深山有远亲。

崔府委该豪富很，不是亲来也是亲。

一班亲戚朋友到高厅上一望，哎喂，这幅八仙庆寿图绣了多漂亮啊，特别铁拐李，一拐

一拐，绣了的活。也有亲戚朋友说呱：“这个八仙庆寿图你们晓得是哪绣格咯？”也有亲戚说格：“是崔家家三媳妇，凤娇小姐绣格。”亲戚朋友为何这等说法格，因为崔文德交凤娇小姐订婚办订婚酒，亲戚朋友总吃过酒格，总晓得凤娇把了崔文德。后来在绣楼上化年庚贴子，解除婚约的事，因家丑不可外扬，就不曾告诉亲戚朋友，所以亲戚朋友也以为这个亲事成格，所以总是这样子说法。一歇歇，拜寿了。也有亲戚说：“今朝要闹热点了，要一双一对拜寿。”肇崔文龙小夫妻两个拜寿，崔文虎小夫妻两个拜寿。临到崔文德格，杠有亲戚说格：“慢来慢来，梅香上楼拿凤娇唤下来，夫妻双双拜寿。”梅香来到绣楼，见到凤娇小姐，“小姐哇，你家姨母来高厅上祝寿了，你也好去帮添添寿。”凤娇小姐想：说得在理，一面依你，梅香搀我下楼。

格梅香搀起来格描花手，拨动金莲下楼门。

转弯抹角，抹角转弯，来到高厅之上，见到姨母崔奶奶，凤娇双膝对下一跪，“祝姨母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”咦，亲戚朋友拿崔文德扛了去，交凤娇跪做堆，亲戚朋友拍手了，“哎呀，真正天生一对，地生一双，郎才女貌。”

凤娇听见了这一声啊，面红耳赤就上楼门。

胡凤娇一想啊，亲戚朋友总说这种绞话，样能馋唾要淹杀人呱，这遭三三两两谣谣言传出去，等到将来我交我格丈夫近兴来会面，我浑身长嘴难辩驳，跳了格淮河也洗不清。罢了，罢了了格，

我情愿不要残生命，好保住我格贞节好名声。

凤娇小姐一想：我死也死起点名堂来咧。格天办一桌酒，请崔文德去吃酒，吃吃酒，凤娇开口：“哥哥啊，小妹夜里做一个恶梦。”崔文德说：“妹子，你做什么梦告诉哥哥我听听看。”凤娇说：“哥哥哇，我夜里做梦啊，到了阎王家了，看见我前首格丈夫近兴，身上穿了破丝邋遢，背住我哭，问我要钱用，我一惊，倒惊醒了格。哥哥，肯定我前首格丈夫近兴不在世了，你只要依我，明朝弄条船到白陵江弄点白钱纸、三牲祭礼，敬敬我前首格丈夫近兴就算拉倒，我们只订过婚，又不曾成过亲，我有这个腔调也对得起他了，然后么，我交你哥哥重新拜堂成亲，你看格好咯。”

崔文德听见了这一声，正中其谋八九分。

“妹妹，说得在理，一面依你。”肇凤娇小姐当天夜里拿文房四宝拿得来，写了一封绝命书。上写：拜上姨母三哥，休怪我凤娇无情，怎奈天不容我，娇由母亲主婚，杨秀娘为媒，朱砂痣为证，终身许配近兴，活是近兴格人，死是近兴格鬼，姨兄待我仁义重，怎奈我凤娇有了前姻，为全名节，投江了生，丢下老母，刻骨铭心，请姨兄照应，妹死九泉不忘哥哥大恩大德，凤娇绝笔。

绝命书一封写完成，止不住格腮边泪纷纷。

拿绝命书压得枕头底落，一到第二天，三人同去了。胡凤娇、文氏太太、崔文德拿船开到白陵江，三牲祭礼，白钱纸灼化，祭奠过近兴，在船舱办一桌羊羔美酒。凤娇对崔文德说呱：“哥哥哇，你要多喝两杯了，因为是喜酒，我马哨交你成亲，你马哨就要做新姑郎。”崔文德说：“对格，我是要多吃两杯酒格。”凤娇又对母亲文氏说呱：“母亲啊，你也多喝两杯啊，我马哨交哥哥成亲，哥哥家万贯家财，不愁吃不愁穿，太平日子，你也多喝两杯。”“女儿对格，我是要多吃两杯。”哪晓酒不好多吃嘎，酒是糯米浆，吃多了要翻腔，文氏太太交崔文德吃得熏熏醉。

跟手睡倒船舱内，打呼如同响雷阵。

凤娇小姐站起身，走跳板上走到岸上，拿跳板对河里一拱。

一路哭来一路走，寿星桥到面前呈。

胡凤娇走到寿星桥当中，弯下来一望，白陵江波浪滔滔，大水滚滚东去。小姐一想，罢了，我不如跳在波浪之中，了却一生。正要对下跳，眼泪不得干，我格母亲还吃醉了来船舱里，哭声：“我格亲娘哦，

你家女儿马哨要跳江死，我格亲娘来船舱啊哪知闻。

亲娘哎，女儿一死倒也罢，丢下我格白发老母靠何人？

亲娘啊，你枉枉拿我抚养到十八岁，可怜我又做不得格养老送终人。

亲娘哎，你十月怀胎空带了我哇，三年格乳哺枉操心。

亲娘哎，你就打打退后算盘啊，

譬如你家女儿沿小关节重，三六九岁就丧残生。”

凤娇双膝跪下来，对小船方向磕三个响头，叫声：“我格亲娘哦，

你受你格女儿拜三拜，报报我格母亲哦养育恩。”

正要对下跳，又想到丈夫近兴，“近兴，我的亲丈夫，你在哪里，究竟是生是死，是凶是吉？”

当初我们订终身总指望夫唱妇随，白头过到老，

哪晓遭遇魔鬼缠，棒打鸳鸯两离分。

官人啊，我们今生今世再也会不到，只好梦里三更会鬼魂。”

凤娇小姐哭到伤心之处，狠狠心肠，罗裙对头上一顶，双眼紧闭，银牙紧咬，舍死忘生，“轰隆”对白陵江一跳。

将身跳入江心浪，只见格波浪不见格人。

哪晓凤娇小姐命里不该死，因为她袋袋里有镇国之宝，白玉兜襍，霞光万道，夺人眼睛，惊动了白陵江河神。白陵江河神哪个？东海龙王家敖广家四太子敖铁。敖铁端坐水府龙宫，呀，我白陵江豪光灼灼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哎呀，凤娇小姐有难，跳入我白陵江，她将来大富大贵，正宫娘娘之位，而且交幼主李旦，五百年前玉皇御花园中伴吃了格仙桃子，宿世姻缘海能深，我不搭救，何人搭救？”吩咐巡海夜叉弄丝棉纸，贴住凤娇格嘴，凤娇格嘴不曾吃到水。嘴不曾喝水，人就不会变鬼，随手拿她移到三叉江，何谓三叉江？两条河交界汇成一条河，波浪滔滔，水势汹涌。哪晓来了一条船，这条船哪里来格？京都皇城吏部天官陶仁告老回家，年纪大了格，不做官了，带了满家眷等，坐了大大的舟船，齐巧走三叉江经过，巡海夜叉就弄胡凤娇贴得格船头上，推住格船，水手拿橹随你多摇，船总不得向前。水手说：“不对呀，船头可保有东西搁得，船怎不向前格。”拿篙子伸下去一撬，凤娇小姐对上一冒，直把嗓子就闹：“哎喂，人家说千金小姐果然不假，如果小姐没得千斤重，搁得船头上，船怎行不动格？”这时惊动一位善心人。哪个？吏部天官陶仁家有个女儿叫陶丽蓉，陶丽蓉有个奶妈叫徐妈，徐妈是善心人，“水手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赶紧拿小姐捞上来。”这遭水手拿小姐捞上来，徐妈到她心口头一摸，“唉，心口头热格，别嘎别，还不曾死得全咧，盘盘看。”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捶捶拍拍就转还魂。

凤娇小姐转还魂，嘴里直是哼，

行走两三步，枯木又逢春。

徐妈说：“你这位小姐年纪轻轻，日子正好过啊，为何要寻死？俗话说得好，宁蹲世上掘，莫对土里埋，阎王不寻你，你也想发小鬼格财。究竟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为何要投河落水？”小姐听见这一声，双膝跪在船板上，恩人叫拉两三声，叫声：“恩人哦，

我拿真心之话告诉你，要比黄连苦三分。

我叫胡凤娇，怎样怎样怎样告诉徐妈。徐妈说：“小姐，你贞节烈女，我佩服，不要寻死

哦，你就蹲堂，做我干女儿果好呀。”凤娇一想，我原没得地方去。

二次双膝来跪下，恩母叫啦两三声。

徐妈一把搀起：“女儿免礼免礼。”拿她带到自己舱中，替她拿湿衣裳换啦得，干净衣裳换上身。徐妈说：“女儿呀，我是人家奶妈，下等人，灯草拐棍，不好自作主张，等我来问问我家大人看。”徐妈来到中舱，见到陶仁，双膝来跪下，大人叫拉两三声，“大人，才间来河里捞上来一个小姐，叫胡凤娇，你往常么，也出钱买梅香咧，喏，不如拿凤娇留了堂做梅香；一来你省到几个钱，二来救人家小姐一命，果好呀？”陶仁说：“可以倒可以，拿小姐带来倒把我望望看，格有点上腔。”肇拿凤娇小姐带到中舱，拜见陶仁老人，陶仁一看，哟，这凤娇小姐长了体面了，千娇百媚，“好，上我家做梅香啊。”肇坐了船上，拿她带到相州府吏部天官陶仁家安身，而且陶仁说，“你不能叫凤娇，娇哇娇，名字不好，替你改名叫凤娥，而且杂事不要你做，你专门蹲绣楼绣花，所以胡凤娇改名叫凤娥。”

胡凤娇也算得到安身处，此言丢开慢谈。

我们再讲到文氏太太交崔文德，酒醒过来，“哎呀，小姐不见了。”只见跳板被拱了河里，晓得不对，拿安童梅香唤起来寻，一寻寻到寿心桥，看见一只绣花鞋子，文氏太太拿起来一望，识得呱，女儿格鞋子。老太太一把拿绣花鞋子紧紧来抱住，捶胸跺足泪纷纷，哭声：“我格心肝女儿，

你年纪轻轻投河死，丢下你家白发老母亲靠何人？

这叫娘养女儿苦难当，好如雪上又加霜。

总说养女防身老喂，哪晓得倒过来哭儿郎。”

哭一声：“我格心肝女儿，

黄泉路上慢慢走来慢慢撑，等等你家苦命母亲一同行。

女儿，你等等我，为母来了格。”文氏太太发躁，要对河里跳，崔文德吓坏了格，一把捧住姨母，“万万不能啊，怪只怪你家姨侄，可惜人死不能复生。姨母啊，你不要寻死，你上我家去。

你不是张三并李四，我就拿你当做生身啊老母亲。

在养老来死殡葬，飘山化白我承当。”

肇好说歹说，拿文氏太太劝了不寻死，带家去当真当母亲看待，回头来凤娇格枕头肚里寻到绝命书。不讲文氏太太来崔文德家也算得到安身处，此言丢开慢谈。

再讲幼主李旦来翠屏山招兵买马，兵丁队伍一天一天变大。格天马周就说呱：“小主千岁，兵马太多了，山寨太小，房子太少，住不了，最好等本帅带兵攻打汉阳城，拿汉阳城打下来，做主营地，好招兵买马，积草囤粮。”小主李旦说：“元帅，你请便啊。”马周就说呱：“小主，本帅去攻打汉阳城，拿你小主留在翠屏山我不放心。一来，没得人陪你；二来，没得人保护你；三来，没得人服侍你；最好我家有个外甥女叫申婉兰，文武全才，匹配你小主，一来好陪你，二来好保护你。”小主李旦说：“元帅，万万不能，想我李旦当初落难来南通州要饭，改名叫近兴，绸缎店做伙计，交胡凤娇小姐，杨秀娘为媒，朱砂痣为凭证，我们订下终身，发过弘誓大愿，我无胡凤娇小姐不娶，小姐无我不嫁。

我如果交你外甥女儿成婚配，对不起凤娇小姐女千金。”

马周说：“小主千岁，你此言差矣，不要讲你是千岁，将来要做万岁，就是平民百姓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三妻四妾也作兴格，更何况你千岁，将来做到万岁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是名正言顺格事体。既是凤娇交你订下终身，凤娇做你格正宫，我外甥女儿申婉兰做你格西宫，现在先封好了来堂，等到你交凤娇小姐同了床，再交我外甥女成婚，这个时候就名正言顺。”幼主李旦一听，“不错，元帅讲得在理，孤家依你，申婉兰传到聚义高厅，

申婉兰前来听封赠，西宫娘娘你当身。”

肇大元帅马周带兵攻打汉阳，汉阳城守将殷国泰，殷国泰是开国功臣殷开山的后代，听见李旦兵马一到，开城投降不晓多哨。拿幼主李旦接进汉阳城，来汉阳城造起银銮宝殿。小主李旦来汉阳城身坐银銮宝殿，也有文武百官朝见，竖起“除暴安良、替天行道、灭武兴唐”大旗。消息传到京都皇城，女皇武则天晓得格，武则天端坐金殿，文武百官朝见，武则天开口：“众家爱卿，不得了，现在小主李旦来汉阳城身坐银銮宝殿，称孤道寡，等他兵肥粮草足。

领兵反上帝王城，我铁打格龙廷就坐不成。

哪一位爱卿代孤家领兵带将，征剿汉阳，能够拿李旦格兵马来剿灭，官上加职重封赠。”哪晓得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将不做声。

三百文来二百武，个个像泥塑木雕人。

女皇武则天连问数声，无人答应，只躁得龙泪滔滔，哭声：“苍天哎，这叫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出妖孽。

孤家江山如同风中烛，缺少擎天柱一根。

执指一指：我把你文武百官，你们都是酒囊饭袋，都是饭桶，你们太平年间总嫌官职封了小，燎乱年岁怕出征。不好了格，

朝中缺少忠良将，万里江山不太平。”

三齐王李成业，撩袍跪倒，口称：“万岁，少要担心，休要啼哭，老臣不才，愿带兵攻打汉阳。”女皇武则天一听，转忧为喜，“老爱卿，你赤胆忠心，

老爱卿前来听封赠，剿寇元帅你当身。”

肇李成业辞皇别驾，择过吉日，御校场上发鼓三通，

顿升三个狼烟炮，十万兵马早动身。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汉阳城到面前呈。

一到汉阳城交大元帅马周交战起来格，马周用丈八点钢枪，李成业用金凤朝阳刀，杀到四十个回合。

马周越杀越有力，李成业久战欠几分。

李成业吃败仗逃了，马周带兵追得来，李成业拿手一招，哪晓得他手下格旗牌官，拿万箭火轮牌一放，万箭火轮牌是宝贝噢，就是格木桶，四转总是眼，一摇，万箭齐发，箭如飞蝗，“嗖嗖”，结果马周格兵马，十成挨射拉六成，就多到四成。马周身中数箭，论忖盔甲穿了厚噢，不曾伤到骨头，伤了皮肉。

打马加鞭逃了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大元帅马周逃进汉阳城，吩咐城门紧闭，免战牌高挂。城头多备礌石，弓箭等物防备李成业要攻城。马周来到银銮宝殿，见到小主李旦，双膝来跪下，小主千岁叫几声，“小主千岁，大事不好哇，

李成业万箭火轮牌厉害很，微臣险些丧残生。”

李旦一听，吓啦大半条命，“万箭火轮牌如此厉害，如何是好？”川将李贵撩袍跪倒，口称：“小主千岁，少要担心，休要害怕，万箭火轮牌虽然厉害，但是一物可以降一物，有个宝贝叫女娲圆明镜，拿起来一照，万箭火轮牌自动燃烧。”李旦就问了：“爱卿，这个女娲圆明镜现在何处？”李贵说呱：“千岁，这个女娲圆明镜我晓得，来相州府吏部天官陶仁家。”李旦一听，把手直摇，“爱卿，你这个话，讲了等于不曾讲，我们汉阳城离相州府千里之遥，而且在武则天的管辖之下，如何能取到女娲圆明境？”李贵说：“千岁，取到格，告诉你啊，我家有个哥哥叫李富，当初来朝纲做官，我家有个侄儿叫李国祥，从小我做媒人格，吏部天官陶仁

家女儿陶丽蓉沿小许配我的侄儿李国祥，后来我的哥哥李富，看不惯武则天，辞官不做，隐居山林，到今朝音信杳无。小主千岁，只要找到一个年龄、身材、模样、脸嘴交我侄儿李国祥差不多，等我交他同去，到相州府吏部天官陶仁家，

假意去认亲，暗里花盗取宝和珍。”

李旦说：“爱卿，你看看银銮殿上哪一个身材模样年龄交你侄儿李国祥差不多。”李贵说：“千岁啊，你要恕我无罪，我才能说。”李旦说：“好，爱卿，恕尔无罪。”李贵说：“千岁啊，只有你格脸嘴、身材、模样交我侄儿李国祥差不多。”李旦说：“好，待孤家乔装改扮，扮做你格侄儿去盗取女娲圆明镜。”大元帅马周跪下来，“千岁，万万不能，到相州府盗取女娲圆明镜，如入龙潭虎穴，九死一生。叫声千岁哦，

假使有了长和短，万里江山靠何人。”

李旦说：“爱卿，我如果不去盗女娲圆明镜，万箭火轮牌厉害，我们君臣马哨要送命，还谈什么万里江山。爱卿，俗话说得好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孤家去意已定，卿家不必阻拦。”马周一想：不错，不去拿女娲圆明镜，大家总没得命，为保万无一失，最好要派两个顶好格本事交他同去。马周来到元帅府，拿众将召得来，马周拍动惊虎胆：“众位将军，本帅来问问你们看，你们哪个本事顶好，胆顶大格举手。”一望，四个捣拳竖了杠。四个捣拳竖了杠只有两个人，哪个？王钦、曹彪。这两个人拿脚踮起来，一个人举上两个捣拳，元帅吩咐不举手的统统退下。元帅说：“曹将军、王将军，你们两人个人举上四个捣拳，究竟你们有多好格本事咧？”王钦、曹彪说：“我们格本事啊，两膀千斤之力，万夫不当之勇，百万军中能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。”“哎哟，本事不错，你们胆果大啊？”“我们胆有天能大。”“哎咿喂，胆有天能大，你们果有这个本事啊？有这个胆量保小主李旦到相州府盗取女娲圆明镜。”王钦、曹彪说：“敢倒敢格，不过镇守相州府的官兵有三千多人，我们干歇只推板一把宝刀，要有一把宝刀，杀三千个人不卷口，我们才敢去咧。”马周说：“好，拿我祖传赤铜刀拿得来，削铁如泥，不要讲杀三千个人，杀三万个人总不卷口。”王钦、曹彪说：“元帅，有这口宝刀，我们保证小主万无一失。”肇李旦乔装改扮，扮做书公子模样，李贵扮做员外模样，王钦、曹彪扮做安童模样，君臣四个半夜，偷偷开了门，打马加鞭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相州府到面前呈。

书要简短，一到天官府，拜见陶仁，李旦也口称岳父大人。哎咿喂，陶仁一看，小伙子不错，新女婿，看过良辰吉日，就让他们拜堂成亲，大喜日子，黄昏戌时，幼主李旦交陶丽蓉小姐拜过天和地，洞房花烛去安身。一到洞房之中，李旦就想，啊呀，我是来盗宝贝格，不是来招亲格，不好了格，

我假使交陶丽蓉完花烛，对不起我凤娇小姐女千金。

这如何是好？嗯，罢了，我揆于脱衣裳嘎，我不脱衣裳，坐堂做鬼看书，她小姐脸皮嫩，她总不好意思倒过来背我。这遭弄本书，尖呶呶，对杠一坐，看看，就尽看，一夜看到五更亮，不曾解带脱衣襟。陶丽蓉小姐就想：呀，我家这个小官人，小伙子倒长了漂亮格，怎是个书呆子，尽顾蹲杠看书，哦，神气总是年纪轻啊，头一夜有点怕嫩生，第二夜脸皮肯定要老嘎点格。哪晓得第二夜也尖呶呶，对杠一坐，又是一夜看书。

又是一夜空度过，不曾做同床共枕人。

陶丽蓉小姐一想：不好哇，我家这个小官人哪里年纪太轻，哪里那个事情也不懂哎，到第三夜还尖呶呶对杠一坐，看书。陶丽蓉发阴躁了，不好了格，

一夜夫妻不成婚，二夜必定配得成，

三夜夫妻不同床，就怕公子不在行。

一到第四天早上起来，陶丽蓉小姐对镜梳妆，对镜子肚里一望，只见自己格影子千娇

百媚，陶丽蓉就叹息：呀，可惜我陶丽蓉空长一副花容月貌，我的小官人他怎不爱交我格。

小姐想到伤心处，止不住格腮边泪纷纷。

梅香报，报于老夫人知道。老夫人一望，“哎呀，女儿，洞房花烛夜，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，为何悲泪啼哭，我们母女道理，你拿真心话告诉我听听。”小姐叫声：“亲娘哎，真人面前莫说假，假人面前莫道真，

冤家交我眠宿三夜整，他也不曾解带脱衣襟。”

老夫人一听，心里明白，怪不到女儿要哭，原来小夫妻两个不恩爱，“女儿，你不要哭，等我找你父亲算帐。”老太太怒气冲冲来到高厅，见到陶仁，“大人啊，找女婿找女婿，怎找个呆女婿啊，交女儿蹲做堆三夜，衣裳总不脱。”陶仁嘴总气歪了，来到小书房门口，哪晓李旦夜里不困觉，日里格辛苦啊，对书桌台上一伏，“呼”，困着得格。陶仁走到后间背住他的耳朵一挤，“小婿啊，你这个人稀奇古怪，好好夜里新床铺，新被窠你不困，日里蹲堂晚老毛瞌睡。我问问你看，你可是嫌我家女儿小伙子推板。”李旦说：“不，不，小姐小伙子很好，很好。”“啊，很好，我再来问问你，你可是嫌我家穷，嫌我家家产少？”“不，不，岳父啊，你家万贯家财。”陶仁一声冷笑：“你格冤家，我来请教你，

你交我家女儿成婚配对三夜整，为何不做同床共枕人。”

李旦听见了这一声啊，脸总红到耳后根。

李旦一想：亏理格，交人家女儿蹲做堆三夜，衣裳总不曾脱，怎样说相，总不见得说我是冒牌货，这得了来，不但宝贝盗不到，也大不得了，我来说点谎咧。李旦真正书读得多，眼睛一鞭，花头来了格，“岳父啊，不是不愿意跟小姐蹲做堆，告诉你主要原因，主要我小辰光，八九岁格辰光，害格古怪毛病，身上害二三十个菠萝疮，不得颤，对外烂，五六十个郎中总不曾看得好，肇我家母亲许菩萨格，寄地藏菩萨格名格，一寄名啊，毛病倒好了呱。格寄了名么，要赎身，赎得身，才好成婚，因为我还不曾有十八岁，今年只有十七岁，还不曾赎身，不好成婚。如果成了婚，被菩萨晓得，菩萨着恼，害起病来不得好。”哎呀，黄鼠狼咬杀马，说得的的真，圆螺螺谎说得的滚能圆。陶仁被骗住得格，“小婿啊，这个不要嬉呀嬉，菩萨不好惹哇，惹了菩萨不得了哇。”肇让他们分床困，省拉许多麻烦。

再讲到，到了八月中秋节。格天子夜里天气蛮好格，一轮皓月当空，照耀如同白昼，大人吩咐后花园办羊羔美酒，合家眷等饮酒赏月。幼主李旦就交陶仁两人对面对坐下来，吃吃酒啊，陶仁就开口了，“贤婿，耕田寻耙，吃酒寻话，我来问问你看，你说是武则天能够久坐金殿上，还是小主李旦今后能一统山河？”李旦一想：问到我这个事情啊，我总不见得说自己格霉话呢。李旦说：“岳父，依小婿看来，虽然武则天现在端坐金殿，但是她以阴乱阳，谋皇篡位，不得人心，所以武则天必败，而幼主李旦是正宫王娘娘所生，根正苗正，而且礼贤下士，深得人心，所以李旦必胜，武则天必败。”大人一听，哈哈大笑，“啊，贤婿道理不错，不过，不符合事实，现在三齐王李成业，兵困汉阳，万箭火轮牌厉害，李旦马哨要被打败送命。”李旦说：“岳父啊，万箭火轮牌虽然厉害，可有东西破得掉它咧？”“有倒有，女娲圆明镜可以破啊，不过这个女娲圆明镜来我家家里咧，他李旦就长翅膀也取不到女娲圆明镜。”李旦一想：我就为这个宝贝来格，眼睛一鞭，花头来了格，“岳父，这个女娲圆明镜是无价之宝，格可以拿出来给我们观瞧观瞧。”陶仁一想啊，新女婿哦，看宝贝可以，“小婿啊，钥匙给你啊，你交小姐同去。”肇一个走前间，一个走后间，到库房里，拿个首饰盒子拿出来，一来到酒席台上开过来一望，这个女娲圆明镜有多大？饭碗口能大，半个凹格半个凸格，霞光道道，夺人眼睛。李旦说：“好宝贝，好宝贝，岳父啊，我去拿了放起来。”“放好了格。”“晓得。”哪晓李旦来到库房，拿格空首饰盒子对箱子里一撂，拿女娲圆明镜对自己袋袋里一挎，来到酒席台上，“岳父，钥匙把你噢，宝贝放好了呱。”相信新女婿呱，不晓得被他偷到

了。

再讲散了酒席格，李旦就拿这个宝贝啊交把李贵，明朝用计好送走。一到第二天，李旦来到高厅，见到陶仁，“岳父啊，我要准备早点赎身，早点好交小姐成婚，但是我又不愿意离开你们，最好咧，叫我家叔父李贵交我格家佣王钦他们两人啊，替我到九华山地藏菩萨面前赎身，赎得身，好成婚。”陶仁一听，果然相信，一面答应。肇李贵交王钦啊，

带了宝贝动身走，回转汉阳一座城。

不讲宝贝被盗走，再讲到陶仁贺正生日，请名班戏子家来唱戏。格么提到唱戏哦，难得格事情，胡凤娇小姐一般不下楼，个天因为唱戏啊，也下来听戏。一望，望见李旦交陶丽蓉小姐坐做堆，凤娇就想哇：你格冤家，我为了你九死一生，你倒来堂做新女婿了。一咳，李旦听到一咳，回过头来一望啊，原来是凤娇小姐，拿手对她一伸，意思是手上有朱砂痣，凤娇小姐拿手也对他一伸，两人有数，是夫妻道理。哪晓徐妈家儿子叫徐英，好色之徒，见到凤娇长了体面，走她身边挨挨撞撞，吃醋。凤娇小姐不要看他，站起身来动身。

李旦望见凤娇动了身，稀稀步子就在后面跟。

跟了小姐动身走，绣楼早到面前呈。

李旦敲门，“开门喲开门。”胡凤娇不晓是李旦啊，也只当是徐英来敲门，这个冤家跟好了我，把点苦他吃吃，下回才不来绞七廿三，拿门栓一拔，李旦对里间一斜，凤娇小姐不曾望，抡起来一个耳光，“哎喂，你怎打我嘎？”“呀，我打错了格，我当你是油头光棍。”肇拿门关起来，凤娇说：“你格冤家啊，我为了你九死一生，你蹲堂开心，交小姐成亲。”李旦说：“小姐哇，告诉你内心话，我不叫近兴，我是小主李旦，我来招亲是假，盗取宝贝是真情，我交小姐成婚配对，不曾宿做堆，我们分床困格。”

哪晓小夫妻两个在谈心，惊动小姐女千金。

陶丽蓉小姐看见丈夫交她坐做堆，一歇歇倒又跑啦得格，这个冤家没心思交我蹲做堆，望望他上哪去咧，所以跟他后间。一来到绣楼上，将纸糊窗子一捣，捣一个神仙进，对里一望，心躁了发荡，“怪不倒丈夫不要我咧，被小狐狸精缠住得格。”陶丽蓉醋瓶子大发，一脚跟，拿门踢开来，一把背住凤娇小姐，拿她格头对胳膊里一夹，捣拳没柄，捐起来就钉，

打一记来骂一声，头上敲到足后跟。

哪晓得打在凤娇小姐身上，痛了幼主李旦心上。肇幼主李旦、胡凤娇交陶丽蓉对打，小夫妻两个做打架，惊动太太下楼门。梅香报，报于老太太知道，老太太有心了，我格新女婿爱上了凤娥，格么就拿凤娥把他做偏房。这遭拿他们小夫妻两个劝走，一望凤娇被打昏了楼板上，吩咐梅香去搀她，一搀，不料凤娇小姐袋袋里白玉兜襟忒出来，被老太太望见。老太太吏部天官夫人，“啊哟，这个是无价之宝。”肇交把陶仁，陶仁一望，大吃一惊，镇国之宝白玉兜襟，只有正宫娘娘才有，怎得到她身边格，晓得不对，到库房里拿起来一望，女娲圆明镜没得项。肇交陶丽蓉商议，“女儿啊，这个冤家怪不到不肯跟你蹲做堆，肯定是小主李旦冒充新女婿来盗取宝贝的。小姐，你假使交他有感情，我们就投奔他，你假使交他没感情，我们就拿他捉起来，送上京都皇城。”陶丽蓉一听，“咿喂，怪不到不跟我蹲做堆，原来是反叛。父亲，拿他捉起来，送上京都皇城，有两骨头换两金，有两皮肉换两银，这件生意做到家，银子要推到一板车。”陶仁听了女儿话，报，报于相州知府知道，知府带领兵马，将天官府团团围困。曹彪拿一张刀，

杀开一条血路往前奔，做个通风报信人。

不讲曹彪逃走，再讲知府拿幼主李旦交凤娇小姐。

关入监牢遭磨难，哪还肯容情半毫分。

再讲李贵交王钦，带了女娲圆明镜，回转汉阳城，将宝贝交把大元帅马周。马周吩咐来

城当中顶高格地方，搭起一座将台，拣到天气顶好，太阳顶大格一天，站到将台上，正是午时，拿女娲圆明镜就对李成业格营帐一照，一照照到万箭火龙牌，万箭火龙牌响起来，“哗啦”象响雷，自动爆炸，火势腾腾了不得，火光冲天怕坏人，兵啊兵啊，兴啊轰啊，十万兵马裹在火当中，官兵对火里攻，烧了乌焦巴弓，也有烧了两头皱，烧了瘟尸烂臭。李成业论忖骑马溜了哨，脸上烫上十来个大豁泡。

打马加鞭逃了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不讲李成业全军覆没，再讲马周欢喜了，来元帅府办庆功酒，一吃吃到夜晚黄昏，不得了了格，曹彪满身鲜血，来到帅府，双膝来跪下，元帅叫啦两三声。叫声：“大元帅哎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

总说祸事有天大，只比天高矮二分。”

肇拿李旦被捉格事情，就告诉了马周。马周听见这一声，胜如天打一雷阵，好一比万丈高楼失足，扬子江断缆崩舟，“呀呀呀，躁死本帅了。”

跟斗栽倒帅堂上，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众将吓坏了格，背住他，“元帅，醒来，醒来。”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捶捶拍拍就转还魂。

可怜了，大元帅还阳来打转咯，止不住格虎目泪纷纷，“不得了了格，

假使小主千岁有了长和短咯，万里江山靠何人？”

申婉兰说：“舅舅不必悲泪，哭就哭到小主啦，我这里有办法，等我带三千兵马，乔装改扮，扮作武则天格官兵，带木笼囚车，就说去解反叛格，一解么解我们汉阳来就得格。”“啊喂，好办法，好办法。”肇申婉兰带三千兵马，扮做武则天格兵马，王钦曹彪做向导官，王钦、曹彪家有也有后代了，王文龙、曹文虎两个小将。肇到相州府，拿相州官兵杀散，救到李旦，又救到凤娇小姐，又拿天官府抄家，又找到白玉兜裸镇国之宝，交把凤娇，又到南通州，拿十样景马迪一杀，两个尼姑卖到妓女院，拿庙宇烧啦得，又拿崔文德三公子还有陈近解元，统统带到汉阳。小王李旦到了汉阳城啊，就和凤娇小姐拜过天地，成婚配对。肇武则天派狄仁杰到汉阳求和，小主李旦一想，不错，我不如按兵不动，蹲堂块坐山观虎斗。

不讲小主李旦在汉阳城按兵不动，再讲到六国兵马大元帅薛刚，带领一百二十万兵马。

兵马队队动身走哇，赶到成都一座城。

一到到了成都，安营扎寨，大元帅端坐中军虎帐，一班将军参见元帅已毕，分站两旁。薛刚拍动惊虎胆，“吴奇、马赞听令，本帅令你赶紧到湖广房州，面见庐陵王，请示庐陵王，我们兵马还是上房州，还是上九焰山。”吴奇、马赞说：“得令。”肇吴奇、马赞辞别元帅薛刚，擐上银鬃马，打马加鞭早动身。

不讲吴奇马赞直奔房州府，经中另表一段情。

我们再讲到当初纪鸾英小姐在葵树林产了薛葵，带了薛蛟又逃到黑龙村找到鸾英格舅舅。老书高头叫丁一守，新书高头叫丁守义，不要问，反正姓丁，拿薛蛟薛葵改姓叫丁蛟丁葵人两个，黑龙村中暂安身。肇鸾英小姐亲自做他们两人格老师，白天教他书房把书念，晚上花园习武功，哪晓薛葵读书不内，习武艺老内，个么有书则长，无书则短，等到薛蛟长到十五岁，薛葵长到十三岁。格薛蛟是文武全才了，

提到文章文章满，提到武艺武高强。

薛葵虽然十三岁，力大无穷，盖世无双。那一天弟兄两个到四神庙捉到四个妖怪，得到四件宝贝，薛蛟得到一匹白龙驹，得到一根梅花亮银枪；薛葵得到一匹黑马，也得到一对八楞紫金锤。格紫金锤重了，不拉泡，一个四百斤，两个八百斤。

众位，薛葵是薛刚反唐这本书当中，四猛八大锤当中第一猛第一锤金锤大将。肇弟兄两个回转家中，鸾英就想哇，弟兄两个干大了，拿真心话告诉他们。肇就拿薛家家怎样怎样的情况啊就告诉了薛蛟、薛葵，也按下不表。薛蛟薛葵那一天，听见三三两两，谣言说，说湖广房州的庐陵王啊，要搭彩楼台要招驸马。薛葵不懂事，才十三岁咧，对薛蛟说：“哥哥，可保湖广房州格老头子，家里有一匹好马，要攒彩球，哪个抢到彩球，就好弄一匹好马骑，哥哥你说可对啊？”薛蛟一想，兄弟不懂事，顺嘴说：“哎，对格，是的是的。”薛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不如上房州去抢彩球，好弄到一匹好马骑骑。”薛蛟说：“兄弟啊，母亲不准去。”“攒于给母亲晓得嘎，我们不好坐夜溜走啊。”肇弟兄两个到了半夜，弄个枕头圆了被窝里，弟兄两个偷偷起来，带足路费，马房牵出宝马，擐上宝马动身走，路途催趨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赶到房州一座城。

一到房州，弟兄两个肚子饿了格，找了一爿大饭店，坐下来格。薛葵说：“堂倌啊，肚子饿了，先点两碗面来吃吃。”堂倌说：“来了。”正此时，门外间进来两个人，两个大块头，人有九尺高，足足箩口能粗格腰，一个脸上花花绿绿绿花，一个脸上半个青格半个红格。不要问，你们总认得格，一个叫吴奇，一个叫马赞。因为吴奇、马赞也赶到房州，齐巧也到了这个饭店里，对下一坐，大花脸吴奇喊：“堂倌啊，拿面端得来给我们吃。”堂倌说：“客官啊，对不起哦，有先来后到，这个面啊，是这两位小客官先喊格，要先端把他们。”吴奇说：“不要啰里不啰嗦，果端得来，不端得来，我捣拳没柄，我就要乱钉。”薛蛟不曾生气啊，薛葵来了气：“你格大块头，你块头大，就行蛮，你凭什么要先吃这碗面？”吴奇说：“凭什么，就凭两个捣拳。”薛葵说：“哟嗬，你格捣拳大就吓人了，我也想吃面，我也凭两个捣拳。”捣拳一伸，吴奇一望：啊哟，两个鬼鬼捣拳，肩膀子像柴棒棒，不服气，跑去背了，不中用，点总摁不动。对马赞说，“兄弟啊，来帮帮忙。”弟兄两个吃亏，出劲背，还是背不动，背背背背。哪晓得薛葵倒火起来格，肩膀子捣鬼一颤，拿他们两个走窗子口头擐出去。

两人跌在大街上，脸总红到耳后根。

不讲吴奇、马赞被打走，再讲弟兄两个用过点心。格天来到彩楼台底落，哪晓得湖广房州啊庐陵王养到两个公主，大公主金萍，二公主银萍，吩咐大公主金萍到彩楼台上抛绣球，公主娘娘来到彩楼台上，烧香、点烛，双膝跪下来头直凿，“虚空过往神灵哎，

该应我家父王江山稳啊，彩球抛向大忠臣。”

拿彩球对下一掼，一阵风，彩球对薛蛟怀府里一攻。薛蛟一把背住彩球，“哎，我抢到彩球。”薛葵一把背住，我抢到彩球，两人总来下抢，两人格力气委该大，彩球一撕了两半个。武国公马登看见格，马登说：“这个彩球是这个白脸抢到格。”薛葵说：“不要说绞话，你见他脸上长了白就他抢到嘎，才间我抢到格。”肇马登没办法，拿他们两个带上银銮宝殿。我们简单说说，两个到了银銮宝殿上，打过拳，又开过弓，“咿喂，薛葵本事还要比薛蛟好。”庐陵王欢喜了，“我家两个公主，你们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”薛蛟一想，不好报真名字，我姓丁，叫丁蛟，这是我兄弟丁葵，我们家住黑龙村。“好，

丁蛟丁葵听封赠，大二驸马你当身。”

正当此时，守门官启奏，“千岁，有吴奇、马赞求见千岁。”李显太子吩咐，拿他们带上银銮宝殿，吴奇、马赞来到银銮宝殿，双双来跪下，小主千岁口内称，口称：“小主千岁，我三哥哥通城虎薛刚，到西凉六国借来了一百二十万兵马，已经兵马进了成都，派我们两个来请示你小主千岁，我们兵马还是上九焰山，还是上房州来。”薛葵一听，“呀，提到薛刚啊，

不是张三并李四，就是我格父亲一个人。”

薛蛟一想：兄弟说得漏心话了，不如就说实话吧。肇就告诉庐陵王，我叫薛蛟，他叫薛

葵，怎样怎样怎样，这腔调一说。吴奇、马赞说呀：“原来是两个侄儿呀。”薛葵说：“我们怎是你格侄儿啊？”“怎不是的。我叫吴奇，他叫马赞，交你家父亲薛刚结拜弟兄，薛刚是我们哥哥，你可是我们侄儿啊。”薛蛟薛葵一听，一点不错，二人忙行礼，叔父叫拉两三声。

再讲庐陵王吩咐薛蛟、薛葵，“二位驸马，你们偷了溜出来么，你家母亲要担心，你们赶紧回转黑龙村，省用你家母亲挂念。过了几天，我派人去接你家母亲。”肇薛蛟、薛葵辞别庐陵王。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哪肯迟得片时辰。

不讲薛蛟薛葵回转黑龙村，再讲庐陵王吩咐吴奇、马赞赶紧上成都，叫薛刚带兵上九焰山聚会。吴奇、马赞走了，也不表了，再讲京都皇城一段情。

再讲武则天交大家商议，“不好哇，通城虎薛刚一百二十万兵马，锐不可当。

等他反上京都帝皇城，铁打的龙廷就坐不成。”

老奸党张天佐启奏：“万岁，少要担心，休要害怕，微臣这里有一计。万岁，你只要出一个圣旨啊，到湖广房州。

假意拿庐陵王召到金殿来即位，暗里花将他丧残生。”

武则天一听，果然相信，“爱卿，讲得在理，孤家依你。”跟手写圣旨一道，上写召请召请三召请，召请皇儿上皇城。圣旨写好，交把张天佐。张天佐辞皇别驾，

带了三千兵马动身走，赶到房州一座城。

一到湖广房州，庐陵王迎接圣旨。

圣旨上上下下看完成，腹中欢乐八九分。

庐陵王一想啊，到底母子骨肉连心，我是她亲生儿子啊，她说她年纪大了格，不愿理事了，叫我上皇城即位。对众将说：“众位爱卿，孤家准备进京，我家母后叫我去即位。”武国公马登撩袍跪倒：“千岁，万万不能，依微臣看来，

就怕召你即位总是假，陷害你王爷是真情。”

李显太子说呱：“爱卿，不必多心，母子骨肉连心，虎毒不把孩儿来吃，哪肯亲手害亲生，我定要进京。”肇马登不曾劝得醒，一到夜，马登吩咐家将动身，就拿张天佐捉得来，严刑拷打，张天佐被打了不得过，肇就拿真心话交代出来，而且叫他画过供押。一到第二天，来到银銮宝殿，马登说：“千岁，果然不假，张天佐已经招认，接你进京即位是假意啊，要陷害你千岁是真情。你不相信，拿张天佐带上银殿。”肇拿张天佐带上银銮宝殿，张天佐来到银銮殿，冤枉喊了不绝声，“千岁，冤比海深，马登拿我捉起来严刑拷打，我被打了不得过，所以招认格，所以啊，我说格总是假话。”哎喂，庐陵王相信了，“把你大胆马登，胆倒不小，竟敢私设公堂，拷打朝廷命官，本则要判你罪，因为你是老臣，老臣暂时记过，不准你下次再做。”马登气塌塌，肇辞王别驾回转家中不表。

再讲庐陵王一到第二天，就跟随张天佐动身。一走走到大街上，看见马登身披麻衣重孝，来下化纸。庐陵王说呱：“马爱卿，你为何要蹲堂化纸啊，穿麻衣重孝啊？”马登说：“千岁啊，我不是为我家人化纸噢，我是为你千岁化纸。你到京都皇城，将来要犯法，背杀，没得人化纸把你，所以我提前化点纸把你。”

格庐陵王听见这一声啊，气到死去又还魂。

“把你马登胆倒不小，竟敢诅咒孤家，手下捉拿马登。”马登说：“不要捉，我走了。”马登溜走了。再讲庐陵王跟随张天佐，出得房州，大概走了两天格路程，张天佐哈哈大笑，“呵，李显，李显，你不要做梦了，召你进京不是叫你即位呱，要将你送命。”吩咐拿庐陵王捉起来，打入木笼囚车，带上京都皇城。庐陵王晓得不得了了格，对木笼囚车里一坐哇，放声痛哭：“地方救命，地方救命哎。

哪个救到孤家残生命啊，一重恩报九重恩。”

哪晓庐陵王木笼囚车喊救命啊，来了英雄一个人。

哪一个？武国公马登。身坐黄骠马，手拿金背大砍刀，杀过来，“小主千岁，少要担心，休要害怕，马登救你来了。”张天佐吩咐兵丁用乱箭射他。肇三千多兵丁人，箭如飞蝗，“嚓嚓嚓”。马登端坐黄骠马上，舞动金背大砍刀，括动风声。

舞起金背大砍刀赛渥闪，划水不进半毫分。

哪晓得随你马登本事多好，人不是机器啊，尽顾舞舞没得力，一箭对他肩膀上一钉，还有一箭对黄骠马屁股上一射，格一匹马吃得惊，翻蹄亮甲，奔走如飞。马登就对马身上一伏，眼睛闭紧了，

耳边只听风声如雷响，蹦纵如飞早动身。

马登格马走到离黑龙村不远格地方，停下来格，马登中了箭了，流血过多，眼睛发昏，浑身酸麻，不好了格。

跟斗栽倒尘埃地，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哪晓得马登命里不该死哇，来了三位救命人。哪三个？纪鸾英小姐交薛蛟、薛葵。怎得来格？书中暗表，因为薛蛟薛葵回转黑龙村，见到母亲纪鸾英，怎样怎样情况一说。格天母子三个外出打猎散心，腾腾空听见马挂鸾铃吭唧唧，马上掉下一个金甲金盔格将军，弟兄两个跑去一望，“哎呀，不是张三并李四，是马叔叔。”跟手背住他，“马叔叔，醒来醒来。”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捶捶拍拍转还魂。

马登还阳打转，一望，哎呀，两个侄儿：“侄儿，不好了呱，祸比天高，庐陵王被奸党捉拿，用木笼囚车解上皇城，你们赶紧去救他。”肇纪鸾英小姐拿马登救到黑龙村养伤不表，后文自有交代。

再讲到薛蛟、薛葵，一个拿锤，一个拿枪，擐上宝马。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直奔京都帝皇城。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金斗潼关面前呈。

经过金斗潼关，遇到潼关大帅尚元培家母亲尹氏老太太。尹氏老太太心良好，拿他们带出潼关，弟兄两个来到皇城。薛蛟说：“兄弟啊，我们要改扮改扮，扮做打卖拳格。”弟兄两个个天子来到大街上打卖拳。哪晓弟兄两个打拳来卖艺，来了一位小将军。哪一个？青州侯武三思家儿子，金臂二郎武广。这武广本事好了，号称金臂二郎，用一对铜锤，万夫不当之勇。这个武广来到校场一望，哎喂，这两个小朋友单刀对花枪，武艺高强，武广走到前间双拳一抱，深深一礼，“请问二位小英雄尊姓大名？家住何方贵地？”薛蛟说呱：“不敢，小地方，黑龙村，我叫丁蛟，这是我兄弟丁葵，请问这位公子，贵姓大名。”武广说：“我就住堂京都皇城，我父亲青州侯武三思，我就叫做武广，你们二位小英雄本事很好哇，我愿意交你们结拜弟兄。”薛蛟一想，原来是冤家对头。但是一想，他是青州侯家公子，我们不如假意交他结拜么，我们要探听庐陵王格消息，所以一面答应，这遭三位小英雄跪下来，拜了八拜。

结拜兄弟人三个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一排，薛蛟十五岁，武广十四岁，薛葵十三岁，所以薛蛟老大，武广老二，薛葵老三。肇带上王府，喂，弟兄三个天天蹲做堆，谈谈欢喜了。哪晓个天武广说呱：“哥哥、兄弟，明朝我啊，要跟我父亲上午朝去有要事。”薛蛟一想啊，我们要听庐陵王格消息么，最好跟他上午朝，“兄弟，我们两人跟你同去可好？”“咿喂，要同去不晓父亲格答应？”“不要紧，我们扮做书童。”肇两人扮做格书童，一到第二天，金臂二郎武广交他一个叔叔叫武通。众位，这个武通啊，书中暗表，就是当初武英超家后代，因为投奔秦家，秦家晓得武三思不是好东西，就派这个武通到武三思家卧底。一到等二天，来到八宝金殿，哪晓武则天端坐金殿，张天佐启

奏：“万岁，已经拿庐陵王带得来了。”“好，将庐陵王传到金殿。”

李显来到金殿忙行礼，母后叫啦两三声。

武则天假仁假意，步下龙廷，御手相搀，“皇儿，免礼平身。皇儿，召你进京，非为别事，你家母后我年龄高大，我准备拿皇位传把你。”“哎呀，多谢母后。慢来慢来，你要即位。要答应我三个条件，第一，这个大周国号不得改；第二，我这个手下格臣子原来做多大还做多大，老套头班子不能动；第三，要拿通城虎捉起来碎尸万段。

三个条件依到我，皇位传把你当身。”

庐陵王一听：“母后，我宁可不要皇位，宁可不要残生命，要答应三个条件万不能。”哎哟，武则天来了火：“大胆孽子，不答应三个条件，不但皇帝没得把你做。”吩咐，“左右听令，拿这个瘟李显推到法场上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”

可怜庐陵王被绑赴法场，拿他对将军柱子上一捆，头发打开来，对将军柱上一绕。

监斩官，坐法场，威风凛凛，

刽子手，拖钢刀，只等时辰。

催命鼓敲了咚咚响，落魂炮放了不绝声。

哪晓庐陵王命里不该死，来了两位小英雄。

哪两位小英雄？薛蛟、薛葵到了格。因为薛蛟薛葵假扮书童，跟金臂二郎武广上午朝门，听见放落魂炮要杀庐陵王。弟兄两个来了火，薛蛟走前间，薛葵走后间，走到法场中间，薛蛟抡起来一枪，刽子手对旁边间一倒，命丧黄泉，跑去一把拿庐陵王背过来，拿他格绳解过来，拿他对马上一抱，一马双驮两个。哪晓得堂报，“不得了，有人劫法场。”金臂二郎武广手提铜锤追得来，“嘿，兄弟，哥哥，你们为何要劫法场？”薛葵哈哈大笑，“告诉你，我们不叫丁蛟、丁葵，我们叫薛蛟、薛葵。

我们交你结拜弟兄总是假，搭救庐陵王是真情。”

武广一听，“哟嗬，赫赫有名的金锤大将，我正要会会你。”拿起铜锤，就交薛葵打起来，四柄锤上下翻飞，打到四十回合，八十个照面，不分胜败。哪晓得锣一敲，武广没得办法，只好退兵，“叔叔，为何正打了起劲，要叫我退兵。”“侄儿啊，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快点跟我走，保护万岁。”这遭带了武广进了午朝门，吩咐拿午朝门关起来。薛葵追到午朝门来了火，就拿个八楞紫金锤凑午朝门高头敲了三下，你只要想，格种城门总被他震摇起来，铜钉震抛拉两个，所以这回书就叫金锤大将薛葵锤震午门。薛葵锤震午门一想啊，我不能尽顾蹲堂，我要赶紧追上哥哥。

追了薛蛟动身走，鲁王府到面前呈。

书要简短，薛蛟、庐陵王、薛葵逃到长寿鲁王府，鲁国公程咬金拿他们困了夹墙洞洞里，像上回子李大勇也是被困了夹墙洞里。肇老千岁又交夫人裴氏商议商议，格裴氏来头大了，花头大了，是裴元庆格姐姐，“王爷，不要紧，我们如此如此，设计设计。”众位，裴氏夫人究竟用什么妙计，待小学生慢慢地道来。

再讲青州侯武三思，交京辽大元帅张天俄，追得来，追到两辽王府。经过两辽王府来到长寿鲁王府，见到程咬金，“老千岁，我们要搜查搜查。”老千岁说：“你果有圣旨？”“没得。”“格有金牌？”“没得。”“没得不要想搜。”“我们才间看见反叛溜你家来格，一定要搜。”程咬金说：“你搜出来，我把条命你，搜不出来，你不得过身。”哪晓得进去搜，八处里总搜到了，一走到程咬金家夫人堂楼啊，看见格大大柜子里“轰隆”一响。武三思一想，妥了格，反叛肯定躲了这个箱子里，对裴氏说：“夫人，你拿这个箱子开过来给我们望望看。”夫人说：“这个箱子不好开噢，这个箱子钥匙么来我家王爷身边。”肇吩咐拿程老千岁请得来，程老千岁

说：“要开可以格，要到金銮殿才肯开咧，不然我这肚里宝贝多，给你们拿走不得了。”武三思以为反叛躲了柜子里头，随手吩咐军兵，拿柜子抬走。

抬了柜子动身走，金殿早到面前呈。

一到金殿，击鼓撞钟，女皇武则天坐殿。程咬金来到金殿，“万岁，

总说没得冤枉事啊，这件冤枉海能深。

万岁，武三思交京辽大帅张天俄，到我家乱搜，

他搜反叛总是假哇，谋占我家宝贝是真情。”

武三思启奏：“万岁呀，程咬金私藏反叛，不相信，来这个柜子里面。”拿柜子抬到金銮殿，程咬金做鬼抖抖颤颤，拿钥匙拿出来，一开，箱子盖头一揭，哪晓一个梅香叫春桃，走柜子里倒出来格，“梅香，为何躲了柜子里？”梅香说呱：“我家老夫人对我说格，请瞎先生排八字格，这一天就怕三光，所以拿我锁了箱子肚里。”程咬金来了劲了，来劲了，“万岁啊，你望望看啊，他们两人害人，害我私藏反叛，我家家里许许多多宝贝，总给他们偷走了格。叫声：万岁啊，

今朝不为老臣把冤伸，我撞死在金殿了残生。”

武则天一听，就想了，你们两个老朋友，怎思量到交老半吊子作对，吩咐，“老爱卿，不必悲泪。”吩咐武三思交京辽大帅张天俄，“你们胆倒不小，竟敢搜程老千岁格家，孤家命你们赔偿一千两黄金。”

两个奸党听见这一声，恨不得气死又还魂。

程咬金听见这一声，暗里花笑了肚里疼。

再讲到武则天又对程咬金说：“老千岁，我有一件大事请你帮忙，当初也是你做媒人格，我家有个老妹子，终生许配潼关大帅尚元培，请你拿我格老公主，送到潼关交尚元培成婚配对。”程咬金说：“万岁啊，要叫我去送亲啊，要答应我二个条件。第一，我要拿一家门总带了去，我要顺便走潼关，回转我山东斑鸠镇老家，我要祭祭祖；第二，我许多格家产哎，我带了动身，任何人不能搜我。”万岁说：“好，把一道圣旨你，任何人总不准搜你。”这遭程咬金欢喜了，拿庐陵王作个男扮女装，拿薛蛟、薛葵扮做马童。个天拿老公主送了动身，

路途催趱不耽搁，潼关早到面前呈。

书要简短，送到潼关，公主就交潼关大帅尚元培拜堂成亲。肇程咬金辞别大帅尚元培，带了庐陵王、薛蛟、薛葵、满家眷等，坐了车马动身走，此言丢开慢谈论。

再讲到老奸党李成业晓得格。李成业一想，咿喂，老半吊子花头大咧。

就怕送亲祭祖总是假，带走反叛是真情。

李成业带了三千铁甲骑兵，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哪肯迟得片时辰。

一追追到黄河岸边，“程老千岁，不要走，我李成业来了格。”程咬金晓得不对，这个老贼不是好东西，正好上了船。李成业来到河边上，见到一班人上了战船，来下发躁。正来下发躁，一条小船开得来，“喂，梢公，拿我摆渡过去。”哪晓李成业对格小船上一坐哇，倒了霉了，这小船高头摇橹格是徐茂祖，算到这个事情，派得来扮做摇橹格，开到河当中，拿起来弄船一翻，拿李成业吃得小半饱水，捉住得格，一捉捉得送到中军帐。庐陵王一看，“把你李成业，李成业，你胆倒不小，竟敢要追杀我。”吩咐，“左右刀斧手听旨，

拿李成业推出辕门外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”

程咬金说：“千岁，万万不能，李成业到底也姓李，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来，所以啊，看老祖宗格份上，不要杀他。”这遭千岁一听，果然相信。程咬金吩咐拿李成业格衣裳脱啦得，拿他胡子刮啦得，替他涂脂抹粉，拿女子衣裳穿起来，放他逃走。

不讲李成业逃走，再讲到庐陵王带了众家人等到九焰山聚会，吩咐：“薛蛟、薛葵啊，赶紧去接你家马叔叔和你家母亲纪鸾英。”

小弟兄两个打马加鞭动身走，黑龙村到面前呈。

一走到村头上，看见一个年纪大格来下上吊，一转转过来一望，不是旁人，丁一守。弟兄两个说：“舅老老，为何要上吊？”丁一守听见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“外孙哎，不得了哇，你家马叔叔交你母亲纪鸾英被假薛刚骗走了了。”众位，到底他年纪大啊，牙齿不关风，不曾说得大清楚。薛葵听见格薛刚啊，不曾听见格假字，只当薛刚拿母亲交马叔叔骗走了格。肇弟兄两个跟手追，哪晓事有凑巧，一追追到个人，齐巧薛刚一百二十万兵马到了，领兵开路先锋是罗克汗，这遭薛葵看见了格，一歇歇薛刚来了格。薛葵执指一指：“你是何人？”薛刚说：“我是大元帅薛刚。”“就要找你啊，你拿我母亲交我马叔叔总骗走了格。”肇薛刚交薛葵交战，父子两个对打，薛葵本事好了。战到二十个回合，拿薛刚生擒活捉。”举过头顶要对下掼了，吴奇、马赞看见格，“侄儿啊，万万不能掼，他是你家父亲。”薛葵一听，拿他对下一放，薛刚脸胀了通红，肇回头说明情况。薛葵一想：呀，原来是假薛刚，不是真薛刚捉住我家母亲交叔叔格。薛刚端坐中军帐，薛蛟、薛葵走到前间忙行礼，一个喊三叔叔，一个喊父亲。薛刚一想，我是六国兵马大元帅，被儿子举过头顶，撂这个沙场上难看了，吩咐：“左右武士听令，

拿薛葵推出辕门外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”

薛蛟双膝对下一跪，“三叔，万万不能，

如果将兄弟身丧命啊，要躁坏我格三婶婶一个人。”

吴奇、马赞也跪下来帮求情。薛刚就想了，虎毒不把儿来吃，我是吓吓他格，拿他赦到中军帐，“儿啊，侄儿，命你们两个人赶紧追假薛刚，要救到马叔叔交你家母亲，如果救不到，要将你们两人丧残生。”肇薛蛟、薛葵辞别薛刚就动身。薛刚又想，不能依赖两个小朋友，亲点两万精兵，跟后间追。

再讲薛蛟、薛葵打马加鞭，走到顺龙村，齐巧不巧，见到自己舅舅纪龙，因为纪龙当初卧虎山失散，就隐居在顺龙村。肇舅舅外甥见面，拿这个事情一说。纪龙说呱：“你们赶紧到前间三王镇，三王镇是个重镇，三岔路口，好去救你家马叔叔交你母亲纪鸾英。”薛蛟、薛葵一听，果然相信，辞别舅舅纪龙。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三王镇到面前呈。

一到三王镇，太阳要落山了，走到一座饭店门口。薛蛟说：“店小二，我们夜里住你这个饭店。”店小二说：“万万不能，已经有前站官兵来打过招呼，马哨有三千兵马，还有木笼囚车要住我们这个地方，闲杂人不准住。”薛蛟一想，我就是要想这木笼囚车，袋袋里摸出十两银子，“小二哥，小意思啊，十两银子，送把你买茶不解渴，买饭不充饥，买酒喝不醉，买点潮烟烧烧，旱烟敲敲。”店小二欢喜了，十两银子干多钱了，偷了家去塞把小儿子买到半亩田。“囉托”，银子对袋袋里一落，“来噢，你们住这个店里啊，好房间没得住，后院有三间草棚，专门堆草格，你们住了里头，我拿门反锁起来，你们来里头不能做声呱。”“好格呢。”肇两人住进去格，店小二拿门一反锁，不表。

再讲到假薛刚你晓是哪个？京都皇城武刚。冒充薛刚，骗纪鸾英和马登的。他们拿两人木笼囚车解到三王镇，而且武刚就住了这个店里。武刚说：“店老板，你们店里格有闲杂人住了堂？”“没得，没得，我要搜搜咧。”这遭拿灯笼火把八处里搜，一搜搜到后院，“这三间房子门怎锁格？”“喔，这三间房子里头是堆草格。”“果可以拿门开过来给我们望望呀？”

店小二听见这一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店小二眼睛一鞭，花头来了格，“将军啊，不好进去搜哇，这个毛草棚棚里，出得妖怪狐

狸精，狐狸精要偷头格。”武刚一听，哟，还有妖怪要偷头咧，“兵士们，你们哪一个有胆量啊，拿门开过来进去望望，赏银五十两。”哪晓兵士没得哪敢，为何？被吓住得格，不要当真有妖怪拿头偷拉得不上算。哪晓打更格更夫听见格，更夫就想，我天天来堂打更格，这茅草棚棚里堆草，哪块来格妖怪啊，等我进去望望么，好弄到五十两银子，所以这个更夫当面答应进去。肇用钥匙拿门一开，更夫拿头一伸，不料薛蛟、薛葵一个站了门这间，一个站了门个间，见到更夫拿头对里一伸，薛葵一把背住他格头发，薛蛟搭起一脚，个一脚力道大了，千斤哨力，所以头被背住得，身段对外一斜，不好了格，头被拖抛下来格，身段对外一倒，颈脖子血对外直灑，更夫被弄杀得格。店小二欢喜了，我原说有妖怪偷头，你们不相信，沿能头被偷啦得格。武刚说：“也当真有这个妖怪嘎，四转弄松香干柴替我堆起来，煨拉他拉倒。”

薛蛟、薛葵听见这一声，急到千钧发一根。

“情丧要烧我们弟兄两个。”两人窜出来格，“我们妖怪来了格。”窜出来，手拿八楞紫金锤，就对武刚格头上一钉，“叭”，

大红脑子淌鲜血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肇拿官兵杀散了，正好薛刚两万兵马也到了。肇打开木笼囚车，薛刚交纪鸾英夫妻会面，又交马登弟兄会面。

带了兵马动身走，九焰高山去安身。

一到九焰高山见到庐陵王，大家商议，来九焰高山操兵练将，准备反上皇城。

不讲薛刚九焰高练兵将，再讲皇城一段情。

再讲三齐王李成业，逃到京都皇城，金殿上启奏：“万岁，不得了哇，薛刚一百二十万兵马屯扎九焰山，

如果反上京都帝皇城，你铁打的龙廷坐不成。

最好趁他兵马毛羽未丰，派兵征剿九焰高山。”武则天一听，果然相信，“老爱卿，说得在理，一面依你。”对文武百官说：“众家爱卿，哪一位爱卿代孤家领兵带将攻打九焰高山？”青州侯武三思启奏：“万岁，只有我格兄弟武承嗣武艺高强，还有你格侄女儿武凤娘用盘竹枪有万夫不当之勇。

他父女两个哇带兵去出征，何愁江山不太平。”

女皇武则天一听，果然相信，跟手传下圣旨，封武承嗣为剿寇大元帅，武凤娘为前部开路先锋，带兵二十万，攻打九焰高山。武承嗣交武凤娘父女两个辞皇别驾，择过吉日，祭过帅旗，点起二十万兵马。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九焰高山面前呈。

九焰高山军师先生徐茂祖老早算到格，派薛蛟出战。薛蛟白盔白甲，身骑银鬃马，手拿梅花亮银枪，一来来到沙场上。武凤娘对他一看，哎喂，薛蛟委该漂亮，貌赛潘安，胜过宋玉，一眼不指望好了。薛蛟说：“呸，我把你格妖韶，你不要对我相，相啊相，我替你开片，眼睛对我挤，我拿枪尖走你鼻子尖下挑到脚底。”一枪戳得来，武凤娘不敢怠慢，摆动盘竹枪交他急架相还，杀到四十回合，八十照面。

薛蛟越杀越有力，武凤娘久战少精神。

武凤娘打马就逃，薛蛟紧追不舍，一追，上了她格大当。武凤娘回过来一镖，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，薛蛟一偏，一镖中了左肩，镖高头有毒药格，薛蛟肩膀发麻，伏鞍溜了。这一匹宝马，

如飞动身走，岳影高山面前呈。

一走走到岳影山马停下来，薛蛟走马高头掼下来格，昏迷不醒。书要简短，岳影山一个

老太太叫洪月姑，洪月姑本事好咧，带两个徒弟，一个叫凤莲，一个叫武凤娘。姊妹两个，她家丈夫在世格辰光呢，有两根盘竹枪，盘竹枪是野鹿筋扳格，能软能硬，本来一雄一雌，雄格比雌格长三寸。肇洪月姑老太太，就把一根雄枪送把凤莲，一根雌枪就送把武凤娘，武凤娘就着得气啊，所以不辞而别，回转京都皇城，回到父亲身边，就带兵征剿九焰高山。简单说说，洪月姑拿薛蛟救活得，两人拿起来一谈啊，这遭跟随薛蛟来到九焰高山，洪月姑老太太出战，要劝武凤娘投降，武凤娘不肯，结果凤莲交她交战，一个是师姐，一个是师妹，哪晓姐姐厉害，妹妹不是对手，武凤娘吃败仗。

打马加鞭逃了走，海角苍苍去逃生。

所以一打九焰山，武承嗣吃败仗，回转京都皇城，拜见万岁，“不得了，九焰山厉害咧，吃败仗。”李成业启奏：“万岁，有紫荆关总兵白守云，白守云家有三个儿子了，白文龙、白文虎，特别第三个儿子白文豹，号称银锤大将，万夫不当之勇。

只要他父子四个去出征，哪愁高山不太平。”

女皇武则天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圣旨一道，交把李成业。李成业带了圣旨，来到紫荆关，圣旨开读，白守云一听，呀，要召我进京攻打九焰山实在不敢。肇交夫人商议商议，夫人说呱：“老将军，我们交薛家家没得冤仇，你征剿九焰山最好不要真打，假意打打，最好第三子白文豹不能带身边，因为他格武艺高强，如果伤了九焰山格兵马哇，对不起薛家家。”肇就不曾把第三个儿子白文豹晓得，一到第二天白守云老将军，带白文龙、白文虎跟随李成业进京。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三岔路口面前呈。

一走走到三岔路口，三子白文豹追得来。白文豹怎晓得格？因为白文豹躲了屏风后间听见格。白文豹为何追赶父亲？因为白文豹就不服金锤大将薛葵，久要想会会薛葵，好胜，所以走半路上追得来，一定要跟父亲白守云进京。白守云没得办法，“儿啊，你要进京，不能多事，要听话了。”“晓得。”一来来到京都皇城，父子四个来到金殿，二十四拜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”哪晓正在此时，武则天交武士彟，父女两个来金殿下棋，不曾听见他们喊，所以就不曾睬他们。哪晓三公子白文豹一看，“咿喂，万岁女皇交老头子来下下棋，不睬我们啊。”白文豹是暴躁性子，跑去一把拿武则天格父亲武士彟，双手举过头顶。

白守云来看见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白守云说：“儿啊，你胆倒不小，拿皇帝格老子举起来，快点放下来。”白文豹听父亲格话，拿他对下一放，武士彟格老贼心里难过了，“把你白文豹，白文豹，你当点心，将来遭到我格手哦，我不剁你格千刀不称心。”武则天女皇一看，只见白文豹英雄气概，相貌堂堂，一想啊，虽然拿我父亲举过头顶，我现在啊，要用人了，要笼络人心，不但不怪罪，要封他一封，

白文豹前来听封赠啊，御儿子殿下受皇恩。

何谓御儿子殿下哇？就是女皇格干儿子。这遭传下圣旨，封白守云为兵马大元帅，封白文豹为开路先锋，封白文龙、白文虎为解粮官。老奸党武士彟就想了，我被举过头顶，我要报仇咧，“万岁啊，最好让我做总监军，监督他们。”女皇武则天一听，果然相信，拿武士彟封做总监军，肇白文豹点起兵马。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九焰山到面前呈。

一到九焰山出战，徐茂祖老早就算到格，吩咐九焰山众英雄，轮流换落交白文豹交战，每人只准打三个回合，车轮战，所以啊，天天交战，白文豹天天伤不到人。哪晓武士彟吩咐，“再剩三天，打不下九焰山就是犯法，你们父子四个总要被杀。”哪晓得九焰山徐茂祖还有一计，派吴奇、马赞拿白家军的粮草统统烧啦得，白家军没得粮吃，九焰山上用馒头计。何

谓馒头计啊？就吩咐军兵扮做老百姓，来山坳子里开起馒头店，皇上格兵马没得粮吃嘎，就到格店里吃馒头，不但吃馒头，还送馒头给他带回去，所以白文豹格兵马军心一乱，就投奔九焰高山。白文豹个天来到监军营帐，哪晓武士彟来下寻欢作乐，哎喂，弄这些妓女来下谈唱吹笙，看见白文豹一到，他就吩咐两个妓女去拉拢白文豹，白文豹假意欢喜：“你们上这儿点来”，那两个妓女走到他门口，背住两个妓女的耳朵拿头对门帮上一磕，

大红脑子淌鲜血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白文豹想，你个老贼，我们来战场上卖命，你蹲堂寻欢作乐，请你咧。一把拿老贼武士彟举起来，举过头顶，一掼，

大红脑子淌鲜血，哪块还有命残生。

消息传到京都皇城，武则天一听，那还了得，随手吩咐值殿将军带三千兵马，到紫荆关拿白文豹家母亲捉上京都皇城，这正值殿将军兵马带了动身走，到紫荆关拿白文豹家母亲捉起来，关进木笼囚车动身走，直奔京都帝皇城。

哪晓老夫人命里不该死，来了许多救命人。

哪些人？九焰山军师先生徐茂祖老早算到格，派吴奇、马赞带兵短劫木笼囚车，拿老太太救到九焰高山。肇徐茂祖又用计，吩咐薛葵下山交战，要拿白文豹引得来交母亲会面。简单说说，薛葵交白文豹交战，战到四十个回合，假意吃败仗，白文豹追了。

追了薛葵动身走，荒郊早到面前呈。

一到荒郊野地，白文豹家母亲来了格，“孽子，还不快来拜见为母。”白文豹双膝跪下，亲娘叫啦两三声。老太太执指一指：“我把你孽子，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你不帮助唐朝，反而帮武则天，你是不忠；你不听父亲之命，不归降九焰高山，你是不孝；你家母亲我是九焰山英雄救格，你反而交九焰山做对，不仁；你不忠不仁、不孝、不义，还不快点归降九焰高山？”白文豹最孝母亲，最听话。就归顺了九焰高山，薛刚交他结拜弟兄，薛蛟、薛葵来叫他三叔叔，不表了。

再讲李成业和武则天商议，随手到沙陀国说了他兄弟李孝业，李孝业是沙陀国狼主，带了许多格兵马，他们两人并起来十二太保咧、十二个儿子，

带了兵马动身走，攻打九焰山不容情。

一到九焰山，摆起八门金锁连环阵。这八门金锁连环阵厉害了，里头还有连环拐子马。薛刚没办法破，程咬金知会他到新唐山请了罗家家后代罗昌、罗英。罗昌不曾肯去，二公子罗英带钩镰枪手，大破八门金锁连环阵，就拿李孝业打败了。李成且回转京都皇城，又想了，我家有一个门生，玉门关总兵何昌，他有三千火焰兵，拿九焰山烧做火海。

这遭带了火焰兵动身走，直奔九焰山定输赢。

哪晓得徐茂祖未卜先知，老早算到格，吩咐拿九焰山二门以后，四转挖起壕沟，放水灌满。所以何昌带兵，到了九焰山，四转团团围困，吩咐放火烧山。

火势腾腾了不得，火光冲天怕坏人。

又请来许许多多的画士，画起火焰进展图来，回转京都皇城奏于武则天，九焰山统统被烧啦得格。女皇武则天欢喜了，狄仁杰启奏：“万岁啊，你格江山是走花灯上兴得来格，现在大获全胜，八月半再来大兴花灯。”不讲京都皇城大兴花灯，再讲通城虎薛刚晓得格，带了众英雄两万精兵，到京都皇城大闹花灯，拿京都皇城打了一塌糊涂，打出皇城。海登州总兵熊杰，熊杰家有三个儿子了，熊天文、熊天虎，三子熊天庆，号称铁锤大将，追赶薛葵，哪晓薛葵拿他们生擒活捉，所以九焰山又多到一员勇将，铁锤大将熊天庆。

再讲到女皇晓得格，李成业又启奏万岁，还有一个好本事，洛阳大帅双棍将军邱奇厉害了，要邱奇带兵征剿九焰山，而且拿邱奇家属统统带到京都皇城。不料徐茂祖老早算到，

派吴奇、马赞暗暗进京，拿邱奇格家属统一救到九焰山，所以双棍将军邱奇啊，又投降了九焰高山。武则天没办法，派武三思带兵马征剿九焰高山，武三思家儿子武广啊，武三思身边还有大将叫武通，武通是武英超家后代，武通暗通九焰山，假意吃败仗，被薛菱捉到九焰山，用起计策来，身上总弄坏了，这遭困了营帐啊，就暗暗拿真情告诉这个武广。哪晓武广本来不是武三思格儿子，是秦家家后代，姓秦名文啊，被满门抄斩格辰光，他家奶妈拿他抱了手里，武三思看见奶妈长了体面，就拿奶妈占为妻子，就拿他当自己格亲生儿子，所以叫武文教他文武之艺，这遭武通就拿这个事情告诉武广，现在不叫武广，叫秦文了，秦家后代，这遭反出了营帐。本来要拿武三思捉起来格，因为秦文见他有养育之恩，所以放他逃命，所以九焰山又得到一员大将，铜锤大将军臂二郎武广。再讲武三思吃败仗，

兵马慌忙逃了走，荒郊早到面前呈。

到荒郊野地，安营扎寨。一到夜晚黄昏，武三思出去散心，一走走到前半间，看见一个漂亮女子，浑身穿了雪白，来坟边上悲泪啼哭。武三思跑去一望啊，一个绝色美女。为何悲泪啼哭？

众位，书中暗表，这个美女不是旁人，狐狸精变格。狐狸精说：“我家丈夫亡故啊，所以我悲泪啼哭。”武三思见她特别漂亮，拿她带到营帐开心，就交她成亲。这个狐狸精自称花月姑，武艺高强，所以二次带兵攻打九焰高山，这个花月姑上阵了。哪晓薛蛟出战，一望：依喂，薛蛟小伙子漂亮了，白袍小将。花月姑假意吃败仗，拿他引到山神庙，一口妖气，就拿他喷滚下来。拿他身上衣裳脱啦得，捧了怀里交他成其美事，就拿薛蛟格元阳统一吸光了，花月姑走了格，薛蛟奄奄一息。

哪晓薛蛟命里不该死，来了一位大仙人。

香山李静大仙，拿薛蛟救了还阳打转，又把他一粒固阳丹，说你明朝再交她交战，她再交你成美事，你拿她嘴里格珠吃啦得，她道功就没得格。肇薛蛟谢谢仙人，回转九焰山，第二天又出战，花月姑一望哟，这个薛蛟还不曾送命唉，又用老办法，拿他引到庙宇，又交他开心成亲。哪晓薛蛟有固阳丹含了嘴里，所以花月姑不能力敌，迷迷糊糊，嘴里一颗珠吐出来，光彩夺目，薛蛟啊呜一口，拿这个珠吃啦得。狐狸精一想，不得了了呱，千年道功没得格，跪下来求，随你多求喔，不睬你哦。哪晓花月姑回转营帐，一到夜困了床上啊。武三思夜看兵书，一进门，唉，我这个营帐倒哪里有狐骚臭格，一望，床上困一个毛头毛脸，狐狸尾巴总露出来格，所以武三思拿宝剑拿出来，一剑，

就拿狐狸精斩两段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所以武三思吃了败仗，逃回京都皇城。薛刚一百二十万兵马，进攻京都皇城，一打打到金斗潼关，潼关大帅尚元培开城投降，消息传到京都皇城。武则天交文武百官想想没办法，皇榜张挂午朝门。

不讲张挂皇榜，再讲铁板道人格徒弟叫驴头太子。这驴头太子啊，是武则天交薛敖曹格儿子，养出来驴头人身，难看哎，撂啦得格。铁板道人带到高山，已经学会武艺，武艺高强，替他取名叫李宗元。吩咐他下山，驴头太子揭下皇榜，来到金銮殿上双膝跪下，母后叫啦两三声。武则天一想，要用人了，不要问他难看不难看，就认了他皇儿，封做兵马大元帅。驴头太子带了兵马到潼关交薛刚交战，驴头太子厉害了，他有暗器，有个马前管，就是马前半间有根管子，还有一个脚踏弓，他一声交你交战打不过，肇拿脚一踏，自动有五毒神弹，就走管子里打出来，百发百中。结果薛刚四十八员大将，总中了他这个毒弹，困在营帐之内，昏迷不醒。

只要等到七天七夜整，就要化作脓血丧残生。

哪晓众位英雄命里不该死哇，樊梨花带了金丹，带了飞剑。

腾云驾雾动身走，潼关早到面前呈。

一到金斗潼关，吩咐军兵报，报于老千岁程咬金知道。程咬金跑去一望啊，樊梨花虽然穿格道姑衣服，脸嘴跑不掉，果不其然是樊梨花。樊梨花忙行礼，老千岁叫啦两三声。肇老千岁拿樊梨花请进去，樊梨花拿金丹拿出来，拿个金丹研细了和成汤，四十八员大将吃了金丹汤，除拉薛刚不肯吃。其他四十七员总还阳打转，老千岁说：“梨花，薛刚是你格亲生儿子，一定要救他。”樊梨花：“呸，这个孽子我还救他咧，他看花灯踢死太子，惊崩圣驾，我薛家就因他而遭满门抄斩，武则天得以篡位，他是千古的罪人，旁人可救，他不可救。”哎咿喂，老千岁一听发得躁了，这遭所有大将统一跪下来，要求樊梨花。老千岁说呱：“梨花，不能怪他，主要怪花花公子张宝抢小姐，所以薛刚追他格，是误伤人命，而且薛刚吃尽千辛万苦，六国借来一百万兵马，现在已经打到金斗潼关，他是有功之人，

大唐江山千斤重，薛刚单挑九百斤。

叫声：梨花啊，

不看你们母子骨肉情，也要看看大唐江山份上情。”

樊梨花一听，“老千岁，说得在理，一面依你。”肇拿出一粒金丹来，这一粒金丹半边青格，半边红格。红格切下来研细了，敷了薛刚格伤口高头，青格弄温开水冲开来，弄调羹舀了对薛刚嘴里灌。通城虎喝到一口汤，眼睛有点光，喝到两口水汤，腰里硬梆梆，喝到三四口汤，轻轻说话响藏藏。薛刚转还魂，真魂上了身，行走两三步，枯木又逢春。薛刚还阳打转一望，哎哟，母亲到了格，双膝跪在尘埃地，亲娘叫拉两三声。叫声：“我格亲娘哎，

总以为我们母子两个今生今世再也不会不到，哪晓枯木又逢春。

亲娘哎，只怪不孝孩儿闯了祸哇，连累我薛家一满门。”

樊梨花一把搀起，“儿啊，不能怪你，主要怪张宝抢小姐，为母不怪你。”“多谢母亲。”一到第二天出战，樊梨花老早作法，弄两颗泥弹，就拿驴头太子格马前管塞起来，所以驴头太子啊脚踏弓不起作用。

樊梨花念起真言咒，飞剑放了下凡尘。

格飞剑来天空当中转三个螺螺，一道青光，

就拿驴头太子斩两段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所以这回书来《薛刚反唐》上就是第八十九回，樊梨花剑斩驴头。樊梨花拿驴头太子斩啦得，对薛刚说，“儿啊，我不配享洪福嘎，只配享清福，你们赶紧打进京都，我要回转高山学法去了。”肇樊梨花辞别众英雄，辞别老千岁程咬金。

腾云驾雾动身走，回转仙山上修行。

再讲薛刚传下将令，大队兵马动身走，杀奔京都帝皇城，就将皇城里三层外七层，四面围困紧腾腾，刀枪围了密层层，水泄不流半毫分。武则天女皇晓得不对，带领张武两家亲信，

从龙椅底下暗道逃了走，海角苍苍去逃生。

不讲女皇武则天交奸党逃走，再讲到护国良相狄仁杰。吩咐大开城门，拿庐陵王交薛刚接进京都皇城，庐陵王欢喜了，打到皇城，拿国号改过来，本来是大周，改做大唐，自己号称中宗天子，端坐八宝金殿。个天早朝龙凤鼓响，景阳钟敲，文听钟声朝皇驾，武听鼓打拜明君。文武百官山呼万岁，朝拜已毕，分站两旁，文官站到金銮殿，武将站到牡丹亭，中宗天子欢喜了。正在此时，皇门将军启奏：“万岁，王子汉阳小主李旦到。”中宗一听，哟，兄弟来了格，要问我争皇位。吩咐有请小主，小主李旦来到金殿，双膝来跪下，万岁连连口内称。中宗天子步下龙廷，御手相搀，“御弟，不须客气，你是正宫王娘娘所生，正根正苗，我拿这个皇位让把你。”李旦说：“皇兄，万万不能，因为打进皇城是你格功劳，我不是来争你格皇位，

我来祝贺你。”“好，御弟既是来祝贺啊，我封你一封。
李旦前来听封赠，并肩王之职你当身。

你还带领你本部人马镇守汉阳，肇小主李旦回转汉阳。中宗天子一想，薛刚功劳最大。

薛刚前来听封赠，兵马大元帅你当身。

纪銮英小姐听封赠，保国夫人你当身。

披霞公主听封赠，护国夫人你当身。

薛葵、白文豹、秦文、熊天庆四员大将听封赠，四猛将八大锤你当身。

薛蛟薛葵原来是大二驸马，仍是大二驸马。

熊杰前来听封赠，海登州总兵你当身。

徐茂祖前来听封赠，护国军师你当身。

肇又派薛葵拿六国兵马还送到六个国家，六封谢诏。后来，中宗就登位。

众位，后来有风流才子、自在臣相，就拿薛刚大闹花灯，踢死太子，惊崩圣驾，引起武则天篡位，薛刚逃出京都皇城，卧虎山招亲，皇城祭祖，马登搭救，九焰山聚会，湖广房州打擂，西凉六国借兵，反进皇城，中宗天子登殿，这些情节，苦中之苦，难中之难，写起一部忠孝宝卷，取名叫《薛刚反唐》。最后一首诗总结全文，

高宗崩驾薛家亡，则天趁此乱朝纲。

举义灭武二十载，薛刚助李又兴唐。

张东海 讲录
吴根元 整理